

拙齋文集二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宗林之奇撰之奇有尚書全解已著錄是
集凡記問二卷蓋即本傳所謂道山記問
者詩一卷雜文十七卷末附呂祖謙祭文及
李櫛所為哀詞姚同所為行實以之奇自
號曰拙齋因以名集之奇之學得於呂本
中其記問內稱少蓬及呂紫微者皆謂本
中其後呂祖謙又受學於之奇祖謙祭之
奇文云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
之傳載而之南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定



師生之分二李謂李葵之子李耕李樗西垣公者亦謂本中也業祖謙之祖弼中為本中之弟本中乃其從祖而祖謙稱伯父者蓋用左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語然亦太僻矣謹附訂於此呂氏之學頗雜佛理故之奇持論亦在儒釋之間呂氏雖談經義而不薄文章故之奇註釋尚書究心訓詁而此集所載諸篇皆明白曉暢不事鈎棘亦無語錄粗鄙之氣其詩尤具有高韻如江月圖早春偶題諸篇置之蘇黃集中不甚可辨也音音尚書全報子卷

拙齋文集二十卷 陸云漢士恭字為本

拙齋文集目錄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一卷

記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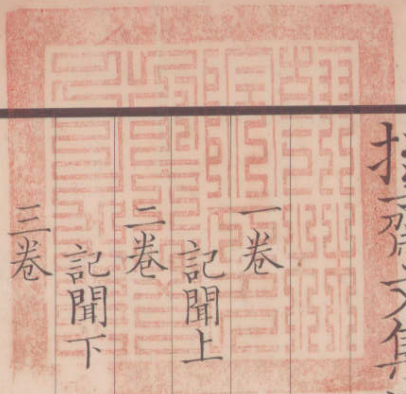
二卷

記聞下

三卷

五言古詩

示張直溫



朝乘

田漏

雜詠

看白雲愛而成詩

媚學子

呼雞

秋懷

四事

高竹

村居

新晴山月

屬疾梧軒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宿舊彭澤懷陶令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春日雜書

賀雨拜表

雨後出城馬上作

江月圖

送葛都官南歸

滄洲亭懷古

縱步湘西

謁客

墨染絲

七言古詩

豫章別李元中宣德

聞徐師川自京師還豫章

早春偶題

夢訪友生

四卷

表

德壽宮賀正表

皇帝賀正表

賀改元表

寶錄院進 神宗皇帝寶訓表

天申節賀表

天申節德壽宮賀表

天申節賀 皇帝表

天申節賀 德壽宮表

芝草賀 德壽宮表

賀 皇帝表

代陳左相到任表

代恩平郡王謝加食邑表

代陳左相賀 太上皇帝加

尊號表

又賀

今上皇帝表

任福建市舶謝

上表

賀

今上表會慶節

五卷

奏議

論為君之道莫先於仁義

乞損文弊歸於忠實

乞崇儒術黜異端

乞選求實才以備煩使

損益三說

六卷

劄

上陳樞密論行三經事

與參贊陳舍人論進取事

上丞相論豐儲倉事

論兵農劄子

通問虞樞密在蜀川劄

通問汪成都

問候陳都大

七卷

書

上宰相書時在書省

上宰相書時任福建市舶

八卷

書

上王參政

上何憲

九卷

書

答劉先生

寄遺逸先生

上胡教授

答黃晦叔仙尉

答陳景衛

復李文授

答王子由

答張安國舍人父子書

十卷

啓

館職謝啓

謝進書改官啓預修神宗寶訓

賀湯右相

時任正字

賀葉樞啓

時在書省任校書

賀湯左相啓

時任西外宗丞在越上

賀葉元樞啓

賀汪侍御啓

賀張子公啓

十一卷

啓

賀開府史丞相師闈

賀陳左相啓

上朱中丞啓

上何諫議啓

上都司諫啓

回徐教授啓

到任謝宰執啓

謝汪帥啓

謝劉文舉自代啓

代士人謝孫憲啓

十二卷

史論

論通鑑與左氏相接

論作史之體

豫讓報仇

文侯不乘獵人期

聶政刺俠累

魏相田文

楚悼王相吳起

以二卵棄干城之將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

齊威王來朝

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顯王賜秦獻公黼黻之服

諸侯以夷翟遇秦

鞅與甘龍論變法

有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刑公子虔黥公孫賈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而刖其足

田忌救趙而引兵入魏都

縣置令丞

十三卷

史論

廢井田

子思言利孟子不言利

孟嘗君招士

孟嘗君書門版使人入諫

五國伐秦

張儀說秦王

秦惠王伐蜀

攻韓劫天子惡名

先從隗始

蔡澤說應侯去位

仲連辭齊爵

秦伐東周

鄭國間秦

李牧為趙守邊

趙王復將李牧

秦趙燕近夷狄

春申君合從

李斯殺韓非

燕太子丹報秦

荆軻刺秦王

盧生與侯生譏議始皇始皇怒乃坑儒生

二世立

論楊墨申韓之害

十四卷

策問

別試

官制

孟子所論與王制周禮不同

曆

律呂

大衍太元

河圖洛書

軍制

十五卷

記

朱端仁韞暉樓記

李次山定齊記

李修年庶齊記

李修年義愛堂記

寸齊記

團拜記

雪峯瑞芝圖記

泉州東坂葬蕃商記

十六卷

序

尚書集解序

周禮講義序

孟子講義序

觀瀾集前序

觀瀾集後序

家藏海中螺蚌所共護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序

宋衡州趙使君序

陳君傑四男子序

送伯厚縣尉赴官建陽序

送陳童子序

十七卷

箴

顯思箴

忿慾箴

臭渠箴

正己箴

正觀箴

孝箴

銘

淡成齊銘

指南軒銘

陸壻和之存齊銘

快目齊銘

默齋銘

林子沃齊銘

坐右銘

守道銘

不競軒銘

委分銘

顏巷銘

友于齊銘

李修年四銘

畏銘

敬銘

誠銘

禮銘

二程先生畫贊

尹和靖畫贊

徑山大慧禪師真贊

承天潛畫贊

雪峯毬堂禪師真贊

西禪此庵淨老真贊

延福可老真贊

清虛皇甫先生畫贊

觀音畫贊

泗洲畫贊

十八卷

行狀

祕書省正字胡宣教行狀

李和伯行狀

故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仲仁行狀

故劉郎中伯任墓誌銘

進士林君夏卿墓誌銘

榮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孺人陳氏墓銘

十九卷

祭文

祭劉文先生文

祭吳先生文

祭陸文先生文

祭胡丈先生文

祭郭丈文

祭陳樞密文

祭李和伯文

代舅祭透仲文

祭透仲文

祭林德修

祈風文

祈風舶司祭

辭宣聖祭文

辭廟文

二十卷

雜著

鑿說贈孫楚士

王子由字說

石幾仲說

讀世說

書廉吏傳

跋高公題李憲遺事傳

跋蘇黃留題

題雪峯如藏主水月圖

題司馬季思所藏温公賓次咨目後

題王主管所藏了翁與洪覺範書後

請證果長老疏

天寧開堂疏

為林序齊幹山人教化祠部疏

桑溪造橋疏

鬱林院無量壽閣疏

天寧行者化度牒疏

永福瑞芝圖跋尾

拾遺

與曾裘父書

揚子講義序

祭文

門人東萊呂

祖謙

哀辭

隴西李

拙齋林先生行實

拙齋文集目錄終



拙齋文集卷第一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記聞上

讀書須是玩玩字最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是玩玩是有發處

少蓬曰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歟學者要德崇須是先事後得始得如釋氏却是先得後事

少蓬嘗問胡文定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

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哉文定曰此人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爲此否少蓬曰有之文定曰只這便是道

又嘗問曰某已永感欲盡孝心如何行文定曰何曾一日離得

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

乘轎來相見喫茶喫湯須如此類求之

少蓬曰道只在日用處師冕見云云子張曰與師言之道歟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故讀書須是玩喻丈云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吳元忠嘗問喻子才六經緊要在甚處子才云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個字能盡其義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子才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即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少蓬云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其言亦與聖人不殊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云云子貢問曰一言而可以終身云云此一事或以與子貢或不與者蓋聖人之教不惟隨其人之性質亦各因其時節時節可以分付然後與之惟聖人能如此

沈元用嘗問尹和靖子見南子云云和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元用曰今若有个南子先生還肯見之否和靖曰待某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處方可商量

聖錫云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也云有能斯有為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雖達德三而其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為誠

子才云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爾

閩縣吳簿云為政者不患做得不行只患做得不是

少蓬論忠恕即是一貫余曰忠恕自是兩字如何

得一貫蓬曰推己與物爲一豈非一貫且如飢之欲食豈有僞乎其間此便是忠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此便是恕在己者爲忠推以及物爲恕合彼己以爲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文章可以耳聞而性與天道要在以心聞而不可以耳聞也此是子貢指衆人而言天道即天理也

顏淵問仁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此二子者便就這裏領會將去至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曰其

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問君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此非能領解者作論語者以此四段相接亦有意蓋以見夫子之教有能領解與不能領解者其異如此也雖是司馬牛未能領解亦可謂善問者其言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底人豈可一槩謂之仁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世亦有一種愚戇無賴之人肆意直行全無所憂懼者豈可槩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之以爲之難內省不疚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其所以未達者蓋仁之愛人則無所不愛至於智之知人則有賢有不肖有是有非有邪有正如何都愛得此則疑於仁智之相妨也夫子曉之曰只知人便是愛人本不相妨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意謂夫子答其智不答其仁也樊遲尚未領會故其退見子夏則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意謂夫子答其智不答其仁也子夏嘆曰富哉言乎蓋嘆其一言而備仁智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頓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漸

因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少蓬曰如孟子闢楊墨豈不是攻異端余曰孟軻未嘗攻異端孔子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攻者疾之已甚斯所以爲害也已孟子之於楊墨姑亦辭而闢之爲之卞其理之是非爾非攻也蓬曰若韓子之於釋老此則近於攻矣所以疾之已甚而迄不能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天下只有一個是一個非初思之以爲是既而思之亦是

則行之初思之以爲是旣而思之非也則改之過是則思慮紛擾何時而已耶

少蓬嘗問尹和靖釋氏至處與吾儒有異否和靖曰未嘗有少不同然只是塗轍異釋氏一向做從空處去吾儒並是實用

少蓬嘗問龜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龜山曰譬之學射須是時時習之到得漸漸知射之味便是說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須是見始得見得湯不可探自是不肯去探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其慎如此宜其無尤無悔矣而僅能寡尤悔蓋由其見未徹所以猶有尤悔若是大徹大悟見得明白洞達又何尤悔之有

管仲之器小哉謂其不可以大受蓋小器易盈三歸備官是奢塞門反坫是僭其功業未少有得而已奢已僭所以爲小器

天游嘗稱王信伯於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於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

久之既於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不須
思量只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
坐靜坐又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
川肯之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
時見面前樽俎之類盡從此中流出
或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於伊川伊川以目上下
視曰言其上下察也

論語一書聖人之心體在是須是不釋手地看始
得

釋氏之學自有行不得處其學無人倫設使自江
以南舉而盡爲其學凡男子皆爲比丘女子皆爲
比丘尼則是不出四五十年人之類盡滅矣釋氏
之學亦無人爲之者余曰其學又欲不殺生設使
舉天下盡從其說不殺禽獸則禽獸之類日繁雖
有人之類不可得一日而安也况復無人之類乎
如此則遍天下皆禽獸矣

吾與點也此與字與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之與同曾點蓋孔子之所謂狂者也此狂與後
世之狂不同只學之躡等便是狂學有本末始終
曾點便要一超直入所以爲狂

伯夷父欲立叔齊叔齊不肯立讓與伯夷兩人俱不受而立中子衛之事類此蕢贖得罪於父不當立輒蕢贖之子父欲其國子不得爭亦非所當立其時衛人欲立郢使輒致國于郢而往從蕢贖則俱得之矣蓋蕢贖似伯夷輒似叔齊郢似中子故子貢以爲問而知夫子不爲衛君

陳魯山云前漢前面好看後漢後面好看

少蓬云一以貫之夫子以是告曾子子貢而其告之者異曾子之爲人魯都無許多多學而識之事故直告以一貫若子貢則其聰明才智過人往往

以其多學爲異故先告以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蓋先與之除病解縛待其對曰然復以爲非歟然後授以一貫此所以不同

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只是與其弗如若子貢所以不如回者元不在見聞覺知處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須是竭盡了那才方始見道若只靠着才又如何有所見其曰如有所立卓爾便是見得

到處

苟真箇見一物所立卓爾便不是只曰如有所立爲有味

夫子又不曾與顏回說道只是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之欲罷不能彼才既竭自然有所見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無妄矣更有什麼往顏淵喟然嘆曰是在這裏忽有所入少蓬曾問胡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胡文定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又云亦無非平常處

子曰予欲無言夫子須要無言則甚蓋聖人所以不免於有言者以道之不明不行也若是道之已明已行又何言之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自不言是則無言者聖人之心而言者出於不得已爾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信而不失其義因恭而不失其禮是謂因不失其親易理無非自然人安排不得六十四卦共為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十三月當為三百九十日除小盡六日是以三百八十四今閏年日數正如此

頃嘗見王君儀昇說易大抵論象謂易無非象者如乾初爻潛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為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為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為離有見龍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爻變

充有爻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如初爻而震爲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澤澤在天上所以爲亢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遇月宿多作雨心月孤危月燕畢月烏張月鹿子因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之義

革巳日乃孚三三其卦充上離下離爲日在充下日巳西矣故爲巳日之象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行字平聲言我平日所行凡動容周旋間無一不分付與諸弟子者此真是我若只認尋常問荅語言處爲我則非也釋氏有尊宿云你門只見我在室中拈槌豎拂談玄說妙時便將作禪會至於着衣喫飯處行住坐卧處却不將作禪會此說甚有理

謝安石之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安石此語甚好然未必能行暮喪不輟音樂携妓遊山此豈可以教兒

剛毅無令色木訥無巧言

少蓬論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此正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可以死故召忽死之可以無死故管仲不死然忽之死爲傷勇矣

少逢嘗問劉待制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衛獻公曰政由甯子祭則寡人周公既攝政政由己出矣則祭亦當在成王苟成王嚴父配天則當以武王配今日嚴父而又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又曰則周公其人無乃祭出於周公乎周公不應自紊其典禮如此劉待制曰某今日被公將孝經問倒且容思之後嘗以書來云周公制周禮定用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不隨世改易故爾少逢復問有何依據劉

曰只孝經便是據不必更他求少逢復云若如此說易之豫卦云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似隨世變易當時亦不曾以此難劉畢竟可疑余謂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亦可疑也

幾道云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禹之所以能叙彛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數之序焉爾觀其冀州既載蓋始於北方乃次及兗青徐又次及荆揚乃及豫然

後梁雍終焉蓋自北而東自東而南乃及於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爲叙彛倫

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於易中求之四十九莖著當其未揲之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

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爲泰泰之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之彖曰天地不交萬物不

興觀此類可見

水火字即離坎卦三三易字從日從月

趙丞相鼎在相位時一日與張全真謝成甫數人款語數人盛稱申公所言如人須活三百歲之類趙矍然驚曰觀此語脉似非申公言語諸人曰章申公也趙曰可知是章公若呂申公決無此語

序卦雖若有可疑者然其間自有深旨患在學者不深究之爾如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明夷此若淺近求之止是人在外傷則歸其家究其旨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苟明有所傷於外則
是其所以齊家者未至也必以是自反焉故受之
以家人又困乎上者必反乎下故受之以井亦若
是困澤澤無水也澤潤不下流則是困乎上矣當
此之時當求在下之賢人能以利澤及物者而用
庶乎其可故反乎下以井之澤亦能及物故也其
餘往往類此

朱漢章云少時嘗問其父云或見王充論衡云不
見異人必得異書今觀其書亦無甚高遠之見乃
云爾何也其父曰汝看是時有釋氏也未余因語

此劉夷叔云人多議李太白梅聖俞詩未善曾不
知太白以前無如此詩梅聖俞亦然當七國五代
文弊之後做出這詩來亦自可服後來雖有作者
亦推明廣大之爾

少蓬說劉待制器之學問門戶亦自與伊川不同
伊川說話儘極乎精微劉大抵理會篤信力行亦
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
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等某每不惜以此
布施學者少蓬因問勿忘是勿忘个甚底劉曰且
說勿忘

張子韶侍郎議論高遠其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張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不知入而對官官嬪御又如何上曰亦以至誠又曰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少蓬曾竦身問文定曰這箇是甚底文定曰此便是本

曾仲躬見子韶請教因論文曰文章須從經中來

不然縱使盡力道只道得一橛

上嘗命子韶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春秋不敢講如高閔却理會得可使講上曰朕須要卿講子韶辭遜再三上固命之廼對曰必欲令臣講春秋臣惟以論語孟子爲其說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飢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張安國言其尊人嘗教之云世間如貪鄙刻薄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

晁文元公道院錄云過去之事不可追憶未來之事不可臆度現在之事不可執着

張侍郎子韶有資治通鑑拈提其大意言古之爲治者難今之爲治者易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只是得殷爲鑒周監於二代只是得二代爲鑒若是居今之世前世之鑒誠悉備如要知女后外戚便有許多以女后外戚敗者爲戒要知官官便有

許多以官官敗者要知大臣擅權便有許多以大臣擅權敗者人主但熟讀通鑑一書則歷代安危治亂昭然在目如權寵專擅之際不必攻擊其人但使人主熟讀通鑑旣曉知其利害自然權綱正

洪景盧云

張橫渠晚年所居室有紙簾一番用紙條子寫聖賢語貼之殆遍

范伯達被召問於籍溪籍溪久不應再三扣之籍溪云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子駒言其先人讀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有悟入處每多哦此數句與人言亦多引此其事親雖在千里外疾痛皆知之其先人又嘗言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須長哦方見意味

子駒學於孫先生

名偉字奇父

孫學於劉待制孫初爲靜

州幕官聞劉待制再謫夷陵自靜求沿檄至峽請見劉見其來待之亦無甚異孫曰某之來本非沿檄蓋欲見先生爾劉問所以欲見之意對曰某生長南方未嘗見北方賢士大夫聞先生受學於司

馬公司馬公實北方賢士大夫之冠某所以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之孫因曰某願於先生門前求一安下處就先生求五日飯喫只聽此五日說話而別劉嘉其意因與共飯五日而日日與之語孫請曰某願受教者不在多言只乞就其所當致力處爲某直截說之劉從其請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爲一冊而請曰某所聞者如此願佩服之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請先生爲看過既乃辭歸孫平生只是從得劉待制五日其受用處只此五日所聞耳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是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須是悔於道方有所入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不是放倒是他元不曾有立若是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前輩所立規摹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張乖崖在蜀徇其習俗爲遨頭遊太守亦出郊每自郊外還至城門設帳飲三盃大合樂久之然後散自後因仍莫曉其故後有爲帥者謂其無名廼但爲遨頭而不設帳飲城門之會比晚遊者爭門而入遂有躡死者

孫竒父先生晚年於書不甚讀只有論語一部及手批張子房諸葛孔明二傳字極大朝夕玩味之張子房有道之士他人爲高祖所用子房倒來用高祖子房量甚大雖如四皓亦在其術中

畢仲游嘗有書與鄆相請爲文簡公墓碑有云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繪形甚易而繪神甚難某嘗讀班孟堅所作趙充國傳如與充國語及觀公所爲李天章傳便若與天章對語

子駒言其先人嘗有遺誠云言此行此謂之君子

言此行彼謂之小人

竒父孫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一士人來投所業求教孫置諸案上不視徐曰公每日讀甚書其人罔然莫知所對旣又再三問之其人漫應曰某近喜讀新唐書又問曰唐三百年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逡巡而退明日復來致謝言某汨沒於科舉實未知所以學者不知讀書當如何孫諄諄誨之且曰讀帝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其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讀史爲此士人受教卒爲善士

唐立夫舍人思箴有云無心之思經營四方無思之心建極惟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康誥曰明德太甲曰顧諟天
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
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知
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

慮慮而後能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云予誦大學之書切謂其序似
當如此蓋此書由知止入知止而至於有得然後
可以誠意正心故其序當如此

五代史記事記簡而包括甚廣如安重誨傳數句
是一箇議論又載李克用臨終以 授莊宗才
數語爾包盡多少事如此等叙事東坡以下未必
能之

曾子固老蘇哀詞云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
能見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最形

容得妙處出

心術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參同契云萬遍將可覩神靈忽告人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話說得直是直截世人貪財利利之所在雖驚濤巨浪猶冒涉之惟至於仁則直是計較利害不肯就

曾侍郎云胡文定尹和靖皆嘗言思索講論義理苟有所得悅豫於心只此是真樂

少蓬云胡明仲嘗言到聖人地位自是殺他不得管子侈靡篇云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又云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又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又云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敬外靜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興化士人彭帝錫名與自言於易 處其易圖

最多有一圖謂之地中圖以六居中縱橫十八以與河圖為對蓋河圖五居中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四二為前八六為後天中圖也彭之地中圖則每位加一焉六居中右八左四戴十履二五三為前

九七爲後此亦自然之數

天中圖虛十地中圖虛一天中五在中位旁八位若每位皆五五九四十五合虛十則爲五十有五地中六在中旁八位若每位皆六六九五十四合虛一亦爲五十有五

呂紫微和曾吉甫侍郎詩有云長江渺渺看秋注孤鷺悠悠伴碧霞蓋以詩比孤鷺落霞而視中江秋注爲不足耳曾亦領略此語故其詩云潜郎有語須參取孤鷺悠悠伴落霞又云詩來含風刺有味如猗那悠悠謂孤鷺渺渺看秋河

呂紫微未二十歲時有滕王閣詩其兩句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前輩作者已伏其精當矣此虛夢符之說也余記得舊聞諸呂逢吉言舍人少時有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蘇黃門見之云此人他日當以詩名天下嘗記孫憲端朝祕丞說揚子鼓舞萬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謂雷與風不同雷必不一風必不再故號如雷所以警衆必常有以震動之不一而足也令則如風令者法令一定後必不可易如八風各有時當清明風時則一之於清明

若參之以他風則物有不遂其性者他風皆然風不可再如今之不可反也故謂之發號施令發故不一施故不再矣

項嘗記何晉之說禮記之書如中庸大學所說固是極則處學者類知推重至如其他所載豈無極則底語余問甚處是極則語何曰如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非極則語邪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一



拙齋文集卷第二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記聞下

一念不生謂之中萬念無差謂之和致中於一念不生之前致和於萬念無差之後中夫無喜怒哀樂如未和羹時初無鹹酸甘苦辛也和則雖有喜怒哀樂如未嘗喜怒哀樂如羹之既和亦不知有鹹酸甘苦辛也致中和者不可不知此

唐益裕教授云凡直物則有本末橫物則有多端

毛猶有倫有也無聲無臭無也一有一無所謂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非其至也至矣二字乃極致處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云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也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夫未始有物則猶涉有無之境未至於有無俱泯也安得爲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乎無聲無臭矣必進而至於無無然後爲極此中庸至矣之義

尹和靖家居終日靖然家人問飢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

劉元城教人以謂學由無妄入無妄則誠李機宜孟珍云先參政謂於元城無妄之說又得不欺二字今爲學宜服膺元城無妄之言又輔以不欺二字足矣

又言其先參政教子弟曰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這一字一生用不盡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只是惟日不足爾

大學之書前綱而後目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既提其綱於前矣其下文各有解釋以至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亦皆有解惟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未嘗解出此甚可疑余切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則致知格物之序九知止所以致知至於慮而得則知至矣故大學之書惟知止爲最要

了翁與李光祖書云所買書必以漸觀攷鄉居應務欲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堙其緒暇則續之忙復暫捨久久不輟積

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

又與鄒志全書云資治通鑑曾留意否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心難但先心既立如緝麻然接續初緒自然繹繹而不已也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成辨非如講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然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爲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尚不如老子之有益於世況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花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

一各依自教則多不相妨矣冠貞冠履方屨而鉢
食膜拜者是捨吾教也捨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
幻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花嚴依教之旨不如是其
偏也修身行己奉行吾教爾如稽古之事載於六
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資治通鑑集
其散而撮其要爾此

英祖 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又與龜山書云凡
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之一
二其於立也不覩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

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但使驕吝則雖周公之才已不足觀況如
後世有才者輒至於欺君犯上又安可以其才稱
耶

夫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其立言
猶寬蓋謂之薄責則未盡無責謂之遠怨則或容
有怨也至於子思中庸之立言則 矣其言惟
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謂之不求謂之無怨
蓋無毫髮假貸矣

揚子雲曰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
此語未能自信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信得及語
了翁責沈文有曰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
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
雜說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忠
不一者也不一者患所由生者也是 君子賤二
而貴一

李參政問於元城先生曰先生以今日事勢尚有
可爲者若使一旦在位當用何等人才元城曰不
借才於異代因其手翻覆之曰只在這裏蓋謂
只是目前許多人才但與變化之爾元城常以問

徐擇之徐罔然莫知所以荅者

曾侍郎云有一人讀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句之宋不足徵也此亦有所本禮
記有是故之杞之宋之語

中庸只說顏子大學只說曾子蓋惟比二子之學
爲可以與此

李八丈季言嘗言人之富貴貧賤窮通得喪各自
有定分雖用人力無所加損只是君子饒得一个
君子做小人落得一箇小人做

又言人生萬事各自有定分他造物者排布在這

裏漸漸應將去譬如主人請客盞數多寡先後都已定在這裏主人肚裏却知得了只是客不知既其已定則逐旋安排出來客雖不容知而其已定之理不容不知也世人容計較心於其間所以爲不知命

又言主人請客雖盞數已定然其有路時撓盞又不可以預期也

論語切問而近思何晏云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

中庸曰君子以人治 句 人改而止蓋君子之學必審知己所偏處而以人之能不爲己所偏者治之如病在虛誕則以能誠實之人治之病在輕僂則以能厚重之人治之病在固蔽則以能疏通之人治之誦其言觀其行以移易吾之心志而變遷吾之氣質必去其所偏復於人道之正 後已如以藥治病必蘄於病已乃可以卻藥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謂以人治如何如舜而已矣是謂人改而止此克己復禮之學惟顏子爲能與於此

高明博厚所以體乎中悠久無疆所以盡乎庸自
誠明者中而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也
自明誠者庸而中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也中
則庸矣庸則中矣中故天地位焉庸故萬物育焉
惟德之可大為能中其始也以易知惟業之可久
為能庸其始也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中庸
而天下之道備誠明而天下之德舉非天下之至
聖其孰能與於此

在物有理不可不窮在人有心不可不盡在天有
命非人之所得與也故不可以人力窮盡惟曰至
之而已

山谷有詩云世間盡被鬼神悞看取人間傀儡棚
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曾侍郎云中庸以謹獨為主一念方萌莫獨於此
故必於是戒慎恐懼釋氏云不愁念起惟怕覺遲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進也其進其止皆在自家他人何預焉如
人上山各自努力

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此是教人力學
以變氣質不如是變氣質不得大抵湏是勇猛精

進方有所成只恁地悠悠不得

曾侍郎云大學之序只是立言不得不然非必先修了身方始齊家齊了家方始治國平天下也其實只物格知至便已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一不做二不休之謂也

正蒙云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了翁日省軒詩日晏吾欲食天寒吾欲裘形苦吾願逸心勞吾願休鄙智雖不同物情均所求於物反吾心自能憂彼憂

問如何是敬余對曰主一之謂敬問如今此中相對坐說話且切要言之如何是敬余對曰湏是無間斷始得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此說皆是只是未切以切言之如今相對坐且只是相對坐說話且只是說話

大學不解致知格物惟論意誠心正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理此便是致知格物蓋合內外之道無二理也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謙足也此是論誠惟誠能足其心有一毫不誠則仰必有愧俯必

有忤其心不能足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須是用其力方始有力不足既不曾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未嘗用力安得見力不足須是真 曾用其力方可言力不足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只是善惡字仁者善端苟志於仁安得有惡

胡文定喜爲人開陳講說極詳楊龜山尹和靖語

簡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自曾臆不復參攷見蘇侍郎說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爲論題賈解師爲衆與傳注異而李落韻有司遂奏稟焉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伯充問學道緊要處於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云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此事只在閑邪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釋氏有體無用如動容周旋中禮釋氏所無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及鄉黨一篇皆其所不能到

曾侍郎云孔門弟子每切問而近思切問是切問己事近思是近思己事

太宗朝有一朝士奏對鄙野太宗曰卿可謂愚拙矣其人對曰臣誠愚拙如聖旨然亦勝如姦邪

尹彥明嘗一日竊歎云果如先生所言不虞伊川先生適在旁聽得問曰何歎對曰嘗見先生說橫渠文字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温厚之氣今觀正蒙果然遂歎耳伊川不悅曰學者最不得如此輕議前輩自家見識到得他這地位也 何得輕議

莫教授子齊云有川僧道顏見識高有頌云喚似一物非他物天上天下出還沒道是無來常現前道是有來尋不得說有說無俱妄想長安大道平如

掌昨夜清寒驚覺時手爪元來會抓癢

劉子駒云孫公澤先生嘗論學者有志於道且須看古人長處於其長處必惟恐不及其短處則惟恐自家做到如此處

喻居中云詩尚不媿于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遠則必有夷倨此不媿屋漏所以爲戒謹之至

天長方知觀云相書有言真丈夫無作體姦人無自然

君子謹其獨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曰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曰其所何也推此可以知謹獨之旨

東坡之文妙天下亦自有不滿意處嘗云某盡力着語畢竟形容這潮頭不出如雪輓

國雲翻

海若家非不極力道只未免有餘恨嘗以語一名士云須是到得木玄虛海賦浩浩漫漫際天無畔始得其名士云先生雖云形容海潮未出然先生他作却煞有工夫到處如云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此是甚力量

虞宮教

詩人力量分限各自不同自古獵詩惟數王維云
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東坡以爲初學語故其
極力句有云衝風駿馬跑空立走兔蒼鷹控地飛
可謂豪壯然其視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如
何東坡以徐凝瀑布詩爲惡詩李太白詩豪矣然
比之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又不同矣並虞氏云
老杜詩有即其所見而得句者司馬財用云親至
其地訪問然後知其實如忠州詩云忠州三峽內
井邑聚雲根蓋其州民居市井往往依大石爲之
又如龍脊灘頭雞子卜乃其地有灘石如龍脊狀

上有小凹每以水退則其凹中有餘水存焉土人
以雞卵就其凹中擊破觀其雞子入水之狀可以
卜蠶之熟否又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
稀今赤甲無路不通人行安得行人稀之語蓋古
之赤甲通人行其路後廢矣家家養烏鬼乃其俗
多事烏蠻白蠻鬼此養字當去聲

韓康伯係辭其柔危其剛勝邪注曰夫所貴剛者
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洪居
中順而不失其正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
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大壯云未有違謙越

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文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世間惟患得底人患失之心最重

李機宜孟傳言其先人參政論尹和靖之學云真所

謂潔靜精微

李參政問學於劉待制劉曰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於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只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某也是這一句

王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

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既而復往見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自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文授言其先參政每教子弟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游

潘義榮嘗言人之心術如明鏡鏡有塵必以藥磨之讀書如以藥磨鏡多藏書而不讀無益於心術如多蓄畝鏡藥而不磨多亦奚爲

美食勿使厭厭則不能受善人勿使倦倦則不能

久邵康節詩

趙子通丈因論誣謗云士君子須是立於無過之地使誣謗莫得而近方始是 神廟嘗問王介甫云司馬光在洛中有人說他多爲商人過稅介甫云臣婁與司馬光同官孰知其爲人如光者執拗不通則有之若謂其爲商人攬稅必無是事 呂監獄言左仲琰之父能詩有石橋詩云咄哉巖畔客何不向前行自是人心險無如此路平又有竹詩云老僧不識春頭面但見塔前新笋多 范文正所至延待士人十人使佐其議論此十人議論未必能過文正然固不可無

老蘇似荀子東坡似孟子

仁廟初慷慨論事不屈之意出於范文正公一人 文正公以一人做成 本朝一代風俗之剛正如許是甚力量 徐憲云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說者多不同余以爲十干除戊己土不在四序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爲四時之序甲陽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蓋甲後乙丙丁爲庚庚後辛壬癸爲甲皆隔三日俗云久雨不晴但看甲庚蓋此二日陰

陽之始故必有變易氣候不同

嘗見杲徑山爲楊原仲家普說其間舉數事皆是刺譏原仲云頃在京師嘗至一貴人書院其人正寫一紙文字乃是要 老處陷害一士大夫方讀未竟貴人出口見其文字否杲云不曾見其貴人云必見之杲曰公這文字要陷害人未論行與不行只這一念起時已入驢胎馬腹了也豈計他人見與不見

後漢翟酺有言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徐憲云嘗見邵博說某人只閉門在屋裏自撰學問如何得成

吾輩學問亦不必視前輩太遠往嘗見籀仲滋所說其視前輩直是高遠如天之不可企及亦不必如此

韓倅城云明州集韻煞有理會得音韻 來歷處如韓文大木爲楹細木爲桷樽楹侏儒椳闌店楔字人止作先結切而集韻乃讀與桶字叶也東坡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此角字與角里先生之字與木字叶也亦見集韻角字有

兩音一音鹿角里先生即此音麟之角振振公族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退之贈唐衢云虎有爪
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老杜赤霄行孔雀未
知牛有角渴飲寒泉 觸 徽廟曾幸簡邱見
支門木問其名簡王對曰此名店出韓文進學解
觀論語所載三子言志時其師弟子之間游處如
此非僻之心何自而入讀者可以想見其意味
子美正聲諧韶濩退之勁氣沮金石

孫倅云人有記性有誦性曾見張子韶說其門人
有姓姚者性頗純每日讀百十字至數百遍終念
不得一日子韶令門人共記通鑑其父頗以爲病
既一二十日後因門人共講論通鑑中事此士人
記憶甚多問頭知尾門人無出其右者此人蓋有
記性無誦性者也鄭參議因云人有三記有日記
耳記心記

伯充嘗作一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於壁間舍
人見之曰莫只做話說了

釋氏五戒與吾儒所說五常大槩不殊不殺即仁
也不盜即義也不淫即禮也不飲酒即智也不妄
語即信也然釋氏戒其迹不若吾儒指其心所以

塗殊轍異持不殺戒者未必其心之仁持不盜戒者未必其心之義其他皆然故皆持之雖嚴及其破也不仁不義無所不爲矣吾儒雖不立五戒而惟使之由是心廣而充之充其惻隱之心雖不戒其殺自然不殺充其羞惡之心雖不戒其盜自然不盜其他皆然故善立教者莫吾若也

曾吉甫曾託某問呂紫微其詩如何紫微曰吉甫詩學山谷大抵只是於浮標上理會無甚旨趣子通云

紫微云句中要有眼非是要句句有之只一篇之

中一兩句有眼便是好詩老杜詩篇篇皆然

張子韶論釋氏死生之理云亦是吾儒一說

呂紫微云作詩以三百篇爲首詩人之作其美刺箴規咏歌舉合乎道學者學詩須本諸此乃爲佳作

拙齋文集卷第二

拙齋文集卷第三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五言古詩

示張直溫

築山必使高鑿井必使深百正戒淺近盛德羞浮
沉焉有尺寸技能棲垂天禽焉有升斗泉能容橫
江鱗借茲論物理足以開君心嗑在容不足弱在
力不任大道如路然固無古與今

朝乘

朝乘日車出暮載星影還顛官朝暮中出入咫尺
間已覺素志非更知人理艱小利專欲速大德不
踰閑

田漏

古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
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
其時

雜詠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
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

何知

看白雲愛而成詩

秋風吹白雲觸處自何谷初猶半洞門歟出遍巖
腹零落依水湄片段掛枯木餘影透微白滅跡混
空綠煙蘿自翳島淑徒縈曲安知蒼君梧野下覆
猿鳥哭誰能久徘徊返顧視黃鵠

舉舉媚學子

舉舉媚學子居曰不吾知知而有不能無乃失於
欺不知未為患不欺浩難期咄哉天下懷何以天
下為

呼雞

雞呼雞來前犬嗾犬至止夫豈必可召役以食乃
爾今吾曷爲悲人而雞犬爲自計無自存西山謝
夷齊

秋懷

槭槭庭樹葉朝零非昔稠叟叟草蟲鳴暮急曉未
休爾蟲無不平豈亦有哀憂胡爲勞呻吟與士感
傷投壯士亦何者哀哉與蟲酬所抱不列陳調苦
難謠謳極目有遠見直懷羞曲求蒿藜叢久安能
功名忘前收日月忽未幾天地今復秋少壯負所

懷老大安能謀生無及人功死骨埋泉羞胡爲不
奮飛徒與寒餓讎

四事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
必里開閑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
平日

高竹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微風來萬葉同一
聲道污得夷理物虛含遠情階前閑步人意思何
清平

村居

日影滿松窓雲開雨初止晴林梨栗熟曉巷兒童
喜牛羊深澗下鳧雁寒塘裏田父酒新成瓶甕饋
隣里

新晴山月

高松漏疎月落影如畫地徘徊愛其平夜久不能
寐怯風池荷卷病雨山果墮誰伴子苦吟滿林啼
絡緯

屬疾梧軒

高梧覆新葉滿院發華滋白日一何永清陰閑自

移暖蟲垂到也晴鳥語多時病肘倚枯几泊然忘
所思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西風一葉脫迹已不可掃巷有白馬生朝回焚諫
草誰云事君難是亦父子間所要功補袞不言能
犯顏

宿舊彭澤懷陶令

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
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

元亮淒其望諸葛翫麟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爲

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
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余剛制酒
無用酌杯盞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仲蔚蓬蒿宅宜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
窮寒藟書萬卷零亂剛直習偃蹇勲業外嘯歌山
水重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

春日雜書

昨日爲雨備今晨天乃風障風謹自保通夕雪迷
空備一常失計盡備力不供因之置不爲拱手受

禍凶當爲不可讓仕彼萬變攻築室如金石何勞
計春冬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

賀雨拜表

羣雲雨事畢振旅不復陣掃天無一塵千里還綠
澗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印朝元泛翠瓦佳氣去
人近頗聞避芥屐侑膳徹龍筍願君愛物心從此
至堯舜

雨後出城馬上作

既雨天氣佳微雲淡如掃欲尋煙際鐘騎馬河邊
草紫堪飽黃鸝人家夏蚕老田婦踏縑車隔籬語

音好嗟我一何愚讀書浪枯槁不及此中人終年
客長道

江月圖

冥冥一月輕不知水與天獨於顛氣中仰見素壁
圓超然狂道士起視清夜闌自拈白玉笛吹此江
月寒想當萬籟息逸響流空煙我從江海來形留
意先還何當買魚蓬追此水墨仙

送葛都官南歸

不羨新爲赤縣尹惟羨暫向江南歸江南幕幕梅
雨時風帆差差並鳥飛罾竿夾岍長若梳水籠畜

魚鮮且肥家在千山古溪上先應喜鵲噪門扉

滄洲亭懷古

瀟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柵中人物不
滿把日晏市散多蒼苔九疑巉天古雲埋遙想帝
子龍車迴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縱步湘西

今朝不易得天晴閑過江西取意行忽然林外見
山色又向橋邊聞水聲綠竹長松間桃李天然翠
幙圍羅綺日暮歸舟醉不知晚風吹過湘江水

謁客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
無語客起疾如走避燃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
塗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墨染絲

縹絲自喜如霜白輸入官家吏嫌黑手持退印競
傳呼倏見長條染深墨墨絲歸織家人衣別買輸
官吏嗔遲寄言夷狄與三軍汝得豐衣民苦辛

豫章別李元中宣德

舊聞諸李隱龍眠伯時已老元中少一行作吏各
天涯故人落落踈星曉西山影裏識君面碧照草

江眸子瞭向來問道渺多歧只今領畧歸玄妙老
鳳垂頭噤不語古木查牙噪春鳥身在幕府心江
湖左胥右律但坐嘯第愁一葉釣漁舟不容七尺
堂堂表我今歸卧翠谷雲君應紫禁鶯花繞相思
有夢到茅齋細雨青燈坐林杪

聞徐師川自京師還豫章

九衢塵裏無停舟君居陋巷不出遊滿城惡少弋
鳧雁對面故人風馬牛別後天寒燈火夜歸來眠
冷江湖秋馮驩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徒蒯緱

早春偶題

寒風浙瀝鳴枯葦小鴨睡殘猶未起更教細雨結
輕寒坐聽蕭蕭打窓紙石盆養蒲已抽翠雕斛栽
花先生紫擁爐閉閣賦幽香未怕春冰生硯水

夢訪友生

少年結客長安城晏喜縱酒一章程支離老去一
茅屋枕書卧聞長短更友生相望止百里寒夜寥
間無微聲夢中乘興輒見戴剡溪聊爾扁舟行覺
來蘧蘧一榻上不用僮僕爭籬迎吹燈弄筆欲書
寄窻前白月方亭亭

拙齋文集卷第三

拙齋文集卷第四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表

德壽宮賀正表

伏以釋舜負於九重既瞻內禫播堯仁於四表共
慶大來祿自天申齡由帝與車書列壤怙恃同心
中賀恭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聖學日躋聰
明時又繩其祖武茂延七廟之休貽厥孫謀翼燕
萬年之業開茲華旦允屬昌期臣誤乘星輶遠去

象闕月正元日雖丕騰壤擊之歌春王三朝猶不替華封之祝臣無任

皇帝賀正表

伏以纘堯曆象嗣登五位之乾開舜璣衡初履三陽之泰混車書於正歲輯圭璧於中天履端一元會慶萬宇臣某恭惟 皇帝陛下巍巍蕩蕩穆穆明明歛備福以錫民編肇新皇極撫辰緯而凝帝績誕啓炎圖臣誤乘使輶竭臨海嶠月正元日遠想重二典之華春王三朝莫陪受四海之籍臣無任

賀改元表

准唐室正元之規示謹嚴於正始用孔聖春秋之法重改作於踰年考古驗今體元立極鴻名所錫鼇抃攸同臣某恭惟 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徇齊膚敏光受庭闈之訓誕膺曆數之歸濬哲惟商遠接建隆之皇統重華協帝親奉紹興之宸謨廼集大成以都顯號有秩斯祐無疆惟休臣遠乘使輶肇膺詔綍金聲玉振旣逢條貫兼總之初霧塞颺回願覩謀謨咸贊之盛臣無任

實錄院進 神宗皇帝寶訓表

皇祖有訓誕垂奕葉之光王言如綸俾就汗青之
載仰窺謨烈之罔缺退慚才識之非長願因孫謀
冀達聰覽竊以聖惟作則言必成章堯舜之巍乎
蕩乎實重華而位非一姓商周之灝爾噩爾雖繼
體而書豈皆傳孰如我 宋之勃興代有斯文之
永寶繇乾興上接乎肇造旣首編摩自天聖下逮
乎治平隨亦修纂莫非垂統爲可繼也是以廣記
而備載之於萬斯年不一而足恭惟 神宗皇帝
纂五世盈成之業因多方富庶之資丹雘增光於
梓材薪樞旁求於棫樸酌民言而更張其化稽古

道以董正厥官內修外攘兢兢然而時保大綱小
紀郁郁乎其日新蓋首尾凡十九年所記注逾數
十指雖布在方冊之甚備抑撮其機要之未遑肆
惟 皇帝陛下繇愛親之仁致奉先之孝有懷燕
翼見乎羹墻爰命司存寫諸琬琰苟善政善教之
所繫皆聚此書使文子文孫之方來用宏茲責豈
曰小補展也大成臣忝以宰司領茲史職雖述故
事而不作曾微金匱之功惟監成憲以無愆願託
傳巖之義

天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接千齡之寶運德爲聖人對四表之歡心養以天下屬天申之初屆諒帝顧之彌深敢殫螻蟻之微誠用祝乾坤之大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輝光日新嗣膺內禪之歸丕傳文治方懋外攘之業大闡武功重開繞電之符允屬乘蛇之運望堯自昔戴舜云初願對昌期式隆備福千秋萬歲永嚴五日之朝四海九州同仰二天之芘臣屬持使節阻造闕庭臣無任

天申節德壽宮賀表

臣某言伏以慕羶戴舜罄四海以同心就日望堯

接萬世而如見允屬重熙之運肇開初服之端敢效蒿呼式陳華祝中賀恭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陛下勲高魏蕩道入希微方成至佚而至愉蓋得善傳而善繼延億萬年社稷之福默照殊方享八千歲春秋之成靜貽哲命瑞開華旦慶匝縣區治昭九變之傳光受萬國之養旣四方丕式見德方縣長發之休且黎民於變時雍不改太和之治臣屬乘使傳阻造闕庭臣無任

天申節賀 皇帝表

爲天下君率四海九州而養祝聖人壽以千秋萬

歲爲期敢伸中嶽之三呼庸效東溟之萬折恭惟
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民徯望其來蘇寶
運式光於內禪天全付以所覆皇威方暢於外攘
願因多助之歸同納大來之慶惟新美化旣成日
闢之功嘉與函生永樂時雍之治

天申節賀 德壽宮表

帝庸作歌業浸昌於大有天其申命福亶厚於中
孚輒效嵩呼用同鼇抃恭惟 太上光堯壽聖皇
帝陛下德高今古道滿乾坤運契千年遜位而儲
精蠖護神全三月齋心而問道崆峒願因至佚而

至愉益以得名而得壽文謨武烈永息兩地之干
戈堯蕩舜舜魏長沛二天之雨露臣屬持使節莫造
闕廷夙稟葵誠多逢欽思

芝草賀 德壽宮表

大椿八千歲永哲命之自貽金芝十二莖衍餘慶
之家積系隆我漢陳錫哉周恭惟 太上光堯壽
聖皇帝陛下守位曰仁律身以道篤實備中孚之
美艱艱獲旣濟之亨昔間見廟楹肇開長子之主
器今層出復殿益彰作室之肯堂究觀滋至之符
若奉諄言之示臣屬持使節莫預群瞻申命用休

既拭目觀齊房之頌歸美以報願長言歌天保之詩

賀 皇帝表

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實惟盛德非人力所致而有自至者是謂正符式觀和氣之祥益顯治馨之感竊以堯階蓂莢未爲化國之殊尤漢殿芝房且非帝者之休應惟聖有作于古有光擁純嘏於一時騰驩聲於千載恭惟 皇帝陛下旣成舜孝方懋禹功游巖廊以道相傳惜寸陰惟日不足心合高厚聿來滋至之天休神介壽康行爲並受之

王福於赫斯瑞厥應孔時在兩儀並育之中乃二典絕無之事當先覩之爲快實具瞻之所同臣乘傳有行造廷無日忽忽鬱鬱幸悚聞圖謀之新蕩蕩巍巍恨莫措形容之巧

代陳左相到任表

二年輔政顧何補於 聖朝累表陳情遽竊分於閩寄班詔條而夙駕遡里閉以晝遊恩大難酬愧深無措中謝伏念臣頃叨躡用居乏顯庸豈惟朝綱國體之莫隆抑亦時材人望之非稱愒日玩歲初無久大之謀竒効計功未有纖微之報茲負乘

之爲累惟折覆之是憂乃溼悃誠固析罷免敢圖
洪造曲賜包荒略其既往之愆錫以非望之福旣
蒙善去且獲榮歸畀便殿之隆名撫全閩之巨壤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誠樂與善始善終一視
同仁成小成大以臣八郡人物之舊必也周察於
民情謂臣兩地臣鄰之聯或能布宣於聖德特沛
風雷之號使均雨露之恩臣敢不周爰咨詢克勤
無怠雖身在江湖之外實戴堯天然威存咫尺之
間常瞻舜日

代恩平郡王謝加食邑表

价藩無似素懷寵過之憂竣事罔功更負食浮之
懼撫躬覩面拜命汗顏伏念臣賦性顛愚受材譴
薄承歡宮邸夙叨猶子之恩分寄宗藩洊擁維城
之任一違觀闕再閱星霜躬樸學以徒勤積素餐
而甚久屬當宗祀之禮舉莫陪顯相之髦忝身在
別都神馳文陛豈謂均釐之及首膺錫福之敷疏
以真租盈其多賦儀槐節鉞旣履十連大國之疆
薪橐木章復占千戶封君之籍疚懷如涉冒德若
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對越上靈祗適文考誕
啓千齡之瑤運丕陶萬姓之歡心茂育中和有公

聽並觀之美導迎戩穀無專鄉獨美之私肆令孱
微有此遭遇臣敢不服勤匪懈履正無私佩歌器
之箴受祿深虞於滿溢遵直臣之訓盡規庶補於
聖明

代陳左相賀 太上皇帝加 尊號表

惟聖為能享帝交孚溥率之情大德必得其名並
舉尊親之禮聲教所暨歡謠實孚臣某誠懼誠抃
頓首頓首竊以道以聖傳天惟堯則究道原之所
出與天載以同宗稽古而來於今為盛恭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享天心而立
皇極執道要以為民彝誕契時幾式符稱願享四
海九州之備養兼二帝三王之美名盛德茂加函
生曷報每切望雲之念徒多擊壤之歌臣頃列邇
聯嘗叨殊眷一麾出守莫陪百辟之瞻終日戴天
難措片辭之巧

又賀 今上皇帝表

郊禮行而百神受職爰舉縟儀家慶衍而四海歸
仁允惟達孝惟舞蹈之斯極寔溥率之所同臣某
誠懼誠抃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為宗
其道甚大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舉天下之物無

以稱之游正鴻名以全備養渙號所布聖德益享
喧騰萬國之歡心藹播兩宮之和氣臣久違魏闕
外領帥藩穆穆皇皇政遠天顏之咫尺魏魏蕩蕩
莫加帝典之形容

任福建市舶謝 上表

久玷宗藩之貳遽叨使節之名拜命凌兢莅官惕
畏伏念某蚤緣樸學濫中賢科未更州縣之服勞
偶值聖神之更化復門給扎首膺試可之求冊府
懷鈇驟列校讎之職冒成書而改秩趨文陛者累
年雖既抱病猶然竊祿積歲時之拊養致筋力之

安強但思農畝之生還敢望皇恩之下逮尚圖後
效庸掩素餐懷德惟寧而宗子維城願何裨於尺
寸下碇有稅而閱貨有燕詎敢利於錙銖自省遭
逢誠難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孔情周思堯
勛舜華極大亨而養賢備文德以懷遠謂臣實儒
館之舊或能通貫於古今知臣本閩嶺之氓必也
究知於利病肆令朽質叨此誤恩臣叱馭非難乘
輶茲始願言辭子罕之玉庸戒身貪尚期還合浦
之珠式資國富

賀 今上表 會慶節

光傳震器夙開彌月之期肇握乾符甫洽期年之
化千齡會慶八表同歡恭惟 皇帝陛下與日合
明如天廣運謳歌覲德識四方戴舜之期神聖重
華開萬世見堯之幸氣相求而聲相應已瞻雲龍
風虎之符車同軌而書同文將貽河圖洛書之瑞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四



拙齋文集卷第五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奏議

論爲君之道莫先於仁義

臣聞孟軻與人君言必稱堯舜自古爲君之盛未有過堯舜者軻之言必稱焉斯爲言之至也今觀其與時主論治之際指堯舜以爲說者蓋寡矣謂之言必稱焉何哉堯舜禹三聖相授一道其言惟曰允執其中而已自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

子傳之孟軻然後發揮乎列聖所傳執中之要以
曉當世曰仁義軻之言不出乎仁義是所謂必稱
堯舜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
立爲三者非仁義無以爲也故允執其中者無他
惟躬行仁義之實上以配乎天之陰陽下以配乎
地之柔剛則中道卓然而常存矣軻之學獨得堯
舜之正傳者其要在此然惜其所與言者齊梁之
主類皆狹隘蹇淺而無大有爲之志是以言雖切
而憂憂乎其難入也漢朱博有言生所言聖人道
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之世以博之言爲

過非也聖人之道仁義之言必君如堯舜然後能
用唐魏證之事太宗而太宗稱之曰證蹈履仁義
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此蓋孟氏之學見諸行事
深切著明者也由此言之親逢堯舜之主有躬行
仁義之實其於獻納之際不能以仁義先焉則非
所謂孔孟之學矣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本乎天
縱問學先乎緝熙施實惠於寬恤之詔則萬姓歸
仁攬威福於獨斷之權則四方慕義此堯舜之用
心而士生斯時實萬世一遇也臣以一介微賤獲
望清光於今日一有言焉捨仁義將孰先哉臣之

所言仁義者非謂人人而撫摩之以是爲仁事事而裁節之以是爲義也中心無爲虛一而靜如止水之湛然不動如磐石之介然不移則因心所愛愛無非仁稱事所宜宜無非義允執其中如堯舜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蓋自其寂然不動而言則曰執中自其感而遂通而言則曰仁義以此事天而與天不息以此事地而合地無疆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誠竊意聖學所傳聖心所蘊實在於是故輒陳其管見伏望 陛下以堯舜兢兢業業由仁義行之心廣充此道成能天地使惠無不懷威無不

服寔天下幸甚取 進止

乞損文弊歸於忠實

臣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言如此之不同何也斯文之傳由堯舜至周而備所以欲從周然文之極則必復其初所以欲從先進至於漢儒董仲舒司馬遷之徒遂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繼文莫若用夏之忠以是爲三代循環之道此說雖若出於董仲舒司馬遷實孔子從先進之意也恭惟 藝祖皇帝

始定大業 太宗 眞宗繼續守成其爲綱紀法
度簡而易用要而易守雖黼黻治具之文猶有未
備者而體要固已立矣至于 仁宗增光皇猷而
右文之治始寔盛於前世乃其時世然也然臣觀
慶曆中富弼等所進嘗取 三朝寶訓孫謀編類
成書以爲大訓每一規模一政事必從而訓釋之
謂 祖宗之世如彼而今之世乃如此在今惟當
以 祖宗爲法豈其誠不如 祖宗哉處文之世
固不可以忘乎忠之實也 仁宗之治要其歸必
本於忠厚有以也夫自是以來聖聖相傳治世之

文日滋月益以底于 今日凡典禮文物法令條
章固已如周之粲然大備矣然百官有司朝夕從
事於期會簿書之間則往往惟文之徇而或不究
其實惟法之拘而或不求其意蓋孔子猶謂從先
進而 慶曆名臣所以欲每事仰法 祖宗者正
謂是也 皇帝陛下灼知其然廼於邇英進讀

三朝寶訓固欲取法乎國初祖宗之成憲矣邇者
復斷自 淵衷進忠讜之言於廷對毀奢麗之飾
於通衢此二事者海內之民舉知鼓舞歌頌而臣
竊謂 宸謨所發蓋將損文治於有餘之後而還

忠厚於先進之初是以其示天下以好惡者如此而又將不止於此也臣願陛下念夫斯民之心悅而誠服有在於斯二者則舉斯心而加諸彼凡所施設注措一以祖宗創垂之初爲法使百官有司汲汲然效其忠實而略其彌文合於孔子從先進之意則德日起而治日新矣臣無任僭越皇懼之至取進止

乞崇儒術黜異端

臣聞儒者之學異於諸子百家者惟其六藝所載莫非帝王致治之成法其舉而措之則確然有益

於世而非無用之空言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至於老氏莊列之書雖推原道德窮高極遠盖有出乎孔子孟之上者然空言無實蔑棄人倫而不適於用使學之者如捕風係影終日茫然而無一得則徒能竊取其離世絕俗而不事事事者以爲自便之計耳魏晉之際崇尚虛無之習賤教化薄名檢至使清談廢務以憂勤爲末節以匪懈爲徒勞風俗寢失不可復振者由不知有六藝之學而異端得以乘間而入故也仰惟皇帝陛下焦勞圖治所以立道設教移風易俗者粹然一槩諸聖肆以萬

機餘暇 躬灑宸翰徧書六藝遺文刻石上庠以啓迪學者此其爲崇尚儒術表章聖經之意明矣而累歲科舉取士有司或不能推明 上意而所出試題間以老莊之語學者惑焉則於六藝之學未必能定于一也臣竊聞 元祐中呂公著建請兼用經義詩賦取士以盡其能而戒有司毋以莊老書出題故一時所得類多端良質厚之士此良法美意也今之取士旣以兩科兼用合乎 元祐之制矣臣願 申勅中外學校貢舉考官所試題目亦毋出於老氏莊列之書以排擯浮僞無實之

空言而使世之儒者一意於孔孟六經之習實名教之幸取 進止

乞選求實才以備煩使

臣竊惟 陛下總覽宏綱勵精圖乂寤寐英俊蒐訪無遺求賢勤政真堯舜之用心也然而五年于茲治不加進國威未振朝綱未舉庶事未備者有繇焉用人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期於不偏而已矣人才之在天下有三其一曰文詞華藻可以丹青帝典黼黻皇猷者其一曰持身嚴制行確所爲周密謹畏無

類之可指者又其一曰端方勁直沈實通敏可使
謀帷幄專方面而能定計於猶豫之秋應變於斯
頃之頃者三者皆貴者也而有用之才為難得此
其為文采則未必過人以細行則未能無缺而實
確然有用於世為國而欲養才於無事之時以待
一旦之用必多得若人而後可厥今彈冠應聘而
至者轂相擊於塗肩相摩於朝非不盛也然由前
二者之才則多而由後之所謂實用之才則或者
猶患其寡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後用今未用之
於臨機制變之地何從知其寡乎蓋自近年以來

凡任職乎百官有司者其文采蘊藉畏謹退縮常
有餘而肯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邊鄙不聳上
恬下嬉惟其期會簿書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
暇苟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
囁嚅趑趄遠嫌者不肯議避怨者不敢為如是而
求其任患恐未易得也臣是以有張弓之說欲望
陛下斟酌時務變而通之損二者之有餘以益其
一之不足文章行藝之士既以不乏於時閭閻秋
秋如是足矣惟是確然實用之才可以備煩使而
膺劇任者在於求之不病其廣得之不厭其多所

得之才爲無窮則其應天下之變亦無窮矣彼駢技儂巧抽黃對白含糊不決結舌不談之人閑居暇日羽儀於朝雖曰濟然可覩然責以大節不奪難矣臣之私慮過計率爾及此誠爲愚戇惟

陛下試以臣之言而默求三者之才當不逃於聖鑒哀多益寡斡旋人心在 陛下爲之而已取進止

損益三說

臣聞易六十四卦莫非聖人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孔子於易獨歎損益二卦何哉易之爲

易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已於此得其要則體易在躬舉而措之事業無難矣恭惟 皇帝陛下潛心義文之道而默契孔氏學易之要邇者闕殿廬之側以爲損齋躬灑宸翰作爲記文發明損益二卦之奧旨寫諸琬琰徧賜廷臣俾凡儒林之學易者舉得以聖王爲師而學焉寔多士幸甚臣猥以翰墨備數中祕抑嘗恭覽聖製紬繹斯文竊意陛下之所欲允蹈於此者其義有三此皆聖學高明得乎天縱而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也臣請即損益爻象之義爲 陛下別白而歷陳之其一曰

損思以益德臣觀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山位乎上其暖氣實鍾乎澤澤位乎下其源泉實接乎山兩物咸和而萬物生焉心之本體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涉於思則物交於外而忿慾動於中其酬酢萬變心有所蔽而不通者故損之爲德致其虛一而靜不使忿慾之私或萌焉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中虛無營五官自治蓋自其一思慮一玩好而每損之以至於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以惟損思可以益德其二曰損用以益本臣嘗謂損益卦

畫實相因而成義損九四於上以益初六是謂損上以益下夫苟在上者每損己以益民則損而不己其爻積而爲泰矣損九三於下以益上六是謂損下以益上夫苟損在下之民以益乎君每損而不己則其爻積而爲否矣否泰者無他爲損益上下之積也人君躬行節儉而示敦朴以先

天下所損者一人之欲而所全者萬民之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矣蓋自其一營繕一需求而每損之以至於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以惟損用可以益本其三曰損華以益實臣謹按震下巽

上爲益自春而之夏也萬物於是而敷榮光下良
上爲損自秋而之冬也萬物於是而孳斂四時循
環周而復始如其無秋冬之損則何以爲春夏之
益故爲國家者當夫典章文物粲然大備之後必
救文之弊納之於忠使湛恩滂沛誠意交孚確然
務求有益於實而不區區於繁文末節以緩政體
蓋自其一文采一制度而每損之以至於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是以惟損華可以益實此三者知之
斯爲智守之斯爲仁行之斯爲勇臣惟願

陛下尊此所聞行此所知日以就之月以將之損

之以馴致於無爲則堯舜恭己南面之治可以坐
致而損齋之訓將與虞書精一執中之言並垂諸
方冊傳諸萬世以爲後王法雖甚盛德蔑以加此
矣臣以管蠡窺測妄議天地之純全臣不勝冒昧
戰悸之至取 進止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五

拙齋文集卷第六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劄

上陳樞密論行三經事

某有少區區管見輒欲致塵露之益於左右雖非所宜言者仰恃愛予之素不自覺其為黷也某伏見近有請於朝者欲以王氏三經義復使學者參用其說而有司視以升沉多士 朝廷已有新降指揮行下某竊謂此一事所係於治體者甚大王

氏三經義雖其言以孔子孟爲宗然尋其文索其旨大抵爲新法之地者十六七此王氏之私書也詎可以垂世立教乎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夷狄本朝胡蝗內食之禍考其端倪王氏實居王何之責其爲三經義在孔子孟書中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以訓者仁人君子辭而闢之若救頭然尚且懼其有以惑世亂俗矧又從而唱率之乎此非仁賢在位之所應有也雖然幹旋變化以正人心善風俗亦願在上君子所以鼓舞之者如何爾某服在畎畝聞此一事寢處爲之不寧者旬

浹輒因通書僭言及此惟幸 樞密裁度之

與參贊陳舍人論進取事

某昨者兩因布綱行及饒州德清縣尉專人去俱常附布竿牘而便中亦屢拜台翰之賜蓋前後所承音好舉無不達者惟是一書云自莆轉附而來獨杳然莫知其誰何殆不可曉也某竊聞和戰之說近已有定論而大舉之策督府實任之鋒鏑始交旣仍有虹縣宿州之捷矣何其神也雖一勝一負自是兵家之常然兵謀所在一日萬變惟是不可易之規模不可不素定于此夫自巴蜀以臨中

原此不可易之常勢也。亘溫劉裕昔嘗用之矣。浮江涉淮以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拔虜庭此非不可以望雋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如赤壁淝水之二勝其勢固已有天下太半然乘此銳鋒訖不能得中原尺寸之地是何耶以不由進取之常勢雖幸而大勝若彼尚無以善其後所謂天時不如地利也。某前書固嘗論之矣。今且云爾者蓋聞王師之捷而疑其未得進取之常勢恐小勝未足喜而大計不可失是以越俎議庖而持此窺管之見以諗于執事者之聽竊聞兵不厭權時焉而已。

先人有奪人之心震霆不及掩耳是也。後人有待其衰取果者湏其自落是也。今旣驚泗宿震毫汴則彼旣知掩耳於霆震而不失爲奪其心矣。則爲吾計者固當假以歲月固吾圍使不可犯。徐爲進取之塗以待其自潰自落而後取之不亦便乎。恐未宜若是其亟也。今督府英傑如林鷹揚有日韜鈴畢湊講之熟矣。一介陳熟之談豈宜冒昧輕進於此時誠爲犯分顧以蒙左右愛與之素度越流輦當門下任重道遠且將赴功名之會爲國致命之秋則某不敢自同他人貢諛說之談以爲佞而

率左右平昔期待之厚是以狂瞽至此僭易之罪
惟門下亮之

上丞相論豐儲倉事

某嘗謂穀粟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興替繫焉古
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
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蓋其所以壽
萬民之脉開國體之隆者舉積諸此也恭惟

國家永念國計開隆治體近於行在創置豐儲一
倉於戶部歲計之外廣爲豐蓄可容百萬斛斗以

爲旱乾水溢之慮德至渥也某竊以謂是舉也正
三代聖王所以壽民脉隆國體爲不可拔之基也
雖使臯夔伊呂復生所以體國愛民者何以加此
某竊嘗俯伏農畝觀此規撫竊謂是舉也達之天
下則餘財餘力蓋將不可勝用願令諸州各准此
置豐儲倉一所當樂歲豐年廣行收采專以待飢
饉發散之用則旱乾水溢有所恃而不恐誠爲
當今莫大之急務也

論兵農劄子

某竊嘗謂魏張華善於說辭其語鮮卑則曰漢民

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
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
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而疾
之此其爲辭說可謂曲合乎夷夏之情矣魏之所
以強大於中原維此之故也恭惟 本朝祖宗定
都於大梁聚百萬之兵轉漕江淮六百萬斛以給
之承平之時大梁之兵安坐而食不知有江淮農
民之勤江淮之民按堵而耕不知有西北備耕之
苦兵農之勢不合不知其爲相資也南遷以來兵
與農合而在江左數十州之地夫旣相與雜居混

處則兵農分其勢兵必擾農而不念其疆畝之勞
農必惡兵而不念其有兵革之險此其所以相視
藐然而莫知其相爲用也某竊謂今之急務莫若
明以曉譬如張華之言使兵民農民皎然心知二
者之更相爲用則胡越一心中外同力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誠確然不可奪之勢也管見如此乞賜
鈞念下情皇恐之至

通問虞樞密在蜀川劄

某昨者致書右府得關徹瑩聽已聞鈞旆出爲護
視之役自是門牆益遠雖欲通問其道無繇竊惟

茲者陝路之行實膺一時之機會左右疇昔淮淝之勲烈固已著聞於夷夏震懾乎狂虜而見於已試之效矣舉斯加彼任此有餘而過計者猶未能深信也淝水之謀挫虜而奪之氣所異於謝氏者無幾矣然而使虜酋旣誅成師而退匹馬隻輪之無失如符堅之斃而國不亡者是則一時機會之失有不可悔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將不在是舉乎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彼者此未足追恨也

通問汪成都

間者經年未嘗一通記室之問雖道路阻脩里居僻左勢則使然抑私心卷卷所以向慕乎盛德至善者初不若是愬也比者伏聞叱馭馳板捫歷參井備嘗艱險已獲善濟台媿內外均燕福履恭惟驩慶竊惟全德君子心合高厚次舍所臨天地神明舉欲扶持而安全之是以履險如夷適遠如近其困必亨其貞常勝者固其所也即日浸涼伏惟稅駕錦城初盼教條未占已享吏民慰悅已興來暮之謠閩蜀同風古語有之某雖遠去函丈邈在數千里之外未聞蜀民喜譯之詳然去秋自泉舶

罷官而歸甫及里門即聞里之士民稱道豈弟仁明之政洋洋不絕口而甘棠之愛緇衣之好于今未泯以在此之無斃有以見在彼之必無惡也某以去年此時到家今既旬歲矣杜門而却掃且復溫尋舊學然性質蒙蔽疑誤未釋其思欲一侍警欵于門下此情不啻飢渴言念疇昔雖荷與進教載之私最厚而一自都下請別之後蹤跡靡定雖願承顏接辭而彼此參商每若相避然冥頑之質無從啓發天實爲之命也柰何某里居逾年服塵井臼諸况粗遣抑退之所謂兩事皆害性一生常

苦心每有此難比再申奉祠之請未知能諧遂否某自還里即欲一布問幅其道無繇子浩都幹親表中之親俊也往依幕府其行遽甚失此佳便後雖欲附致書問愈難矣而萬里行李聞其頗以書郵爲撓而憚於負重某今所附者期於必達而不以多儀爲禮是以簡去苛細而惟以幅紙布其梗槩所欲言者其他固不敢一一及之又念萬里一書非所以通寒暄叙睽闊而已誠亦冀萬一有補於左右以見忠告之勤不敢虛施也蜀地自今日言之誠朝廷根本肘腋之所係而左右方且任此

重責據此要津其於舉措之間梅吝安危所係不可不深長思也將相和則士豫附惟平唱而後勃和艱難時相勉以忠義必郭動而後李應此前識之所已試而後來之所當法也惟左右宜念之毋速近功毋貽後患四方善類所以期望乎門下者也此外復奚足道惟萬萬爲 廟朝愛重不宣

問候陳都大

某昨在泉城治任將歸始知左右有浙漕之除聞命即西某念遠去函丈自此睽隔誨席蓋嘗因便一布記室之問不審曾得關徹聽盭否某去秋還

里即洊聞杖節入蜀萬里出使蓋由精忠壯節見於已試深結媿知寵命益厚大用有階履仕茲始縉紳士大夫所共慰悅匪直蜀人之公願也抑正直靖共自信不回久矣繩準平直之下豈無側目者捫參歷井膺此賢勞之任豈曰無因而然哉然金之百鍊水之萬折其性固有根乎一定而必不可易者豈以險夷而更其操乎近聞旌旆西去已踰岳陽其距稅駕亦無幾日矣即辰浸涼恭惟攬轡慨然不澄自肅威望隱然已介燕間之備福起居住勝眷集均裕某里居踰年粗安區廛之守靜

閑無事遂得杜門壁觀稍收放心爲自牧計而質
弱機鈍未釋疑情礙膺之物何時嘿然頗有此歎
耳某一自還里即欲布叙問禮而介居每乏便郵
愒時玩日坐成睽間以至于今今也子浩都幹之
行而不可以失竿牘之脩又聞其厭於書郵且將
爲躬羨之舉某念苛爲禮節而不免於自浮自沉
則欲勤而反成曠闕是以止於幅紙惟布露曾素
之所欲言者而已蜀陝形便勢利實南戒用武之
國於其攻取有建瓴之易其守禦有天府之固而
世之事體有難言者交驩平勃之策基於陸賈一
言之間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要在察乎幾時之
宜耳此外復何足重勤聽瑩

拙齋文集卷第六

拙齋文集卷第七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書

上宰相書 時在書省

九月某日具位某謹齋沐皇恐百拜獻書于某官
鈞座夫所貴乎豪傑名世之士者惟其能任天下
之重也任天下之重者必能以其身當天下之患
卒然犯之而不懼吾固有以待之者矣無故驚之
而不動吾固有以察之者矣夫然故雍容廟堂而

精神之運可以折遐衝於萬里之外誠非凡庸之見所可俄而測度也易曰雷風常君子以立不易方夫迅雷風烈有可畏之威而且出乎人之所不意在常人之情鮮不爲之變色易操而由君子處之方且優游無事其所立之方未嘗輒易何哉彼誠知雷風之所自來而識其勢之所極則雖歷萬變而吾之所立常自若也不有雷風又何以見君子之常乎符堅擁百萬之師長驅南伐爲晉計者亦急矣謝安石廼於此時命駕登山圍碁賭勝鎮以和靜夷易若未嘗聞者本朝景德澶淵之役戎

騎大入充斥河朔先正寇萊公實建親征之議章聖皇帝每使人視相國何爲則曰酣寢中書鼻息如雷此兩賢者苟謂其漠然曾不以經濟爲意則夷考其時選將厲兵秣馬儲粟以爲戰守之備無一不足者而謂其誠有所圖回注措又未嘗見其爲之之迹焉究其所以然者德操而後能定能定而後能應臨機制變之道固如是也不如是世亦何貴乎豪傑哉某愚不肖昧於治道竊觀朝廷與北邊講信脩睦固結和好以休兵息民民之不識干戈戰鬪之事者二十年於此邇者道路傳聞若

有變於疇昔中外人情以淺意料之以私衷度之初不能無疑信相半乎其間獨幸夫廟堂之上深圖遠筭固已前定乎習中而視彼之從違去來未嘗不置之度外故其不易方於所立者如山岳之不可搖而民情賴之以安國體賴之以寧是豈褊中狹量輕愠易喜者所可涯涘哉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善用兵者無赫赫之聲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其老弱羸蓄者是乃所以要利而欲戰也使彼誠有意於用兵則其謀愈深其迹愈匿必將示我以無足畏之勢矣今則不然兵之未動而

其所經營都邑器械川陸道里土功之役凡道路之人舉得而知言之其然豈其然乎胡人之俗安於窟穴而以水草爲生射獵爲娛其轉而居幽燕固已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心之所樂矣大梁我中國之舊都也彼何樂於是而欲亟居之乎使其果遷而居焉亦豈彼之福也哉赫連勃勃亟戰有功群臣勸其舍統萬來居長安勃勃曰我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鉅魏界裁百餘里我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勃勃此言

誠是也都長安者虛名耳而失統萬之實利焉則
赫連夏必不爲也汴都之距幽燕已遠矣而幽燕
距彼之窟穴又其甚遠彼曾不顧兩河結集之黨
乘其前諸蕃部落之彊擣其後乃舍實利而徇虛
名獨無赫連勃勃之慮乎劉元海石勒符堅慕容
垂皆英武絕人足以雄視朔漠其所以經營中夏
不旋踵而覆亡輒及之者惟其不自安於羶裘之
俗而僑寓於冠帶之鄉如棲虎豹於江湖束猿猱
於圈檻豈能一朝居耶故凡近日傳聞已甚之談
疑似無實之迹皆未必然也然有一於此天下有

大信惟中國禮義之鄉爲能守之惟仁聖之君忠
厚之佐爲能履而行之春秋之時秦楚齊晉諸國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而會盟興焉始未嘗不相要
以信而其口血未乾渝盟以逞者衆矣何則信固
難守而難行也君子能爲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
我之能信可必也其安能使他人之心亦如己之
心乎婁敬爲漢建和親之議以謂天下初定士卒
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爲威未可以仁
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冒頓在
固爲子壻歿則爲外孫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禮者哉司馬溫公論之曰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義之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此其意蓋謂冒頓禽獸之心固難以信義望也使彼誠能推信義於人而必不肯殘民於鋒鏑之下則固不忍爲鳴鏑之事矣彼則有大不忍者而吾顧以常不忍人之心望之婁敬之術踈矣今之南北通和蓋二十年以於和而不欲復戰者亦人情之常也苟不欲復戰則其所賴於和者重彼知吾之重於和故每出其虛聲而示吾以欲戰之意非其果欲

戰也將以堅吾和也是以常執其機以要吾而吾必黽勉以從之如是而和故信不可保而其和難必也欲和之可必則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機在我然後操縱予奪惟吾之所欲爲 章聖澶淵之役既與契丹約和之後中國長無北顧之警者用此道也當契丹擁兵南來其意固以中國爲厭兵而憚於戰鬪也曾不知吾中國所以爲戰守之備者有素矣當是時雖朝臣有獻避狄巡幸之策者而獨畢文簡公寇萊公力贊 章聖爲親征之舉虜人既不利於北平又敗於保州又敗於定州知中

國之有守備而無畏乎戰也於是情見勢屈而王繼忠致書石普始以虜人之意來求和由是曹利用銜命出使以議和好而親征之行初不爲之少輟也夫始其爲親征之計者以虜之欲戰也彼其旣請和而通使則不戰必矣鑾輿固可以毋動矣章聖皇帝方且謂輔臣曰戎人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固已許之然亦宜爲之備朕已決成筭親勵全師况狄人貪恠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於一戰可再督諸路將帥速會駕前仍命陳堯叟乘傳赴澶淵北寨密諭將帥整

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由是大駕順動親督六師臨幸澶淵歡聲沸騰士氣百倍虜人再失酋帥褫氣奪魄求哀請命惟恐不免至是而後許之以和故能使狼子野心審知戰之爲害和之爲利乃可長久也彼其人懷章聖之恩而不忍負畏章聖之威而不敢犯雖百年無戰可也由是知和則不戰戰則不和而無憚於戰者是乃所以爲和也今之欲使北邊保其和而不失者惟其以章聖澶淵之役爲法無憚於戰而已矣苟無憚於戰彼其萬一不顧和好之重而稱兵以南來則吾所以待之者

亦惟聲其背盟之罪而會師以比討有進而無退此不易之至計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將欲有事而無憚於戰必於無事之時先爲可戰之備以待之戰之所須者不一而足士馬也器械也城池也芻糧也芻茭也舟楫也俱不可以無備而其要則以人材爲先兩軍相交惟人材之裕然有餘者勝而勢之強弱衆之多寡不與存焉謝安石挫符堅於淝水議者以爲幸而勝非也堅之發長安戎卒凡十餘萬騎二十七萬號稱百萬旗鼓相望水陸齊進其勢非不盛而安石以謝石爲

征討大都督謝幼度爲前鋒都督與謝琰亘伊帥衆共八萬距之雖衆寡不敵而較其人才之優劣則幼度之徒固足以吞符融姚萇輩有餘矣堅之登壽陽望見晉兵部陳嚴整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觀此則晉之人材可知已是以雖有如林之旅而其將士不競則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而聞風聲鶴唳舉以爲王師至又奚以兵多爲哉故養人才於無事之時以待有事之用不可不以爲急先務也凡天下之所謂人才者三其一曰文章華麗可以丹青帝典藻飾王度者其一

曰持身嚴操行確所爲周備謹密初未嘗有纖瑕
微類之可指者又其一曰沈實通敏有用之才可
使謀帷幄專方面而能定難於猶豫之秋應變於
斯湏之頃者三者皆才之可貴者也而有用之才
爲最難得此其爲才以文采則未必過人以細行
則未能無缺而沈實確然有益於世故爲國家者
養才於閒暇之時以待倉卒之用必多得若人而
後可由前二者之才其文非不工也其行非不謹
也以之當平居暇日羽儀朝廷可矣一旦乘之以
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

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非所與共患難者也龐士元曰儒生文士豈識時
變識時變者在乎俊傑然則攷其可與共患難者
亦在多得夫識時變之俊傑詎可以專伏乎儒生
文士哉今之人材彈冠應聘而至星列棊布乎職
位之間可謂甚盛矣然由前二者之才則多而由
後之所謂實用之才則或者猶患其寡夫有用之
才必待用而後見今其未用之於臨機制變之地
也何從而知其爲寡乎蓋以近十餘年來凡任職
乎百官有司者其畏謹退縮常有餘而肯爲朝廷

慨然任事者寡也事無難易惟在乎任之而已平居而肯任事是乃有事之日所以能任患也邊鄙不聳上恬下嬉惟是簿書期會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暇苟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囁嚅趑趄畏首畏尾遠嫌者不肯議避諂者不敢爲如是而冀其任患未易得也用人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文章行藝之士不乏於此時閭閻秋秋如是足矣惟是實用之才智謀之士可以備麓使而膺劇任者要在於求之不病其庸得之不厭其多所

得之無窮則其應天下之變且亦無窮矣 章聖澶淵之役其一時人才所賴以制敵者以其文章言之則未必工以其細行言之則未能無缺所以能挫強虜而奪之氣者一皆可用之實才爾故其扈駕則王超李繼遷高瓊其守禦則魏能石普張凝田敏王瓌賈宗李延渥其漕運則張齊賢丁謂董龜正李亞荀其約和則曹利用此其大略也若其他姓名見於國史者甚衆凡此人才非其至於有警而後求臨戰而後得也其養之有素則縱橫顛倒惟吾所用爾蓋天下之才隨叩而鳴隨唱而

應未有吾以是求而彼不以是至者特患不知養之於無事之日而欲用之於有事之時則倉皇四顧莫知所爲果能定大業而立大勲乎譬猶養木者必有以灌之溉之則可以異其爲棟梁之用養馬者必有以芻之秣之則可以異其爲致遠之用彼其號爲實用之才智謀之士亦必翹然有以自異於人而不甘與凡下者伍也如能養之於閒暇則爲機益深爲力益銳爲志益廣出而任國家之事宜其綽綽然有餘裕矣不養而求其用是何異不灌不溉而欲木之支大廈不芻不秣而欲馬之

致千里胡可得哉伏惟秉鈞之下以章聖之旣効者創爲一定之規模主張而力行之則吾國益強吾政益舉內治已立何外攘之足慮哉區區管蠡之見幸賜鈞念某下情懍惕之至

上宰相書時任福建市舶

某冥頑之質疇昔荷門下知獎成就之大賜缺然未知所以報稱洪造之萬一者而疾病痼之俾不獲以駑鈍自効今者恭遇鈞旆還朝再持魁柄以彌綸海內之務贊翊聖主登崇英俊以開創太平之基業某當此千載難逢之會幸而沉痾有瘳誠

願伸喙披臆一展曾臆之所欲言者以圖報恩造之萬一豈敢泯默以自棄於妄庸無取之域哉某切觀聖朝近日厲兵積粟脩車備器圖爲大舉將欲蹙牙犁庭深入朔漠禽頡利朝呼韓以紓吾中原士馬之憤氣盡還 祖宗之土壤蓋有日矣廟朝之上宗工碩德講之旣熟策之旣精方且旁訊博訪不遺一介之善此正儒學之士披肝膽露情素以自竭智勇之秋也果宜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哉某切有區區蠡管之見願借竿牘之勤致諸門下自謂稍合時宜未知果可以裨助朝議之萬一乎

姑試陳之惟門下擇焉某切嘗謂天時有機地理有宜行其機天不能使之敗失其宜地不能使之勝是以自古英雄之大有爲於世豪傑將欲出而赴功名之會者固自有進取之常勢存焉唐一行合兩戒山河分爲南北二紀南紀之地經緯吳楚纏絡江漢雄據山河之半而惟以巴蜀爲負險用武之國蓋巴蜀者南紀之首而江漢上流固其尾也昔者三國鼎峙之時劉備得其首而尾不掉孫權得其尾而首不振是以兩無成功孫權之於吳非無賢能非不英武然而筭計見効卒以不贍者

何哉蓋由江左以圖中原非所謂進取之常勢而其進取之常勢實在南紀負險用武之國則巴蜀是也古之人由江左而得中原收成功蒙顯効蓋有之矣劉裕亘溫其人也溫之舉也以先得李勢裕之舉也以先平梁益莫非用以為資也然則由江左以圖中原必以巴蜀為進取之常勢其理昭然無疑矣譬言之人之四支百體平居暇日脩容儀飾言動固不可以闕一至於與人鬪則用力舉在其首焉有與人鬪者不由其元首之力而可以求勝乎由江左而圖中原縱使其兵謀將略能以僥

一時之勝如周瑜之赤壁謝元之淝水論其勢力之所至固宜有天下太半而曹操符堅厄於此時一敗塗地瀕於死亡不能自振宜其乘勝席卷中原之地以全三光五嶽之氣立成帝王之業為萬世社稷永永之傳此破竹之勢也然而吳晉之所幸者惟此一勝耳一勝之外曾不得中原尺寸之地是何耶蓋由江左而圖中原必非進取之常勢雖乘此二勝者尚且無以善其後而況其瑣瑣者乎朝廷比者肆六月北伐之師前茅所指曾未旬浹遽已有虹縣符離之捷捷音所暨驩聲喜色周

浹環宇其於是時實持此窺管之見固執不變方且以平昔曾臆之所懷者爲王師旦夕慮之偶有專介部本司綱運至淮上某不避僭越遂以區區此言爲督府參贊舍人諸公言之未幾忽聞王師覆於符離其所挫衄視疇昔之勝有不足償者某妾庸人豈敢繆謂未戰而能知敗證蓋以天時之機地勢之宜而審觀之實見夫是理之昭然是以設爲不易之論如此今旣噬臍之不可悔矣敢復以是爲門下獻切謂王師他日必欲北首以圖中原復故壤其勢必宜用巴蜀爲資諸葛孔明所謂

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一軍出秦川者此實不易之常勢也亘温劉裕之功可覩矣或乃浮江涉海以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拔虜庭此非不可以望雋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非所謂進取之常理則必不可以一望十全之功也夫兵不厭權時焉而已先人有奪人之心震霆不必及掩耳是也後人有待其衰取果者湏其自落是也王師曩日旣已驚泗宿震亳汴一勝一負更相乘除則彼旣知掩耳於霆震而不失爲奪其心矣爲今之計者固當巽以行權遵養時晦假之歲月謹吾內脩外備

三五四
使江淮藩籬之圉截然有不可犯之勢然後為進
取之常勢因用巴蜀為資出於負險用武之國以
乘其自潰自落然後取之不亦便乎政不宜若是
其亟其眇才踈遠率爾有言遂僭于廟議誠為
犯分誠為躡等顧以受門下深知政圖所以裨補
萬一用之所在遲之歲月不可追悔者是以屬因
專介即遽為門下言之誠真愚者之一得或有以
裨高明之萬一耳冒黷威嚴下情不勝皇恐之至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七



拙齋文集卷第八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書

上王參政

其嘗學詩於三百篇披之味之習之熟之詠之歌
之竊以謂無如衛風淇奧之詩為最最美最善也夫
三百篇之詩出於溫柔敦厚之作皆古詩也其被
於國風雅頌之音則皆古聲也刪其不合於理而
存其合於理者則皆經夫子之手也而獨有取於

淇奧之一詩者何哉蓋是詩實具六義四始之體而他詩無有也雖文武成康雅頌之詩爲治世之音然雅止於爲雅頌止於爲頌而已俱未若是詩之備也某嘗潛心於是詩而商論之矣觀其序謂是詩也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序之此言其發明此詩之旨可謂深切著明矣武公爲周之蕃宣於外而德盛業崇其一時之諸侯莫加焉故舉斯衛國之政達之天下而進爲天子之上公其政亦猶衛也詩人作是詩以美之而序者撮其樞

要爲之發明以謂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其德有三焉有詞章一也能聽規諫二也以禮自防三也三德而有一於此已足優於天下矣而况衛國乎此序詩者之所以爲善學詩也今推序之所明以求於詩蓋有可得而言者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蓋所謂有詞章也匪者詞章之可見者也他人之文章能取況於一物已彬彬然而可觀武公兼是數者而有之美孰加於此乎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所謂能聽其規諫也武

公之在春秋之世最爲能聽規諫者國語載其年數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彼其在耄期之歲居輔相之位猶孳孳於箴規如此其至況當其春秋鼎盛之年方如綠竹之猗猗青青乎寬仁也綽綽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言武公之待卿士有寬仁綽綽之度凡以規諫來者無所不容也或其言之有過而推其樂與之誠方且以一張一弛之道亮其善戲謔之不爲虐矣此武公之盛德也瑟兮僾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

夫以武公之年高德劭爲世壽俊當時卿士之乘重較者孰有出其管蠡之見而能補其德善之萬一乎而武公方且恂慄根乎其中威儀華乎其外惴惴焉若有所甚畏焉想其威儀之赫咺其必如鄉黨之稱孔子有所謂翼如檐如之容矣其自防以禮至於如此則其德之所就又爲如何哉詩人以是形容武公之盛德而言其所以入相于周者由此蓋舉衛國之人咸稱願然而樂其如此也故是一詩之在三百篇之中獨爲具六義四始之體焉詩之六義一曰風風也者有以風激而微言之

也此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是也二曰賦賦也者有所鋪陳而歷言之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是也三曰比比也者有所形容而喻言之也如切如磋如金如錫是也四曰興興也者有所感動而借言之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五曰雅雅也者有所稱述而正言之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是也六曰頌頌也者有所形容而美言之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蓋不必乎關雎鵲巢之類而後謂之風不必乎鹿鳴鴻鴈之類而後謂之小雅不必乎文王生民之類而後謂之大雅不必乎清

廟那之類而後謂之頌由詩人之詞分是六義而四始在其中矣此淇奧之詩所以具六義四始之體而在三百篇之中爲最善最美焉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不惟後學者之所宜盡心雖孔門之學詩亦尤留神於是一詩焉夫子於大學之篇蓋嘗舉是詩而爲之訓釋其義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蓋言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無它焉唯其有是盛德至善民之所不能忘故

也子貢之學詩亦然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得於此詩之義而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夫子從而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蓋亦言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者無他焉惟其富而能好禮是以其能聽規諫至於如此也夫惟淇奧之詩見於孔門之所稱述者如此見於作序者之所發明者又如此武公之所以入相于周耄期蹈道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享天下之備福

而不爲過者豈偶然哉某愚不肖自弱冠知書以來固已三復是詩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心滿意得而不能釋手矣年日加長閱世浸熟而益知初心之可信每謂在三百篇中若召南之甘棠衛之淇奧鄭之緇衣皆盛德事人之所欲致意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然觀近世之爲政者因陋習簡鮮克由此蓋嘗掩卷太息而浩歎夫盛德事之不可復見矣伏自判府端明參政之爲政於此邦也一年而民畏二年而民愛三年而民樂行將以政平訟理之課最關徹乎明目達聰之朝而入相天子

某採諸輿人之所稱頌而退揆乎愚昧之所沾蒙
輒以淇奧之所稱道者而擬倫焉竊謂淇奧之美
衛武其所以入相于周者惟其有詞章也惟其能
聽規諫也惟其以禮自防也是以其上獲乎君下
獲乎民昭升敷問咸臻其極焉今某官之所以藹
民譽對主知將遂入相于天子以鈞陶乎四海九
州之衆者亦是物也某在閩俗比屋之中所以知
盛德至善之舉合乎淇奧詩人之所詠者蓋身親
而躬履之誠知夫有此三德之備而非得之臆度
之餘也是以形諸翰墨不揆狂瞽而冒獻此詩之

說以預爲自衛相周之慶不自覺其爲辭之費禮
之黷也昔駸蔑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
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遂如故知焉某自聳觀神明之政以來懷此淇
奧一詩之見欲陳諸門下久矣而未得堂下收器
之便也今旣可以言矣不避夫辭之費禮之黷輒
冒昧而僭陳之姑令足以表見夫言之不可以已
焉者而已非敢有他冀也

上何憲

其嘗觀孔子有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雖四言而實一言也其大要爲講學而言也講學而明則德之必修矣聞義之必能徙矣不善之必能改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惟講學乎夫學者聖人之極致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無非學也六聖人之所以汲汲者以彌綸天下之事業爲學者仲尼環轍天下卒老于行於事業無所施設則惟以講學爲其事業六經之書皆講學之所成就也論語之書皆講學之所見聞也三千之徒七十之士四科

之目其朝夕所以肄習乎洙泗之上杏壇槐市之間閭閻秋秋濟濟翼翼者捨講學無餘事矣故講學而盡其道莫夫子若也今其言方且以學之不講爲憂豈夫子於講學之功而果欲然有所不滿於心乎非然也聖人之言此將以啓發世之學者使之進進於是則無所復憂也夫子之於禮經蓋嘗極論夫講學之功以曉學者矣其言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致樂以安之學之必有講猶耕之必有耨也耕而不耨雖有善稼而荆棘草莽雜然

生於其中求其鬯茂叢密沒世而不可望矣惟學亦然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良田美種旣得而施功於此不有講焉此茅之所以塞其心也此學殖之所以將落也此鹵莽滅裂之所以報予也雖欲聚之以仁安之以樂亦無因而至矣故繼以治情田者五而講學以耨之者其要也古之善學者有弗學學之而其不能則必不措也有弗思思之而其不得則必不措也有弗辨辨之而其不明則必不措也有弗行行之而其行不篤則必不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夫旣於常人之情

用其千百倍之功則豈以少有得而措之哉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道也愚猶可得而明也況於明而益明乎柔猶可得而強也況於強而益強乎博學審問深思之於其始力行之於其終而必其辨之之明於其中然後見善明而不爲異端邪說之歸故所以爲誠明之學者五而講學以明辨之亦其要也然則學之不講豈非聖人之所宜憂乎學於聖人者雖其所得之粹駁所入之淺深固自有差等然究其處心無非以講學爲其急先務者如子貢之於詩是其師弟子之間相與講學之尤

深切著明者也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
悟於詩之切磋琢磨之義夫子許其進於講學之
益而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有發於詩而曰禮後乎夫
子亦許其講學之益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此二者其爲講學之功深矣然猶必有所答
問辨論而後能推明道學之益焉其辭費矣非其
至者也德有進於是者則無所事於答問辨論而

深造自得之者曾子是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此則於一唯之間心通而默識之雖
一辭不必措也其爲講學之功抑又深矣然發於
一唯之間以會一貫之理猶且容聲也德又有進
於此者一唯之聲亦不可得而聞也顏子是也夫
子稱之曰吾與回一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
吾言無所不說殆不容聲矣曾何一唯之贅乎此
其爲講學之功深之而又深矣回雖不容言而夫
子猶有循循然善誘者存德又有進於此者則兩

忘言矣温伯雪子是也其見仲尼初不言也仲尼亦不言也相得於目擊之間而道存焉如以燈對燈光光相涵以鏡對鏡照照相入至於是則無講亦無學也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耳順而目擊焉者此夫子縱心踐形之地而温伯雪子亦進於斯此其所以與夫子並立於至聖之域而無以復加焉者也雖然此聖賢之所獨進者非可以常理期常材到也惟子夏子貢之有所荅問辨論以推明其理而輔益其學者此則中人以下之所能學也某之愚不肖碌碌無以喻人者而自知書以來獨

嘗刻意於是雖窺及肩之牆不得其間而入然啖甘柘之境則已漸知其味矣頃在三館所從者多得海內之耆英而朝夕與之周旋蓋亦忘寢與食廣求博取以究心於講學之益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去國南來塵俗汨沒世故侵奪甚矣方且離群索居聞見單狹而掩杜於環堵之室學之不講而私以爲孤陋之憂者蓋十年于茲矣當此之時如逃虛空之夕聞人足音固已跼然以喜况兄弟親戚之聲言欵其側者乎不自意茲者一見大君子而受知於頤揖之間剖心於立談之頃聲氣之同臭

味之合有不期然而然者遂蒙台慈洞照其衷略去勢位謙光下濟特榻延之高軒過之開以親炙之期許以直諒之益俾得日奉燕申以商推此道退自循省某之所以一旦遽然得此於左右者豈非偶信其區區講學之功而望其或將有以致消塵之助乎某之寸心誠知夫有講而後有學也苟無講則無學矣故凡某之所爲多識前言往行以爲蓄德之具者會歸於講學之一理而舉無遺者不可以歷陳而縷數也姑以其一二尤章章者言之論語之開端旣以學而時習之爲可說矣然必

至於朋來自遠而樂之者蓋講學之樂也學記論士之爲學必在乎博習而親師論學而取友然後謂之大成親師而必其博習取友而必其論學者蓋講學之資也論師友淵源者以爲大川三百必求之師支川三千必求之友師所以教其大友所以輔其小皆如川之方至焉者蓋講學之衆也前輩論作文必具三多而有所謂持論多者講學之持論也古人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者講學之夜話也先達云世之君子凡見前輩者其淵源自別雖不及見而喜商論前輩言論風旨必與常

人不同者講學之商論也邵康節之觀物內外篇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者講學之觀物也張橫渠之正蒙書發揮內聖外王之業者講學之正蒙也夫惟一講學而有如是之多益焉某之今日乃實得是多益於左右何其幸之多也某之軍氣其不競也久矣茅塞此心學殖將落且將入於鹵莽滅裂之域而爲下流之歸者其塗窮矣今左右實以鼓噪作之以介冑先之某雖不敏起懦志於棄甲曳兵之後賈餘勇於任重道遠之塗請事斯語於此拳拳服膺於此欲罷不能於此殆將推洪毅之寸

心努力於斯道冀其萬一之有聞者是某今日區區之志願也閣下旣矜念其愚而樂與之進則某方將朝夕求侍博約之誨於函丈以深究商賜講學之益庶游進於默識忘言之地豈不躋歟蒹葭之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迴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某嘗竊謂是詩也亦講學之詩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云者此言學者之待先生長者之教誨以收斂成就之猶蒹葭之待霜露而蒼蒼然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云者先生長者之所在寔道之所在也溯

迴從之道阻且長者先生長者而或在王公大人之位苟願學焉者方且以勢利之私求之所以求者非其道則孺悲之欲見且將辭以疾滕更之在門且將不見荅矣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者求之以其道故王公大人之所樂得而教育也某之卷卷之愚所以求於門下者意實在此惟閣下念其慳慳之誠如是之不苟合也而嗣與之進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八

拙齋文集卷第九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書

荅劉先生

某晚生無所知識懷居里閭方且以不得從師學問爲歎豈敢受徒講學惟士人相與習場屋事業耳偶誤來者稍多出題讀課遂至罷費心力去冬瘧寒之疾正坐此也然以事有未獲已者故心知其非而猶爲之每以自愧果以上貽先生之念茲

蒙誨諭諄諄仰認愛存之厚意且知其得罪於先生者大矣三復斯言感愧感愧謹當遵承庶以不忘先生之大德也某比因經界執役之勞切因自思學者之爲學不專在書冊子上要須事事是學方爲有用工夫舜之在歷山伊尹之在莘野顏子之在陋巷豈以文字語言爲學哉正惟事無非學者夫喜怒哀樂貧富貴賤從違得喪安宴勞苦日接於其前者紛然萬變而不窮不知古人之學果何以至此小用之則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大用之則謹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此雖大聖人之事然學者所馴致于此者蓋必有所入之塗矣愚暗未知其說敢求先生一言之誨釋此蒙吝下情不勝蘄望之切

寄遺逸先生

某昨者春夏間連辱先生賜書誨以爲學之大要諄諄開諭不啻若親提其耳而命之者私所慰懼無以云喻方欲布謝適遭李表兄之喪哀切倥傯是以雖欲請益而未遑也因循及今且復累月矣曾中茅塞卒未能有所啓發敢因通問輒復伸布

區區之懇重念某以至愚極陋之資加以離群索居之久蓋嘗以學問之不進爲疑然反而求之於心則懵然莫知其所以受病之處中奉先生二書皆以剛健之德爲教三復太息始覺其學問之所病者正在於此先生之言可謂見其肺肝矣蓋由某器質昏囂而加之柔懦是以臨事類多乖誤縱或有審知其是非所在之時而其勇又不足以有守亦往往知其非而爲之此其爲疾固已入之深積之久而不可救藥矣因先生之教而稍自覺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信哉此言也謹當以乾

之文言彖象朝夕誦之以無忘先生之大德而冀以起此昏懦之疾也然切意以謂始於君子之自強而成於文王之不已此實聖人之學也而學者之進於此所以爲日用之功者必將有本末先後之序也諸爻文意類皆以學問進脩爲說不知當以第幾爻之所言者爲始學進脩之階其逐爻之次第積累以至於位乎天德者其先後等級當如何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惟天下之至正爲能充其大丈夫之實某因先生之教切不自揆將欲有志於此而念古人之所以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者盖有至要之道備於此矣求先生之一言以爲據使歲月之久或得以稍變其氣質不至甘自棄於昏懦之歸實先生循然善誘之賜其欲求益於師門不能贏糧掘衣以問而數問以書誠知罪矣惟幸矜察

上胡教授

某侍旁諸况如昔俱不足道惟苦於離群索居之文學問殊未有得力處以是愧於先生之門耳去春蒙先生賜書因其有實頭下工夫之問爲舉上蔡先生之言以謂讀書惟用得者是當時啓緘三

復深歎斯言之簡要真所謂著實工夫也朝夕諷道以事斯語然某之愚意猶有所未喻者不敢自措即欲以書求益于左右適遭李表兄之喪哀切倥傯故雖遇便而不獲一言旣而聞先生遭罹憂患未終大事又未敢以此浼瀆先生之聽因循及今且復一年矣胷中茅塞卒未有所啓發敢因通問輒復布盡其愚夫讀書用得者是要在乎以其所讀者體而用之不在乎區區之誦說也不知所謂用得者爲復是纔下工夫之時便取諸古人之一一言而固執之孜孜力行要之以久而後成如

張橫渠之恭而安十五年學劉待制之不妄語二十年學之類乎抑且潛心玩索優游厭飫以要其自得之功然後以其所自得者而終身受用之如尹和靖心廣體胖之類乎某嘗聞范監煎三丈叔儀說伊川嘗令尹和靖看心廣體胖一句和靖潛心數日忽有所入往見伊川伊川問如何看和靖長哦心廣體胖四字云某到這裏有樂處說不得伊川首肯之和靖云某平生受用惟在此四箇字此二者雖要其至處則同然其下工夫之時或用之而後得或得之而後用則若有不同者敢求先生數言以決之庶幾得以服膺先達之格言以爲著實工夫或有所入以無忘先生之大德實卑懷懇切之望也率意以陳甚多悖於理者然如頃者妄意以謂若不求之文字語言而強索之則或至相忘而無日可見之効有此垂繆之論然後有以發先生至當之精義是以不避喋喋惟幸先生垂察

荅黃晦叔仙尉

頃辱惠書閔閔焉下問之勤卷卷焉進學之篤發於辭翰甚善甚善某是時門戶適有嫁遣之役事

之方殷不遑以書報也今既可以言矣試遂畢其說而晦叔聽焉諺有之曰世無科舉人不教子朝無利祿士不讀書今天下閨門鄉黨之間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者何嘗無教而家塾黨庠之內日讀百紙月讀一箱者何嘗無學豈其所教所學舉皆爲科舉利祿設哉豈其無科舉利祿則教學俱廢哉此言疑於厚誣天下之人然而亦非過論也今之父兄之所以教與夫子弟之所以學雖不皆爲科舉而其本心豈有不由科舉利祿而來乎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爲利而學此其本

心也其本心在於爲利而能推爲道之心充之以爲大人之學者非其理勢之宜也其弱冠而入場屋強仕而從吏役某之於士之趨操志願聞之熟矣彼其平居暇日懷鈔提槧以從事於燈窻之習孜孜汲汲突不暇黔席不暇煖而每以爲不足者孰非爲科舉利祿計哉及一旦功名成遂得一第如針芥許而回視平昔所學固已如魚之筌如兔之蹄而視爲无用之具矣其棄之惟恐其不速也由是束書於高閣而不讀之矣其朝夕之所從事者非柱後惠文之習則禽犢刀筆之智也未歷數

年而風聲氣習之所移口體居處之所養已不啻如膏梁子弟之爲而無復寒素之故態矣由是知今世之士讀書爲學以取科舉利祿其未得之也旣出於不得已而不可以已則及其旣得豈有得已而不已者哉諺之云尔者雖若過論亦非厚誣天下之人也今晦叔以宏材博學發爲彪炳之文擢榮科登膺仕以光耀其鄉閭之觀酬荅其燈窓之勤號爲邦之俊彥而後來者取法焉自世之常情觀之其於學也可以已矣其於書也可以束之而不讀矣迺且安於衡泌之棲遲甘於齏菹之淡

泊其讀書爲學之意方興而未艾是以粲然見於辭翰者勤勤懇懇其所願學之志甚乎飢渴者之於飲食也抑不知晦叔之志其於學也可以忘矣而念之不置其於讀書也可以略之矣而講之益詳果欲何所用之哉果何所志而能不已於學哉凡晦叔之所爲汲汲然有求於某者皆過也某私自循省其曾中之所記憶紙上之所獵涉而偶爲鄉黨之所信重者皆場屋腐蠹之餘也芻狗旣陳不足重尋之矣將何以應晦叔之需求滿晦叔之願欲乎雖然有一焉歐陽子有言曰至哉天下樂

終日在書案黃太史有言曰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乎胷中此則大人爲道之學也晦叔之所願豈非將欲樂歐陽子之所樂味黃太史之所味乎歐陽之樂無絲竹而娛非世俗之樂蓋至樂也黃太史之味無鹽梅而適非常羞之味蓋真味也樂此至樂味此真味者靡不有初而鮮能克終也晦叔試知此樂此味之淡而不厭焉必遲之而悠久然後有以見其高明光大皆由此而進矣某嘗有志於是而未得其門而入也方且願爲副車別乘以共推於九達之達如砥之周道焉晦叔姑且遲

荅陳景衛

而待我我將俟其奔軼絕塵而瞠若乎晦叔之後矣瞽言如此未知是否惟晦叔裁之

景衛祕書尊兄昨者王增城之官以尺書附其行尋聞旣徹視聽而隨有報章之賜矣不意見奪於波神悵恨經年未已也今茲增城介來旣辱聲問且復以故歲所賜者爲旣得之驚喜又不意去珠之復還也披味再三辱眷予之意益塵而教載之誠尤篤自惟亡似何以數千里得此於景衛雖不以時蒙其何後之有感慰感慰即日臆寒栗烈尊

體復何如恭惟涵養之久造道益深某里居奉祠諸况粗適病體年來浸以強固雖體力猶有少虧然起居動作亦幾乎全矣兒女之累近畢安貧委分遂覺日有餘閒晏然無事幸莫大者聞景衛近失中壺之助此亦古人進道之一塗願所以處此者如何某年益加長而日新之功缺然學之不講其殖將落矣永惟前脩益遠世論日卑爲善者少索居孤陋當此之時在朋友善類中得失一兩人便覺有低昂輕重之勢其於已事所繫者非輕也是以思見景衛不啻調飢每得景衛書則至於喜

而不寐也所示論語解義誠哉是言某昔者聚學里巷鄉人誤相聽服此說本爲青衿之子言之非所以喻成材之士也兒輩隨聲記錄遂至成書形於刊鏤豈某之本心哉自有此書某每一見之輒有屬垣之悔雖欲滅跡掃除已駟追無及矣更沐開喻何愧如之龍斷之論尤爲精確然某之繆戾形於此書者顛末皆然景衛既不我遐棄尚願一垂示雖既往之悔尤已難湔洗抑聞過而改在淺陋猶有望也增城持書者自長谿來索報字苛甚恣遽布此少見卷卷仰德之私歲晚惟蘄任道

多愛

復李文授

傾蓋雖新耿耿良覲如懷故舊忽辱貺書慕上之意甚勤而問學之念逾篤其爲禮際善矣願如某之不敏其何以稱之悚側悚側某生身介僻困學最晚加以從師友之日淺資稟涼薄汨沒世味十寒一暴無深造自得之功竭來此邦索居孤陋儻然其躬日懈日忘愧負初心多矣不自意左右過聽猶用故意求之惠然肯臨以道學相磨切期將共進乎是懦衷淺志此勇不作久矣今左右復援

桴而鼓之忸怩動乎中憤悱激於外始復振發竦動慮衡心困勃然有任重道遠之思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左右天資粹美而少親過庭之訓蘭馨玉潔日濡耳染其絕去常人遠甚且將虛己好問如此此其於道也如水東注而車南指苟不息之誠加焉其至可必也三復來音陳義甚高而允執謙柄汲汲然若將有求於不肖者願某方將求益於左右其安能有益於此乎雖然厚意不可以徒辱也輒以管穴之見率尔爲報而左右擇焉非敢以爲是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學願所以養之者如何耳古之學者其禮樂聞見視聽之所接莫非養也去古既遠凡學之所賴以爲養者銷亡殆盡無其具矣獨有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今猶古也譬諸草木苟植之得其地無傷其根無搖其本培壅灌溉之功既至則其枝葉遂茂日加益而不自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矣吾儕既不生於中原衣冠所萃議論所出之地又不及見承平無事大朴未散之時惟其前輩言行出處之大節得於所傳聞者要在好古敏而求之如飢食渴飲之急如農之於穀工之於器商之

於賄無斯須可離以是爲學則日新之功可期也某躬所不逮言之有忤而輒以貢於左右盖念非是無以荅左右之勤亦相與左右共致力乎此也抑來書所得復有某淺陋之所未喻也復不敢苟同也試爲左右辨之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釋老之學絕滅人倫其過大矣吾儒所以辭而闕之無它專爲其高遠矣左右以儒爲學其出入於詩禮過庭之訓熟矣今其論學方且以有室家爲累以仰事俯育有所應接酬酢爲妨於道超然有絕物畸人之意抑不知左右之意必以讀書然

後爲學耶其無乃出與物接則喪其所以學耶吾
儒之道無所擇也無所離也即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五者而道行乎其間矣必將有所擇有
所離棄而人倫反而天叙然後爲道此則流於清
靜寂滅之歸矣不願左右者之爲之也橫渠先生
正蒙呂博士解釋頃在閩中每所誦習行役未嘗
持携夢想所念欲遣取將而來也張侍郎中庸說
尋當取以寄左右惟少湏暇之書府所藏有可以
表見前輩邪正是非之分終始本末之詳者願洵
得其一二以起此驚散如何扁舟乘興何日黨遂

晤語爲期所欲言者非此能究惟萬萬爲家學自
愛

荅王子由

子由知縣賢友稍不聞動靜遠辱惠書勤懇且蒙
轉送景衛陳丈所貺誨音累紙念非子由好賢樂
善孜孜不勌則某何以數千里得此於長者感德
無已即日臆寒德履復何似諒惟豈弟正直神所
介聽履况日勝不卑小官政是前輩爲學致力要
切處居下位而盡心於職事與夫在上位酬酢天
人之變者無二道也太學之書曰若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語所以誨喻爲政者明甚子由之所當念也承諭邑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不免於惡何以使善不善者併好之耶某切以謂當觀其所以好惡我何如人也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則其好我者爲可喜其惡我者爲可懼若乃流俗之好惡則兩不足卹也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子由之爲政於斯邑誠使邑之君子能好惡人者以子由之政爲是此外雖舉國之人皆非之吾行而不顧矣尚何尤悔之有還介自秦谿來立需回字迫歲多事恣恣惟多多爲重親自愛

荅張安國舍人父子書

某疇昔効官都下所閱時髦國士多矣每惟以間見長者獲識實才爲幸何慰如之何慶如之故歲請違未幾某抱病竒廢偶於死中得活延駐及今餘毒猶未盡也遠蒙台慈遣介存問貺示誨翰所以慰薦矜拊之意甚厚自非德愛之誠發於忠誨何以及此披誦感激無以名喻即日庚暑方隆共惟豈弟君子神介所聽台體起居萬福某頃得外

補渡江此來宗司職事殊爲稀簡而紹興應接亦少蓋可以終日杜門靜以補病悔以補過昨則非矣又未知今之果是否思見君子求開悟之悔頽邈然千里未易遂也淮壖之圍以人而固吳人云防護風邪不過數處鄭語云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固長者之所素講而熟知者尊所聞行所知將在今日日日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空言云乎哉所欲面剖非一而足瘴暑力疾姑此以爲門下謝且敷方寸之拳拳惟萬爲德業洪毅自愛式尉

公願

某三年冊府從諸彥游知我愛我無如舍人之厚感著在中未易以筆舌窮也交情急難乃見當某抱病瀕死喘息僅屬之時舍人以從臣之貴日垂存問區處鑿藥念慮甚勤不翅如兄弟之親手足之助也未疾得痊實繫舍人之賜舍人去國未幾某亦請外此來抱痾切廩且將期月矣自頽眇然初無豪髮有補公家其忸怩與在館閣時不異而有甚焉者然於私計則實便矣職事旣簡又無應接犇走之勞惟是以掩門讀書一意靜默以求其

在我者第愚拙無所省發猶夫人也賤疾自今歲來日以佳健起居食飲浸已復常此豈始願之所敢及哉每思故春瞑眩之頃向微舍人洎諸同舍力主所投之藥豈有今日邪此德未易忘也疾雖去體氣力猶未全實不敢令勞故書尺曠廢雖輦下諸公猶且不講記室之問缺然至今惟此之故有愧有愧舍人惠念之深不減疇昨特賜書翰所以記念矜恤者甚寵且專令此介踦蹶遠來此事今人所不講蓋三二十年來所絕無而僅有者舍人高誼絕俗視此何足道其實何人可以當此三復

感歎非所望也幸甚幸甚地仙丹遣致尤見愛與之厚某見所服藥方惑於衆說未知所決得此遂於日下依方服餌甫數日已覺差勝矣然此藥有大熱毒資以扶弱持危可也舍人昨來所苦目疾計今已瞭然矣耳目手足人之四體俱不可以有病耳目神之所受神定則通手足氣之所運氣盛則彊有病於此正惟絕慾是第一義故某屢以此爲左右勸而亦願允蹈於斯惟舍人留意共進此道以異勿藥之喜如何舍人異日復以黑髮碧瞳侍明光坐廟堂享壽寧期頤之福始悟小人之爲

忠告也舍人春秋富器識絕人遠甚其區區之愚
所望乎舍人者豈徒欲勝於人取於人而已邪畫
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惟自彊不息務其遠者大
者爲功崇業廣自愛暑甚投筆有汗如濯未能多
談臨風企向之切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九

拙齋文集卷第十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啓

館職謝啓

詞林待問誤膺試可之求冊府儲材輒預兼收之
數仰幸樂育之有地俯慙進取之罔功冒昧以居
凌兢爲甚竊以自古在昔繇周而來雖何才不資
世而何世不生才然所養非其用而所用非素養
尚介胄者倥傯弗給字罕識丁抱鈇槩者疑信相

傳經無全亥遂使四代右文之化幾爲百家左道
之歸歷魏晉南北兩朝培塿難求於松栢惟漢唐
先後一轍江河自美於臯瀕外庭內禁以列居甲
經乙史而分部藏書于羣玉崑崙之府作人以道
家蓬萊之山騰實蜚聲遂揄揚於兩都 筭計
見效宜發揮於三變之文逮本朝始集其大成肆
主上克紹於先烈九域共貫十聖同心惟韞玉藏
珠汲汲乎國家閒暇之際故刈蘭麝桂彬彬然將
相文武之資自非業足以造游夏之淵源辭足以
發李杜之光焰研窮小學能箋爾雅之蟲魚是正

古書盡知孔壁之科斗則何以希蹤前哲接武英
游如其者緒本單平學惟膚淺少年好賦祇知有
篆刻之爲壯日窮經亦不離糟粕之末已獲叨榮
乎科第且將待次乎尉曹親燈火於韋編屢絕之
文聊以卒歲負弩矢於桴鼓亟鳴之地敢不盡心
初無慕外之思每念執中之戒何乃袞 及綸

命鼎來躡多士朋盍之階舉積年久曠之典以一
介寒儒而輒射策于玉堂之邃以九品賤吏而欲
致身于天祿之巍實五技以皆窮豈千慮而有得
巖廊博采好爵優加僅堪問於何如能知正於幾

字願不及此得之若驚此盖伏遇道覺天民功熙
帝載房喬藏用得彌縫輔贊之機裴度忠謀顯果
斷剛明之德恢再造之業以作新庶政闢至公之
路以任使羣賢與人不務於備求稱物罔愆於平
施遂令凡骨輒爾登瀛寔愧頑金徒然 某敢
不激昂此志增益所聞讀平生未見之書往勤學
殖條當世可行之策願效忠規

謝進書改官啓 預修神宗寶訓

鯁生末至無補成書綸命鼎來有慙醲賞旣積素
餐之懼更懷冒進之嫌惟皇朝寶訓之聿脩以唐

人政要而爲法然嘗攷正觀所載遺芳止於當朝
豈若繇建隆以來疊矩存乎奕世文謨武烈各擅
創垂孔思周情繼專論纂迨茲接五帝而爲六固
將襲二典以成三撮機要而揔宏綱貽孫謀以燕
翼子茲事體大自昔才難允資蘭臺麟閣之英俾
爲金匱石室之助如某者賦才甚陋筮 三

館鈇黃便食無功之祿二年燈火難窮未見之書
祇知服事於官箴何意攝曹於史牘鴈集湖而乘
非加益鵜在梁而翼且不濡豈繫十旬紬繹之勞
能究七閩鋪張之旨麟經甫就何所措卜商之辭

象注雖傳率多因向秀之舊竊嘗執管彘而窺測
聊復議天地於純全滲漉乎仁澤者祖宗之心堅
凝以義氣者熙豐之政如彼四序會于一元肇修
官制則都省六曹之職分崇右經術則上庠三舍
之科立減宗子恩澤而無怨汰冗兵廩而不譁
惟斷乃成有條不紊矧法度更張之始正謀猷交
進之秋恢乎能受於謹言卓爾罔牽於曲說或謂
病不廣大終弗替勤儉之心有言勿語恠神曾無
忘夤畏之戒推此類規模悉備廼是書筆削大凡
寔推轂之有初顧濫竽之何力恩疑與重功適會

成曾是超遷之來誠非始願之及茲蓋伏遇國史
中書僕射相公德全命世志切致君條漢家故事
以施行進堯野遺賢而明試平施何湏於多寡曲
成一本於範圍雖房相奮庸惟恐用人之不及然
范宣辭寵豈曰其下之能違顧菑爾之罔功方居
然而受爵強顏若此內省謂何某敢不圖以報於
萬分誓永肩於一節習丘明之傳或能窺好惡之
同述方朔之聞且將推道德之麗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賀湯右相 時任正字

擢自樞庭進當揆路文命夙承于帝創見奮庸膏澤盡加於民益章得志縉紳百辟舞蹈一詞竊以天佑民而作之君師王立相而置諸左右遠則伊虺旦奭叶贊商周之業近而丙魏姚宋交脩唐漢之隆儻胷中素蘊之必行斯海內具瞻 恭

惟僕射相公才兼數器學造一源炳炳然溫厚爾雅之文翬翬乎獻納論思之任陸贄功多於內相廼與政幾絳侯地密於本兵宜分國秉庸補闕於衮職式齊色於台符二人同心輔弼定金蘭之契千載一遇君臣萃魚水之歡豈惟十年之不出都

城抑亦片言之曾寤上意居潭府而祿養蓋人子之榮莫能加歷道山而登庸由中興以來未之有某濫從冊府快覩除書願因賀厦之公言輒獻美芹之私見非敢持愚慮之千以助智者之一姑將推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主職以論相為能相業以宜民為本伊欲勤施畎畝之志會 閭

閣之情飢溺在慮而績底平成規隨相湏而治載清淨論韓愈以文視班馬殆見善者機期孟軻以功如威文孰能為之大時哉易失名下難居命新則觀聽獨詳位高則負荷愈重况春秋之則筆則

削聖人每以責備於賢必冬夏之一暑一寒小民無或曰咨於下師言所與天監自乎秩秩大猷既陳風化艱難之業濟濟多士請賦中和宣布之詩嘉與函生翕歸元化

賀葉樞啓 時在書省任校書

拜命中宸奮庸右府已驗仁人之有勇獲盡其言更觀儒者之於兵善藏諸用朝綱分總人望交孚竊以事辭之適有時弛張之用不器汲黯正直能寢淮南之謀山甫柔嘉亦成獬豸之伐文而有武迺彬彬然言則必行斯慥慥爾恭惟剛大以直靜

一而虛屬在權綱總覽之初首居風憲彈擊之地豺當路而畢逐遑問狐狸虎在山而有威誰採藜藿繇望實之愈稱格眷遇之彌隆進與政幾允惟心協擢顓樞柄庸示才全俎豆有聞實兼乎軍旅之學諫諍無隱復濟以善兵之長除戎器於萃聚之秋績武功於艱難之業至仁厚澤旣以九重聰明不殺之神遠慮深謀又將垂萬世社稷無疆之福某猥以庸瑣職茲校讎頌登門之惟新豈賀厦之敢後忠嘉所發願稽行事之著明謨烈相須允爲並用之長久

賀湯左相啓

時任西外宗丞在越上

德享天心庸熙帝載光膺冊命登冠台躔郵置甫
傳中外胥慶竊嘗謂欲知自古相業之優劣莫若
於其治效之汙隆惟質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可
見當時之設施注措九州同而降丘宅 夏禹
之成厥功四國皇而奠枕于京實周公之所以聖
所過者化至誠如神舉非空言此其明驗爲其事
而無其功者未嘗覩以斯道而覺斯民者莫不然
漢之丙魏蕭曹唐之房杜姚宋咸有成績載在遺
編由後世而觀之皆一見而決矣矧茲譽處得乎

身親所閱最詳斯言光靈信恭惟國史中書僕射相
公素高人望蚤結主知天民之先覺有待而行王
佐之通才無施不可代言詞掖盡除書德音之長
決策樞庭兼文備武事之柄自膺爰立之拜浸成
於鑠之功日雖不足而歲則有餘威實無用而德
爲之本聲色不動廟朝自尊視此三年政化之成
實繫一相燮調之效問其天時則年穀屢豐而田
野闢質諸人事則兵革遂偃而邊鄙寧欵外攘於
內脩致遠懷於近悅鄰寶愈重民瘼悉聞文學法
理精其能固已恢恢而無事輔贊彌縫藏諸用未

嘗赫赫以爲名卓爾可繼而可傳歆然不矜而不
伐乃論功於次輔亟正位於首台旣酬前勲將責
來效一新觀聽再茂經綸此誠君子見行可之時
宜副真主大有爲之望深惟其始旣存挈矩之方
嗣圖厥終夫豈執柯之遠某受知久矣報德缺然
比繇抱痾僭請補外非敢望也方切譴何之憂睠
言顧之俾即便安之所無功竊太倉之粟不失爲
中都之官庀職宴閑舉家飽煖際幸若此報塞謂
何願因竿牘之修輒獻芻蕘之議不自覺其僭也
姑試言而聽之用蠡測海而用管窺天見者小而

於大不盡以鹽洗金而以魚濯錦物有賤而爲貴
所資惟國家百年之治安承祖宗累聖之忠厚仁
心仁聞固已洽矣弱政弱勢未嘗無之比年以來
此弊尤甚士氣銷而直聲罕繼軍政弛而戰功寢
微公卿多務於因循中外率由於姑息督責輕則
首公者少期會慢則明信不行黠吏饕餮 寵豪

奪錐刀之末輒形於造請膏梁之胄浸冒於超昇
佞諛成風畏愞避事教雖成而患更由於不肅政
已治而失乃在於不嚴是以蠻夷猾夏者三紀而
天討尚且有稽權綱總覽者五朞而皇威猶然未

立道必通而後久法無弛而不張究觀天地一元之運行每以陰陽二氣而兼濟既已極春夏之溫厚必繼以秋冬之嚴凝歲功乃成物宜咸遂理所必至天且弗違葺爾腐儒昧於治體不腆芹獻所望瑟調固非祖崔寔議論之餘尚申子 之習勸上用刑若干頓爲國生事如賈生蓋謂熙以凝成寬由猛濟必也曠然而大變然後巍然而有成當今所先其要有在體仁以立仗義而行奮唐憲剛明果斷之威何思不服行漢宣信必總核之政所爲而成如大冬大夏之密移非一朝一夕之驟

致聖人通變以無倦天下日用而不知茂隆中興之功乃成顯相之效百里之行半於九十當念貴全初筮之告不俟再三在乎善聽雖賀厦獲申燕雀之志然移日已失蚤晚之時出位以謀僂言非禮愛之莫助願觀補袞於仲山敝又改爲請賦緇衣於鄭武

賀葉元樞啓

仍居右府進位元樞夙夜推基命之長帷幄專運籌之任置郵傳命夷夏歸心竊以自古以來兵民無異業任人之要文武非兩塗逮襄周始辨乎軍

三五
文集卷第十
國之容乃出入之迭用暨晚唐遂分以東西之府
每離合之無常私立藩籬互相矛盾馴使弛張之
柄浸成冰炭之分然神而明之存乎人故通而變
之無弊法皇朝損益前代之制主上祖述孫謀之
貽中書政本之攸歸樞府兵符之所出 賢哲
共持領綱如日月並麗乎九天若手足相資於一
體必繇公選每得真才共惟某官學洞聖真望高
王佐自爲州縣已有慷慨不屈之聲及在朝廷尤
見剛大直養之氣雲龍會於千載針芥投乎一言
適逢行可之時徧居言責之任明目張膽翕令士

論之歸緩帶輕裘坐致敵疆之畏自繞朝贈策之
後秦爲有人俾婁欽持節而來漢非無筭眷注愈
重聞望益隆遂繇共政之聯實冠本兵之地大忠
復德孰能知之上兵伐謀曾其在此種蠹分內外
之任越霸可期韓范制西北之兵虜亡無日抑非
爰立莫慰具瞻鴻由漸升龜可預卜某 素拙
地胄甚寒雖抱膝隆中初匪有求於聞達然滌器
堂下嘗蒙默察於心期頤茲賀厦之初適在負薪
之役鳧趨尚遠雀喜徒深未遑報國士特達之知
詎敢爲小人姑息之愛竊謂能言與躬行有異傳

林陽

聞與親見不同能言於初要在躬行於其末親見
既審夫豈傳聞之可欺願強本以折衝先上策之
自治知己知彼而戰固不殆去兵去食而信不可
無必內脩之無疵斯外攘之可必毒藥苦口誠知
非巽與之言太山微塵猶冀有絲毫之益

賀汪侍御啓

中宸眷深南牀位進龍光洊出風采益尊惟本朝
一祖七宗委任臺諫之孫謀得自古二帝三王維
持國家之深旨永惟朝廷所以綱紀常與宰相更
爲重輕假以繩糾彈劾之文而每用公忠正直之

士在下者或旅進或特進初無苟徇曲止之私在
上者有亟從有終從莫非公聽並觀之美國史所
載遺風具存揜映六經冠絕千古矧惟英主之勃
起集此大成之永垂更化以來擇材尤謹觀其繇
三臺以極中執法之選亦猶踐兩省以爲大丞相
之儲苟非其人不在此位恭惟侍御望高東魯業
富西崑蚤爲瀛洲方丈之游久顯金匱石室之藏
一言而合浸當行可之時千載相逢徧居言責之
任彌縫輔贊孰見用藏厭食飫優游自令理順果以
特立之譽洊爲獨坐之堦迄將奮庸亟躋共政某

夙有際會昨忝同升日陪羣彥之居浸歷三年之
久談塵落屑樽酒論文白雪陽春惟爲寡和高山
流水允謂知音當茲賀厦之辰適有負薪之役鳧
趨尚闕燕賀徒深靜惟自昔德愛之多輒旣今日
忠告之補敢竭管見冀有塵裨旣得君如彼其專
而居位不爲不义願與同時之並進益行前輩之
所難寢淮南之謀正惟憚汲黯之直落金吾之膽
詎可無温造之抨勿憂嶢者之難全宜念時哉之
易失茲以盡言之益合乎容德之洪屬秋序之浸
高冀冲襟之善葆茂介戩穀永固冲和

賀張子公啓

肇新政塗光執樞筦允武有賴斯文益光竊以君
子邦家之基不有君子則何以能國善人天地之
紀能用善人則可以長人民望所從國體自重共
惟任由天降覺自民先梗梓待用於十圍裹麟全
剛於百鍊蚤馳逸驥騰夷路以安行晚任虛舟溯
急流而勇退雖三聘能移伊尹之志然萬鍾不動
孟軻之心更艱難險阻之百爲盖用捨行藏之一
致招麾不變通介莫窺汲黯在朝自能致淮南之
畏安石不出何以拯蒼生之窮逮茲真主之龍興

果見大人之虎變仁人在上真成道德之強天下
歸心共仰精神之運抑非爰立莫慰具瞻鴻由漸
升龜可預卜其生身最晚去德實遙每懷取履之
私莫遂摳衣之願雖未獲睹隆中之諸葛究觀原
上之設施然聳聞拔江左之夷吾已愜華人之願
欲喜而不寐樂固未央悵莫預於鳧趨詎敢稽於
燕賀小草無用豈能有益於良醫曹大鈞所陶諒
亦不私於一器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

拙齋文集卷第十一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啓

賀開府史丞相帥閩

被袞繡而位上公四海以欽於德望擁節旄而鎮
南國三山甫借於威聲行將沛霖雨之仁恩坐致
塞乾坤之和氣歡謠四合輿頌一新恭惟某官醞
藉含洪操履剛正立忠孝之大節抱文武之全材
鑄就裏麟金帶經於百鍊養成梁棟木寔底於百

圍繇要路之荐更挺宏規之屢試藹甘盤之舊學
皆正心誠意之淵源富伊尹之先知攄致君澤民
之底蘊嘉績已垂於竹帛殊勲列在於鼎彝謝安
石蚤爲東山之游裴晉公尚賴北門之護分陝以
治伏鉞而行百粵承風可愛甘棠之蔽芾三台近
日重期梅鼎之和調閩地增光帥旌俄指父老翁
然而相慶慰巖石之具瞻吏民晏若以交孚快景
星之先覩隆私莫比厚眷有加第恐思納誨之功
不容處承流之寄再恢宇宙永會風雲某蹉跎微
蹤跼蹐弱質蓬山備數猥蒙顧盼之榮宗邱負丞

便有升沉之隔嘆槐庭之深邃幸梓里之依歸塊
北大鈞行遂二天之託卑微小吏敢憑一日之知
輒修竿牘之誠少叙門墻之舊高秋澄肅潭府優
游願迎玉燭之和重赴金甌之選

賀陳左相啓

光膺制麻登冠台席中外百辟驩喜一詞晉德盛
而朝廷愈尊泰道亨而君臣自合竊以輔相之任
明主所以立政化之元艱難之時皇天所以開賢
哲之業非艱難何以顯所降之大任非輔相何以
使勃然而中興振古以還此理明甚五湖接武而

雲擾王茂洪謝安石由此奮庸兩河裂地而虎爭
裴晉公李文饒因而砥績蓋惟震風凌雨始知有
棟宇之安苟皆坦塗安流何以見舟車之利故銷
金石無俟累月而有鎡基不如待時夫豈人力之
能爲莫非天命之所在恭惟 蚤由德進浸以時
亨恢恢每謹於大輒斷斷不循於他技畢公正色
旣成弼亮之功山甫令儀未究將明之略逮茲雲
龍千載之遇復契啐啄一時之機乃論功次輔之
聯乃正位首台之重一新觀聽再茂經綸此誠君
子見行可之時况值真主大有爲之日郵命甫播

羽檄適馳屬寶運之將新肆黠虜之匪茹使命夷
倨邊候繹騷神奪其衷孰可忍也天之所啓其在
茲乎去兵去食而信不可無彼旣畔盟而罔顧知
彼知己而戰固不殆予豈退舍之能安願潛先物
之幾益謹折衝之筭蠢彼犬羊之藪爾政惟談笑
而道之吾何畏哉必也師直爲壯我則異是所謂
道御而王鬼神理顯於惡盈夷夏心同於助順元
魏東遷而都洛殆欲速亡秦符南舉以度江何殊
送死虜殲無日吾圍何憂劉項之勢宜決於雌雄
袁曹之爭豈繫於強弱惟人謀之咸贊廼帝命之

不違攻不足者守有餘亟宜伸於廟筭壹大治則
終身創果何憚於武功蓋威惟斷而乃成事必忍
而後濟某也運甓平日擊楫此時每志恤緯之憂
願奮死綏之勇念門下新騰於揆路方士者爭馳
於賀緘懼求苦語之缺然惟騁諛辭之紛若敢推
德愛冒獻忠規竊謂聖筭當決於帷中竒兵宜運
乎堂上投機之間不容穉矣俟狐疑掩耳之前有
震霆惟貴神速上策莫如自治先發乃可制人冀
乘茲爰立之初即助爲於鑠之舉佇聞勒騎一洗
唐太宗渭上之盟當務磨崖重勒元次山浯谿之

頌

上朱中丞啓

益隆上眷進位中司國論求衡石之公鄉邦增泰
華之重竊以三臺鼎峙自古惟御史無以加五院
緯連在今以中丞爲之長引人主耳目之所不接
達乎四方合天下腹心之所欲言出於一口勤求
民瘼以安萬姓繩糾官邪以肅百僚獻納之責實
通於諍臣董正之權或重於宰相茲事體大舉世
才難共惟中丞事君無私許國有素木將用於梁
棟必待十圍金未鑄於裹麟嘗經百鍊退而處約

藏以待時筆下掃千人之軍曾中蟠萬卷之讀優
游莘渭身爲十載之閑密勿唐虞道有一言之合
擢引諫省荐領臺綱蓋應龍翔則雲霧消然而興
故猛虎在則藜藿爲之不採介然特立之譽允矣
獨坐之除申錫龍光一新風采雖官守言責之逾
大抑任重道遠之無逾郵置甫傳中外胥慶某桑
梓晚進斗筭小才金蘭瞠後於同心草木繆當於
吾味志惟晞孔卜商何以起予哉身則去齊鮑子
誠爲知我者政闕掃門之便徒傾賀厦之誠所望
謀臧敢稽忠告方將以洪毅而厚望於君子豈敢

徇姑息而淺爲之丈夫仁豈遠哉惟力行而必至
時則可矣非茂對以奚爲願斟酌於民言更扶持
於善類力辨邪正深明後先欵外攘於內脩致遠
懷而近悅落金吾之膽詎可無溫造之抨寢淮南
之謀正惟憚汲黯之直仰以尉愜九重大有爲之
志俯以壓塞四海士大夫之心公議所孚民望咸
屬當今泰山逸士作慶曆聖德之詩毋使昌黎丈
人著正元諫臣之論

上何諫議啓

茂簡深衷延登大諫直聲夙播公論永孚竊以百

官皆箴王闕而職有司存七人俱號爭臣而事從其長唐虞勳華之史謨必別於禹臯房杜謀斷之長直猶遜於王魏自非忠嘉出乎天性議論當乎人心則何以自結於九重之知隱然爲一世之重共惟諫議才高經緯識貫古今力探聖學之源深明王事之體蚤摠素蘊峻涉亨衢聿逢行可之時荐居言責之重彌縫輔贊誰識用藏厭食飫優游自令理順惟默存諤諤之實豈顯求赫赫之名正直天通靖共神介益光夙夜永終之譽將膺左右圖任之求密勿太和之朝雍容正觀之治膏澤遂覃

於四海雲龍永契於千齡某下走駑材末學膚受匪直興起於聞風之久盖嘗唯諾於摠衣之餘惠然國士之知申以君子之愛際幸若此報塞謂何願因賀厦之誠輒獻美芹之見聖王在上豈憂魏證之難全輿議所期但覺陽城之有待

上都司諫啓

簡在宸衷序遷諫苑邦之司直民具爾瞻郵置甫傳中外胥慶竊以責難陳善在古人不立於常負補闕拾遺及唐世始分於職守並肩而立易地比皆然屬當行可之時尤貴美成之久恭惟司諫識該

今古學際天人挺玉質之粹溫擅金聲之宏達直
養浩氣信悃悞之無華入告嘉猷每優游而不迫
諫行言聽謨明弼諧雨露霑九重之恩羽儀增兩
省之重導人使諫旣成諤諤之昌責難於君尤見
卷卷之愛一言甫出四海同休將繇政途游升揆
路沛膏澤而益遠鞏蘿圖而寢昌其蕞爾蠢愚踏
然疏遠生平無雅素之分一見蒙特達之知薰之
沐之博我約我君子之愛固當然也國士之遇何
以加諸戴此恩私若爲報稱願因賀厦之始輒陳
窺管之愚居王魏之官當念時哉之易失事唐虞

之主奚憂嶢者之難全

回徐教授啓

思見故人若懷飢怒遠承書問如對面顏旣聞旅
次之密移復仰謙光之下逮願不及此尉何如之
共惟某官學洞淵微氣涵剛大望高仁里聲滿賢
關得雋翰墨之場投機功名之會斬斬頭角已發
見而非潛恢恢刃斲猶善藏而未試挺出要路允
謂竒才獨冷廣文詎爲久計諒養成於華貫當亟
奮於亨衢頌如蠢愚忝有雅素閩嶺嘗覘於半
面武林又枉於高軒雖邂逅適願之偶然無幾相

見然踟躕搔首者久矣靡日不思豈量際會之來
廼有親依之幸且將進躡無羶之坐薄采在泮之
芹挹彼汪陂即冀吝疵之一洗式時德宇終期通
介之兩全屬祥暑之去初願沖襟之益固永綏福
履繇介壽祺

到任謝宰執啓

假使節於全閩猥被過家之寵董舶征於互市濫
承柔遠之流臨履去初戰兢尤甚惟東南要荒之
地最廣實天地溫厚之氣所鍾在諸番之中最爲
恭順自上古以降常用綏懷非如西北之二邊每

接干戈之百戰故因其仁氣義氣之別則待以周
索戎索之殊卉服蠙珠任土嘗脩於禹貢南金象
齒獻琛亦頌於魯詩極舟車之所通示羈縻之有
漸不取武功之用粵惟文德之敷威責有令而文
告有辭在周雖列職方之掌下碇有稅而閱化負有
燕至唐始立市舶之司許以通商爲之置吏考諸
歷代惟皇朝職守之尤詳列在三方蓋溫陵事任
之甚重引賈胡之往返幹泉貨之低昂自非尉有
重望如孔戣素立清節如宋璟不以粟金入懷如
張屬國不以貪泉易心如吳隱之則何以被皇華

之遣而不慙攬澄清之轡而無歎如某者學惟墻
面質但蓬心半生連蹇於詞場四載優游於冊府
字雖丁識誠難兩石之彎經匪亥全尚迷三豕之
渡蟬蠹書而何用馬賦粟以何多當邊防羽檄之
交馳撫書生鈇槩而有愧縱欲投班超之筆於我
何加俾之請終軍之纓則吾豈敢閱百計以皆拙
省一日之無長豈抱關擊柝之敢辭矧委吏乘田
之有守敢遺餘力不務竭誠願言謹始以圖終姑
且用勤而補拙沛朝廷之膏澤於是達臆臆焉總
蠻夷之綱條所言但平平爾雖微高論庸竭寸心

共惟某官開闡壯猷翼扶興運誠明並格於高厚
聲教旁通於朔南寸刃不施葦街授單于之首尺
書所暨鴻臚列尉佗之珍欲威懷兩用於域中故
文武並施於術內肆令躍治冒此乘輅取械撲而
薪樵之俾克生於王國惟桑梓而恭敬止復推本
於人情某敢不憤啓于中視鞭其後雖未能尺箠
以笞行說奮爲賈誼之大言猶庶幾重譯以致越
蒙庸顯周公之美化

謝汪帥啓

小智自私久竊祠宮之祿大鈞播物俾從帥幕之

游旣出於公舉之推復遂其私計之便措躬無地
錫福自天竊以人多急於身營智莫難於物徧位
望尊而願忠者踵至土地廣而造請者沓來耕或
遇雨則獲以爲憂沂者得風則訟非所欲楚越南
北之殊軌冬夏熙凝之異情積其一二日之所求
雖使千萬變而未歉故於謙有平施之稱而在易
無曲成之遺溺己之溺而飢己之飢此禹稷之所
自誓憂民之憂而樂民之樂雖孔孟以爲難能盖
以至無供萬物之求以大公任四方之責其道甚
廣所應無方惟在其橐籥之中始知有帡幪之賜

如某者器非適用學不知方旣邁壯齡始叨末第
委身義命絕意顯榮馬足車塵初未服從於吏役
鸞臺鳳閣固已躡升於俊游所研窮者千古浩渺
之書所交結者四海豪傑之士大則元元本本之
弗畔小則恠恠竒竒之罔遺識元紫芝潛自消於
鄙吝捐黃叔度初莫測其淺深諄諄然忠告之勤
閔閔焉德愛之益景星先覩之爲快行露蒙潤而
不知目擊所存心期自遠失身一疾去國十年力
僅勝於匹雛行幾類於跛鱉隨風盪反恍神山之
曾游靈雨漂沉遭土偶之屢笑還歸里閤粗理生

涯鄉鄰或鄙於東丘親黨誰憐於北阮爨無欲清
俸祿罄於久閑盜不過門貲財困於多女猶叨廩
食未即溝捐徧歷十全之醫盛蓄三年之艾旣大
綱而小作紀遂月異而歲不同昔遭末疾之風淫
將食之旣今競分陰之尺璧殆幾乎全洊有寅緣
復茲際會博我約我薰之沐之飛鴻在冥冥之中
綈袍有戀戀之意爲黃堂之重客榮幸已多陪碧
幢之上游叨逾孰甚俾積餘力庶爲全人旣無需
次歲月之延復省裹糧道里之費使其自擇所處
者何以復加於此乎願此困窮之中有此遭逢之

幸此盖伏遇某官天民先覺吾道主盟文經武緯
之旁通吏才將略之兼備自分民於閩嶺將報政
於期年佩牛俗改而咸慶秋成抱牘吏稀而坐觀
晝永俯念麟臺之舊肆騰鶚薦之章一諾重於千
金片字榮於華袞眷思寵錫俞旨曲從頓令尾磔
之資居有鼎彝之重縉紳聳動歛令公議之伸里
閭喧傳足視交情之厚某敢不脩身謹行宿道向
方務恪守於官箴永矜持於行檢貲財筋力旣曲
全老病之安會計牛羊敢或廢委乘之守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謝劉丈舉自代啓

方慚鈇槩難陪三館之英敢意姓名輒與九官之
遜譽過其實得之若驚竊謂拔茅必以彙征避路
不枉一步蠹不如種豈其韜略之必長賜賢於丘
曾匪淵源之少貶既分而已則愈有自下而人以
爲高此先進後進所以相資故大賢小賢均於有
得允爲美事豈曰虛文如某者行則迂踈文惟骯
骯雅宜服州縣奔走之役顧乃從臺閣清切之游
讀未見書浩莫窮於涯涘正得幾字初無補於絲
毫雖實碌碌以素餐獨有區區之墨守金方就鍊

詎敢爲繞指之柔壁未嘗投自應無按劍之怒每
粗求於已志固絕望於人知廼辱袞袞俾充鷄薦
庖人已治烏用越而代之大匠雖勞豈能傷其手
者徒借鹽車一顧之重俾有弊帚千金之酬遂指
此名俾重於世此蓋伏遇某官中立無倚久要不
志粵從傾盖之驩每加特榻之遇揄揚有素何嘗
許邵旦評之更汲引惟新復居山公啓事之冠雖
達能固無私謝而知已所以求伸顧非土木之心
寧無門地之感某敢不益勤樸學分處散材念惟
賢知賢何以稱至公之舉將以德報德庶不負平

生之言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士人謝孫憲啓

猥佩雞冠自愧仲由之鬪狼鼠牙雀角幸逢召伯之辨明罪大罰輕恩深感極伏念某等童心未變庭訓莫遵業弗戒於荒嬉氣謾矜於在鬪比因初澣之暇輒追重九之驩但虞一夜秋香之衰豈料今日人心之別初由毀瓦以致怨繼遭鳴鼓而見攻德山棒行非由機契孟嘉帽落不待風吹要爲蒲人之盟不啻淮陰之辱尊拳可畏信雞肋之難安編鬚甚危幾虎口之不免遂成飲食之訟以貽

父母之憂既在乎縲紲之中惡得無罪苟寘諸垂楚之下其何以堪豈曰意全實由天幸茲蓋伏遇某官恩流冬日明察秋毫聽駿明堂下之言攬郿陽獄中之疏黥布之身入漢壘恩威並施孟獲之戰遇蜀師擒縱兩用洗其既往之咎開以自新之途屨校以懲是謂小人之福也姑息弗用得非君子之愛乎顧慙螻蟻之微曷玷丘山之賜某等敢不志懷結草事必吹葦佩婁公唾面之箴豈忘懷忍報晏子脫驂之德願畢驅馳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拙齋文集卷第十二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史論

論通鑑與左氏相接

孔子於春秋盡於哀公之時左氏引而伸之盡於
二十七年其篇末又引而伸之至於悼公之四年
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
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
里閉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

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智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是左氏之書盡於韓趙魏之滅知伯也此書繼左氏傳所作故始於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蓋所以接左氏之體也韓趙魏之滅智伯在於周定王之十六年上距左氏之篇末凡十有五年下取通鑑之初威烈王二十三年凡五十一年左氏引而伸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通鑑又反而進之以追及於韓

趙魏之滅知伯此其文勢雖前後而實相應也

論作史之體

某嘗聞之先生曰自春秋筆削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記事而已其褒貶不在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內翰爲得夫春秋之正傳文正公於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范內翰之於唐鑑首載唐太宗之陰結豪傑以晉陽宮人劫高祖且稱臣於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之作春秋惟以爲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翰得

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爲諸侯唐太宗寧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夫晉之大夫止於韓趙而已命之以爲大夫猶可言也安得晉國猶在而以晉之大夫立爲諸侯乎周之名分之亂蓋始於此世之論封建爲非者往往借周唐以爲說謂周之亡以諸侯唐之亡以藩鎮其獨以爲不然諸侯藩鎮非能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實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趙魏之罪而反封以

爲諸侯唐自肅代而降藩鎮戮主帥因授以節鉞周唐之亂實在於此夫君臣之分如冠履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則天地猶不能以成其化育而况於人乎其月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夫春夏而發生秋冬而肅殺天地之常理也周唐之君當刑威而慶賞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亂

豫讓報仇

太史公傳刺客五人而豫讓在焉意謂此五人者

輕用其不貲之身逞其志於匕首之間以行險僥倖成其志則如曹沫如聶政不幸而不得志則如豫讓如荆軻如要離是皆不合乎義輕用其死實匹夫之勇也故子雲以要離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是皆不許之以義蓋知死非難處死為難死不可輕用要在合乎義而已然豫讓之死不得為義而其言則有合乎義者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而讓則以為既已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蓋既已委質為臣則負舊主而臣

新主矣既臣新主又求殺之則既負舊主而又為不義於新主矣李陵臣於匈奴司馬遷為陵上書謂陵身雖陷敗而不死宜若得當以報漢也上以為誣罔下之蚕室李元平為李希烈所擒關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俄而受賊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而元平斷一指以自誓然李陵未嘗有以報漢李元平未嘗有以覆賊而建功故司馬遷關播所以不能自免也使陵果有以報漢元平果能覆賊猶不得為義士何則既臣於虜矣而又不忠是未得為義也張巡為祿山所執虜

人脅以刃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所爲也公
知我者敢不死乃亦不降若巡者可謂明於義矣
南霽雲之將欲有爲是亦元平之志也而巡乃不
之許者謂既事人而欲殺之不可也此豫讓之死
雖未合於義其言亦有可取

文侯不爽獵人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
軌其何以行之哉蓋治家而無信不可行於家治
國而無信則不可行於國孟子之妻出其嬰兒啼

孟子曰母啼社歸當殺豚以食女其妻歸孟子命
殺豚曰幼子常視母誑告之以豚而不殺是教之
欺也卒殺豚食之蓋居家而家信當如孟子之不
欺嬰兒治國而國信當如文侯之不負虐人

聶政刺俠累

韓相俠累之坐府上兵衛甚嚴而聶政以一介之
夫持數尺之刃得以上階而殺之何也蓋君子以
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惟忠信禮義以爲終
身之防然後無倉卒之可虞故被甲百萬不如投
壺而雅歌閉戶十重不如談笑而岸幘苟無忠信

禮義而徒恃其區區之衆此俠累不免於聶政之禍也晉靈公使鉏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門焉者入其閨則無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殽鉏麇曰嘻子仁人也吾入子之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殽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然則宣子之免於鉏麇之禍者豈在於兵衛之嚴哉

魏相田文

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蓋欲賴乎天下之英才以保我子孫黎民者必其人之無他技休休然如有容而後可嚴助曰使黜任職居官亡以瘡人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不能奪也是知田文雖不如吳起之才而主少國疑之時則文足以辦此而起則不足以當之觀起之去魏事楚也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云云楚人之貴戚大臣多怨及悼王薨而起不免於禍豈非主少國危之事非起之所能當乎然則田文之言

實驗於此夫楚悼王之相起是猶秦以治兵而治國也諸葛亮應變將略非所長而能輔少主使人無間言長孫無忌不長於用兵而能當武后易奪之際毅然不可奪以是觀之則知爲將者果不可以使之辦國家之事也

楚悼王相吳起

甚哉楚悼王之不如魏武侯也武侯相田文而不用起知其才可爲將而不可以爲相也至於悼王則舉而相之以其才之長於爲將遂謂其可以爲相也古之聖賢才術無所不長文經武緯無所不

施如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曰將曰相惟所用之自非聖賢才必有偏是故高祖之世征伐則有樊噲黥布韓信至於定諸呂以安劉氏則委之周勃陳平武帝之世征匈奴則有衛青霍去病至於擁昭立宣則委之霍光金日磾將者爲將相者爲相因其才而任之不復如古之世矣故非有伊周之才而責之以伊周之任者未有不爲害也漢之曹操吳之諸葛恪魏之司馬懿是皆以將之才而爲相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故其小者竊位大者奪國紛紛爭亂此無他以將才而爲相耳孔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蓋惟君子而後可以當此任也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邦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師之終是功成名立之時小人有功而加之賞可也用之在位則不可吳起之相楚幸其死於悼王之時起而不死則曹操司馬懿諸葛恪之事可見矣

以二邠棄干城之將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其才可將五百乘公謂其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之二鷄子故弗用然當戰國之時得爪牙之士而以二邠之故頓棄而不用是亦可惜也蓋處戰國之世於士則不可不求其廉謹於爪牙之士則不可以廉謹而求之也是以擇將之才與公卿大夫不同公卿大夫之才非廉謹不可也至於將則嗜利無耻者皆可爲也高帝之興一時所用以爲將者皆販繒屠狗之徒推埋發塚之輩尚安可求其素行哉惟先取其將略而不復責其素行者而爲之是以不五年間取秦滅項以造漢室之基業即此以觀則知戰國之世

爪牙之士安可以二卵之故而弃之哉漢陳湯斬
郅支而歸石顯惡其矯詔言湯素貪所虜財物入
塞多不法欲按驗之劉向上疏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湯斬郅支而歸未獲受社
之報反屈指命之功又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
有功也於是下詔赦湯夫以湯之虜掠財物入塞
多不法猶不足以掩其功況以二卵之故而弃干
城之將哉雖然衛侯之言猶有可取者以變之爲
吏取民二雞子猶且有罪況其所取有大於雞子
者乎後世以來爲吏者不法姦賊狼藉而尚且不

治至其敗則有胡椒八百斛芒屨兩舫者以是觀
之苟變取民二雞子而衛侯劾之亦不爲過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
人臣之事君惟欲格其非心而已衛侯言計非是
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尚安用乎人臣者哉楚莊
王言事而當群臣莫能逆則退朝而憂申公巫臣
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
臣莫能逆是以憂也其中歸之言曰諸侯能自
得師者王得臣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
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逆吾將幾於

亡乎是以憂也夫以莊王謀事而當猶且以爲憂况衛侯之計非是而群臣和之如出一口乎

齊威王來朝

諸侯朝於天子禮也周東遷而後此禮廢故諸侯莫有朝於周雖齊威晉文之賢猶莫有舉此者况其他乎威公葵丘之會但能率諸侯尊宰周公而未聞其朝天子也晉文公踐土之盟雖能朝王然召王以朝非其正也孔子變遷其文而爲之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其能率諸侯以朝王是特因會諸侯於踐土而朝之非其本心也非其本心者且猶

取之况其能以禮而朝王者乎威王之賢東遷以來未之有也世多謂戰國以來無賢君某嘗求之得二人焉曰齊威王趙武靈王威王不以周室之微獨能以侯禮而朝王此威王之賢猶可取也至於趙武靈王之時秦初稱王韓魏亦稱王獨武靈王不肯曰無其實安敢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此二主者尚知有君臣上下之分使其得孔孟而爲之臣庶乎可以爲周之文王

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自古賢才之用於外往往多爲左右小人之所排

擊沮難而不得進故伊尹之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居官者雖得賢而用之然必居君之左右者亦惟其人然後爲善夫以善於治即墨而左右毀之不善於治阿而左右譽之則左右之言豈足信哉以是觀之則知欲賢才之得其志惟在於左右得其人乃可杜預之在晉嘗賂洛中貴近或問之曰吾非求譽恐其爲害夫以武帝之用杜預可謂信任之之深矣而預尚且恐其爲左右之所間則知人主之左右苟非其人則賢才未有能伸其志者威王烹阿大夫之後左右皆得其

人而賢才獲其志觀其與魏惠王論寶以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首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皆用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之所由致也

顯王賜秦獻公黼黻之服

諸侯來朝於天子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也故詩所謂諸侯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蓋賜諸侯黼黻之服

必於其來朝有功然後可以賜之秦獻公未嘗朝周亦無其功而顯王乃以黼黻而賜之是畏其強也蓋周室衰微惟以諸侯之強弱爲高下當三晉之強也不以其道立爲諸侯非所當立而立矣旣已立爲諸侯則當列於諸侯之位也魏韓趙旣已皆諸侯矣而秦獻公以諸侯伐諸侯何功之有而乃賜以黼黻之服是非所當賜而賜也非所封而封非所賜而賜周之政刑無復有矣

諸侯以夷翟遇秦

戰國之諸侯可謂不能自立而惟以國之強弱視人爲叛服者矣當秦之未強也則皆以夷翟遇之而使之不得與中國會盟至於孝公發憤布德修政商鞅說之以富國強兵之術及其強也則諸侯割地以奉秦相率而帝之惟恐其或失始焉中國之會盟不可得而與終焉相率而帝之安在其能立也昔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今君因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今以秦之未強則擯斥之及其旣強則尊而帝之以是知戰國之諸侯皆戰國之鼠也

三六
文獻卷第廿二
鞅與甘龍論變法

甚矣利口之能移人也商鞅與甘龍論變法王恢
與韓安國論擊匈奴田蚡之與嚴助論討閩越溫
彥博之與魏證論處降虜甘龍韓安國田蚡魏鄭
公之言皆是也而卒爲利口之所奪誠以利口之
移人能變白爲黑易東爲西使時君世主亂其是
非而從之此孔子所以惡利口之覆邦家蒹葭之
詩所以刺襄公也而其言謂未能用周禮將無以
固其國焉蓋秦之爲俗所尚者武勇所好者攻戰
是秦之爲秦可以爲強而不可以爲長久之計故

蒹葭之詩惜其不能用周禮而刺之然秦所患者
乃以其法之不足而不知其所以爲長久之計要
當用周禮而後可也當孝公之立慨然發憤布德
修政欲以強秦下令國中曰云云當此之時使德
如孔孟者而輔之告之以行王政用周禮而固其
國則秦庶乎可以爲西周矣不幸而商鞅者出以
前世之法爲不足而變之蒹葭之所刺者非以其
法爲不足也禮不足耳商鞅又以其法爲不足而
紛更之則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則 其焚溺益
甚又安得而不亡哉

三十五
有有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商鞅可謂能誘民於征戰者矣民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至使秦民強戰者必賞私鬪者必戮以重賞而誘之以重刑而懲之民安得而不趨於戰哉此民之所以小大僇力無足疑者然鞅之旣變秦法興兵肆伐無不如意是以不數十年間并六國而有天下故嘗論之鞅之爲法可以用之於天下未定之前而不可用之於天下旣定之後何者以其天下好戰之俗多也周人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蓋率天下而

爲忠信孝悌之行惟其有忠信孝弟之行而無嗜殺之風故牧野之戰武王罷師而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以示天下弗服而天下亦無復有好戰之意秦人使其民之習於攻戰使其武健能刺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而民亦皆爭而爲之不知其他及天下旣定之後欲民之不好戰而終不可得前日欲其勇於公戰則惟恐其不可得今日欲其忘戰則有所不能得於是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風聲氣俗日漸月漬安能遽忘之哉是雖殺豪傑銷鋒鏑使天下忘戰然天下終不

能忘也是以陳勝吳廣奮身於隴畝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而天下響應誠以天下多好戰之俗故耳秦之興也以商鞅其亡也亦以商鞅則鞅之功何以補其亡秦之罪哉

刑公子虔黥公孫賈

甚矣商鞅之似江充也漢武帝使充爲綉衣使者追捕盜賊充出逢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獨令公主得行車騎劾没入官從上甘泉太子僕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充不從遂以

上聞武帝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此其事與商鞅刑太子之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其事正同雖如是然不能以兩立也商鞅刑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及惠文王即位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盡滅其家江充知與太子有隙懼武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乃先以巫蠱讖太子而太子死以是觀之若此必不能兩立非太子蒙其禍則必及其身及其身則爲商鞅及其太子則爲江充此皆必然之理也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

之劾奏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持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夫以釋之之賢尚且以此相忌至於幾不相容幸而二人俱免於禍然亦殆哉景帝岌岌乎張釋之也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而刑其足

荀子曰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欽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以驕溢人不能則嫉妬以傾覆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蓋惟君子可以有能小人則不可使之有能涓小人也言兵而有能此其自

以能不及孫臏至於召而刑之也涓之自以兵法不如孫臏召而刑之亦猶李斯自以刑名之學不如韓非言於秦帝而殺之也公孫洪自以春秋之學不如董仲舒譖之武帝出而爲江都相凡此皆小人之有能恐其人之愈已則深排力詆以陷於禍害譬如豺狼不可近也雖然涓之所能者兵法也妬其兵法而刑其足兵法猶在也魯有蜀山無趾見於仲尼仲尼曰子已陷於禍害來之何益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害吾身是以喪足也然吾猶有尊足者存涓雖以法而刑臏之足臏猶有尊足

者存足可削而兵法不可害雖削其足而兵法用於齊消亦陷其所圍而死消之所以陷害於臏者乃其自害也安可以及人哉

田忌救趙而引兵走魏都

蓋救趙而引兵於趙用兵之常也今其引兵於魏都者是得夫解雜亂不控捲救鬪不搏檝之道蓋解雜亂而控捲者其亂愈不可解救鬪而搏檝者其鬪愈不可救惟批元擣虛形有所格勢有所禁則不期解而自解耳苟惟不知形格勢禁之術而徒控捲搏檝則雖欲解之適所以堅之也蓋救人

者不必救其所圍之國惟擣其所虛之地使其反兵以救亂則其圍自解是一舉解趙之圍而後收弊於魏也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王邑以兵欲徇昆陽嚴尤說之曰今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耿弇以兵討張步視安西城小而堅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攻臨淄半月拔之蓋攻其瑕則堅者亦瑕攻其堅則瑕者亦堅王邑以兵挫銳昆陽之城小而堅卒以自敗是解雜亂而紛糾救鬪而搏擊者也耿弇以兵攻臨淄而安

西自拔是不控捲而雜亂自解不搏擊而鬪自散者也豈惟用兵爲然而天下之事亦莫不然也蓋將欲救人之患者莫若迂回宛轉使之出於不慮而後可圖如漢七國之亂晁錯爲景帝謀削七國之地而七國果反此所謂解雜亂而控捲之者也其後主父偃祖其故智爲武帝言分王子弟終漢之世山東無強國此所謂不控捲而雜亂自解者也

縣置令丞

令丞之置實自秦始皇鞅之相秦其他法度刑政固

無足觀惟縣置令丞一事最爲近古故行之至今而其法尤在不可不表而出之也

拙齋文集卷第十二

拙齋文集卷第十三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史論

廢井田

井田之壞雖自商鞅然自戰國之時滕文公使畢
戰問井地孟子曰云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以是觀之則知孟子之世而其制固已紊亂而非
鞅壞之也鞅之所以被其名者蓋由變井田而爲阡
陌不復有先世之遺意也故嘗論之井田之成也非一

朝一夕之故而其壞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禹平土創爲溝洫之制井田之法實規模於其間至於歷夏商而其法大備是其成也亦數百年而後成周自東遷齊威晉文更定霸業疆域之制散亂而無統歷至秦孝公之時盡變其法而爲阡陌是其壞也亦數百年而後壞以是觀之則后世之君欲復井田之制於一日之間可謂不知務也

子思言利孟子不言利

孟子之適魏正當魏人敗於馬陵秦人虜其公子卬魏之爲國可謂困矣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蓋其兵屢敗意夫子孟子之來必有竒謀祕計以取勝於鄰國而洗其屢敗之過也故其言曰云云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馬陵之敗虜太子申是也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秦取西河之地也南辱於楚史傳失傳惟其屢敗如此故問孟子用兵何若而利何若而不利也而孟子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惟其言仁義至於利之一言則斷然以謂如虎狼之不可近近之則噬人如鳥喙之不可食食之則致死者然孟子學子思者也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

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人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孟子之學子思旣知夫仁義爲利之大而其對梁王則終不以利言之何哉善夫溫公之論子思孟軻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爲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惠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蓋仁義非無利仁義之利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與世俗而言仁義之利彼將以利心而求於仁義果

何以得仁義之利哉揚墨之徒雖曰仁義一則以利天下而不爲一則以利天下而爲之惟其以利心而求於仁義雖近仁義而卒不免於利故惟孟子則可以與之言非孟子而與之言則失之矣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失人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則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罕與世之人言也夫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之道傳之孟子夫子罕言利而子思言之於孟子此子思之所以爲善學夫子也子思旣言利而孟子則不言之於梁王此孟子所以爲善學子思

也譬言如醫家之用藥此人所用之藥不可以用之於彼人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爲墨子而言則可爲始皇而言之則不可儉非聖人之中制爲魏晉之君儉嗇言之則可爲武帝言之則不可矣

孟嘗君招士

孟嘗君之養客數千人世皆以其能養士而賢之而司馬溫公獨不之取以謂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夫孟嘗君之養客世皆以爲賢而溫公獨比之於紂何哉蓋嘗謂孟嘗君之養士非能得天下之賢人而養之也其所得者皆出於一時亡命無賴

雞鳴狗吠之徒蓋其所養非所養故也當孟嘗君養士之時孟子在齊養客數千人而不能得一孟子安在其能養士者哉正猶公孫洪之開東閣以延天下之賢人至於賢如汲黯則排之如董仲舒則逐之開東閣以延賢而不能得仲舒汲黯則東閣之所延者可知矣然孟嘗君以賤妾之子而得靖郭君之嗣者以其能招賓客而養之其意蓋欲以此竊齊其終不能得志者亦爲齊之幸也

孟嘗君書門版使人入諫

公孫成能諫孟嘗君受象床之爲非至於其已則

受寶劍可謂工於料人拙於謀已也而孟嘗君乃喜其善諫至於書門曰有能揚文之過而得寶於外使疾入諫者何哉蓋人君之受諫惟取其言之有益於己不問其人之如何也昔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色也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而巫臣卒自取之及其奔晉也晉人以為邢大夫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巫臣能諫楚莊王

不納夏姬而已則納之為已謀則不善也為楚莊王則實善也故從諫者惟取其言之有益於已安問其人之如何哉楚人有不死之藥齊人欲往而求焉至中途而聞其死乃為之嘆息或問之曰彼既死矣子何嘆乎荅曰其人雖死安知其無不死之藥乎則是其所求於人者惟取其有益於已彼之能與不能非所問也雖然孟嘗君之能從諫如此而卒以無聞者何哉蓋孟嘗君之從諫非其誠心行之不免有利之之意其意謂門下三千士不欲失一客之意則三千人皆以為親於已矣切嘗

謂孟嘗君能爲人所不能者二公孫戍責其不
納象牀而能從其諫不問其人之如何一也馮驩
責券於外舉而焚之而孟嘗君不怒二也使之加
之以誠則周公豈能過哉

五國伐秦

孟子問齊王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王
曰楚人勝云云以一敵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秦
以一國而與楚燕韓趙魏相敵是亦以一敵八也
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而秦人每勝
六國每負秦每強六國每弱者何哉蓋論天下之

正理小大多寡誠不可以相敵而秦每勝者蓋以
氣而勝人之國也譬如人之博焉氣盈而財少者
博每勝氣縮而財多者動多敗以是觀之則秦之
所以能勝而六國所以常敗者秦之氣盈而六國
之氣縮也苟以氣之盈縮而論之則小大多寡不
足論也

張儀說秦王

爲縱約者六國曰楚曰齊曰燕曰韓曰魏曰趙此
六國者相與約從合而爲一以抗秦張儀欲敗縱
約必先說魏而使之歸秦者蓋儀約之成與不成

其利害在於魏也魏之爲國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實六國之戰場也使魏能守縱約則秦必不敢越魏以謀六國也自古天下有大梁實爲南北之限漢吳楚之亂梁孝王令兵守魏州吳楚不敢越梁而北唐安祿山之亂張巡許遠固守睢陽而祿山不得越之而南以是知梁地古之戰場實南北之要衝也故商鞅之欲強秦必先詐公子卬而取之使獻西河之地然後鞅之計得成及張儀之敗從約也亦先說魏使之歸秦而後張儀連衡之說定以是知梁之爲地天下之要張儀之欲破

六國之從必先說梁而後五國可得而服若儀者亦可謂善爲衡者矣

秦惠王伐蜀

秦之破六國也世之人皆謂其本於張儀之連衡而破蘇秦之從夫從約之破雖出於秦而秦之所以并六國者實非衡之力也使秦而不能知其先後緩急之序則諸侯無自而平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阻難至司馬錯欲其先從事於易以伐蜀其後秦攻諸侯欲

以兵取剛壽范睢以謂先韓魏而后齊楚此二說者秦并天下其說蓋出於此也大抵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瑕而後堅也瑕者既爲吾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以此觀之則秦之并天下實先此二策而張儀之衡特爲之助尔

攻韓劫天子惡名

世之說者往往以謂周於戰國之時不能復興蓋當是時周之爲國特有百里其地則不大於曹滕

其民則不衆於邾莒果何以能興哉然以吾觀之其實有可興之理也當威烈王之時諸侯不朝于周而威王獨能率諸侯以朝之顯王之時韓魏皆稱王而趙武靈王獨不肯稱王是周之名分猶存安在其不可興者哉然所以終不能興者以其無能興之人故也如楚欲用兵破韓魏以窺周鼎武公說楚王曰今子將欲誅殘天下之共王居三代之傳噐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於是楚計輒不行張儀之說秦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司馬錯以謂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惠王乃止武

公以居天下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爲非
司馬錯以攻韓劫天子爲惡名周之爲周實有可
興之理矣其所以不能興者是東西周無可興之
人也周文王之興特百里矣安在其地廣乎

先從隗始

君子之欲知人之國必觀其國之待賢者爲如何
孔子將適趙聞竇犢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
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惟殺鳴犢舜
華孔子遂反而不往則知郭隗之謀欲先從之始
而昭王從之亦可謂善於延賢也以隗之爲人待

之猶且如此况賢於郭隗者豈不往哉此所以能
致樂毅於魏劇辛於趙也昔桓公設庭燎之禮以
待士暮年而士不至齊東野人有以九九之術見
者威公曰吾之待士暮年而無賢士至子何以九
九之術而來對曰吾聞設庭燎以待賢暮年而無
有賢士至吾之所以挾九九之術而進者蓋九九
之術而君能禮之則其術有大於九九者豈不至
哉以此觀之則九九之術尚足致賢人况如郭隗
者乎

蔡澤說應侯去位

澤之說范睢雖其志在於得睢之位然而亦忠於睢者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秦之爲政至不仁也肆其虎狼之威以吞噬諸侯雖當時所用事之臣終不得其死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勢然也商鞅白起呂不韋蒙恬李斯皆其所與謀以取天下者也而皆不得保其首領以沒其得保首領者范睢而已夫四時之序功成者退睢旣居相位之久處夫功成而退之時乃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引身以退至於安平王稽之事見責於昭襄猶不知引身以去可謂冒死亡而不顧矣向無蔡澤之言豈能免於死哉然則澤之相秦數月而免初無補於秦而有益於睢大矣

仲連辭齊爵

仲連非戰國士也戰國之士如蘇秦張儀公孫衍之徒所以爲諸侯排難解紛者大抵志於得利不啻如商賈之所爲齊威王八年楚伐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以其所

持者狹而所欲者多故笑之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車馬百駟此其所以異於商賈者幾希觀仲連却新垣衍不肯帝秦平原君言於趙王而欲封之仲連曰所貴於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仲連不忍爲也及其下聊城也齊人欲爵之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若仲連者焉得以戰國之士待之哉蓋爲士者欲輕世肆志則無望乎富貴苟有望乎富貴則無耻而詘於人此二者蓋不可以兩立也又安得富貴而輕世肆志哉魏文侯見段干

木立倦而不敢息退而見翟璜倨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祿之則不肯官之則不受汝位則上卿祿則萬鐘旣受吾食又全吾禮何可得哉漢高祖之得天下張子房韓信蕭何號爲三傑蕭何位相國韓信裂齊而王獨子房願封留關門辟穀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可謂不役於富貴而能輕世肆志矣卒之蕭何械繫韓信誅戮獨子房以功名自終不取其區區之爵祿故得以遂其志楊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其張子房魯仲連之謂歟

秦伐東周

周失之弱秦失之強然秦之亡也在其方強之時周之亡也在其衰弱之後其不同何哉老子曰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是以齒剛強故相摩舌柔弱故不弊此自然之理也哉

鄭國間秦

君子創業垂統必爲萬世之計而戰國之君其所以爲國者苟可以延數年之命者無所不爲是所謂偷生苟活者也夫韓王使鄭國爲間於秦使之鑿渠以延數年之命信可謂拙矣然向使於此數

年之間有以處之亦未爲拙也漢高祖與項羽轉戰以爭天下嘗謂隨何曰爲我說九江王布使叛楚若得羽留齊數月則吾取天下之計定矣古之人固有緩敵人之兵以成其謀者項羽留齊數月而高祖取天下之計遂成況緩其兵於數年之久乎秦人旣從鄭國之策數年不伐韓而韓於此數年之間亦不見其有所爲者徒玩歲閱月以苟一旦之命數年之後秦之渠旣成而韓亦亡矣自秦人爲遠交近攻之策二十年而不加兵於楚四十年而不加兵於齊幸而齊楚之君皆庸黯懦愚故

遂蹈其計中而不悟使齊楚之君有如一越王勾踐則夫二十年四十年之間秦安得而遁之哉

李牧爲趙守邊

安邊禦戎之策惟在於堅壁清野而不與之爭利以困其師使之兵老力弱而後可乘伯禽之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爲寇於是作費誓之書率衆而征之其誓曰今惟淫舍牯牛馬云云此蓋爲堅壁清野之策也夫夷狄之所以侵陵中國者惟在虜掠而已使吾入保而不與爭利彼無所得於侵掠則師老力竭然後乘間投隙而加之兵此伯禽所

以克徐戎也夫子錄帝王之書以伯禽之禦徐戎誠得夫禦戎之上策故係之典謨訓誥之末以爲後世之法若李牧之守鴈門謹烽火多間諜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此蓋得夫伯禽之長筭也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爲真宗謀令河北諸郡悉入保近州郡者徙於州郡近縣者徙於縣有坑塹者平之有倉粟者窖之虜人入境虜掠無所得卒以請和由此觀之堅壁清野之策誠禦戎之長筭者也

趙王復將李牧

甚哉李牧之用兵似王翦也始皇欲取荆問李信

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
可始皇以爲怯乃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以伐荆卒
敗於荊始皇乃復用翦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翦將兵
六十萬人以伐荆荆人悉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
守之不肯與戰荆兵數挑戰終不出日休沐士善
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
軍中曰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乃令將士擊之虜荆王負芻遂平其地此蓋守其
說而不變則可以有立拊士卒而休養之則可以

應變未有捨是二者而能成功也唐天寶之亂哥
舒翰守潼關以賊勢方銳欲堅壁待之以頓其鋒
明皇使使者趣戰翰不得已慟哭而出果爲祿山
所敗觀翰始之所守者與王翦之守蓋無以異然
而迫於王命不能堅守前議勉強而出師以至於
敗非其智之不足也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也蓋良
將之守其策可殺可辱可屏可斥而其一定之策
不可易也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秦趙燕近夷狄

戰國之士秦趙燕三國皆築塞以拒胡而內之諸

侯如韓魏齊楚皆不受匈奴之兵至始皇混一天下以及於漢然後匈奴得以入寇文帝之世侯騎遂通於甘泉而中國始受匈奴之兵矣本朝國初時劉繼元以太原十餘郡控扼北邊故中國無北邊之患及太宗既克太原然後契丹連年入寇至眞皇而有澶淵之役蓋太原者中國所賴以扞禦北狄其必有截然障塞使之自當一面然後吾之中國不爲夷狄之所侵擾唐以三節度守邊誠良策也

春申君合從

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其計既定則當置勝敗於度外不可以一勝一敗而沮也漢高祖與項羽戰其一定之計惟與諸侯約從以滅項羽故自縞衣爲義帝發喪從諸侯欲討項羽者此計雖屢戰屢敗而其氣未嘗少沮故其終與諸侯合師挫羽於垓下而滅之蓋其初有一定之計故非勝負之所得而喜怒也六國之於秦其所以爲利者惟在於約從以伐秦而已觀楚王爲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可謂計之得矣此計一定固不宜一敗而沮之及秦師旣出而五國之師敗走楚王不能堅

守其計反歸咎於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自此之後諸侯不復爲從矣惟其無一定之計故卒爲秦之所并也唐憲宗討淮蔡連年不利群臣皆請罷兵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使用兵常勝自古何憚用兵先帝亦不留此賊以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入其間故卒縛元濟而戮之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知欲成事者不可以無斷也戰國之諸侯所以卒爲秦所并者豈其兵力之不足哉斷不足故也

李斯殺韓非

甚矣李斯之傾覆也當秦人下逐客之令已在逐中則上書以爲秦之所以霸者以客而客之自諸侯來者皆有益於秦也及其妬韓非而欲殺之則又以非韓之公子非終爲韓不爲秦其與前日之謀何其相反如此也當李斯遭逐上書之時使有一如李斯者而去斯楚人也今欲并諸侯斯終爲楚不爲秦則斯不免於害矣爲已而言則以爲諸侯之客有益於秦至於陷韓非則以爲非終爲韓不爲秦傾覆如此則李斯之不終於秦豈非所謂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乎雖然李斯之陷韓非信可
罪矣非之見害亦有以取之也孟子曰矢人惟恐
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謹也君子之
所學者仁義故親其親以及他人之親愛其國以
及他人之國無適而非忠厚也苟其所學者刑名
則不知有已之親而親他人之親不愛已之國而
謀他人之國無適而非刻薄也非之所學者刑名
法術之學故其出使于秦乃爲秦畫謀以首覆其
宗國而售其言雖作說難之書十餘萬言而卒死
乎說難者其操術有以取之也司馬溫公曰君子

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
大名美而享百福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
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蓋其於
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李斯所以得入其譖也
韓非張良皆韓人也張良當秦人滅韓之後散家
財以求刺客欲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卒得力
士爲鐵椎擊秦帝於博浪沙中雖冒死而不悔而
非當韓之未亡乃爲秦人謀破韓之策人之智
識其相去之遠一至於此

燕太子丹報秦

嘻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古之人將欲報夫不共戴天之讎者不可使敵人知吾有疾之之意而後其讎者可得而報越王勾踐之棲會稽其怨吳也至深入骨髓矣然而稱臣妾於吳盡夫所以事之之禮者二十有五年寢薪嘗膽弔死問孤以維持其國家而徐爲之計然後得志於吳卒棲吳王於姑蘇以刷前日會稽之耻善報怨者固如此也鷙鳥之擊必匿其形燕丹怨秦欲報之使荆軻持匕首以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威公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二謀者卒皆

不成遂遭秦王赫然之怒而爲秦所滅夫越王勾踐之報吳謀於二十五年之間而後得行其志燕丹之報秦王乃欲劫之於一日之際亦可謂淺慮無謀之甚矣秦王旣不可殺又不可劫而燕遂以亡其亡也固其所也然向使荆軻得劫秦王以反所侵之地則燕亦不免於亡何則秦王肆虎狼之威不復以信義接於諸侯又安可以桓公待之使軻能劫之於一日之間則軻之反也秦亦發兵而伐滅之是劫之亦亡也夫以燕之小國而殺大國之君則秦人舉國而讎之又獨無始皇者乎以是

知不可劫亦亡可劫亦亡不可殺亦亡可殺亦亡是荆軻之行有以取亡者二而丹乃以爲自全之計是所謂不忍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國家者也

荆軻刺秦王

忠信爲周蓋惟忠信以防身爲能周而無缺苟不以忠信爲周身之具縱使慮患之密未有無缺之可乘秦人之慮患可謂深矣其宮衛之嚴蓋數倍於諸侯也然而荆軻進督亢之圖圖窮而匕首見把秦王之袖而搯其脅幾不免於荆軻之所弊者

蓋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執兵侍殿下者非有詔召不得上故荆軻之劫秦王侍左右者欲救而無兵侍殿下者雖有兵非有詔詔不得上可謂善慮患之密者矣而卒以此之故幾爲荆軻之所殺縱使無忠信以爲周身之防徒區區於宮衛之嚴是雖慮患之密然必有出於其所不慮者秦人之慮患不獨此者也破滅諸侯不封功臣子弟殺豪傑銷鋒鏑以爲天下之人無足信然而卒爲亂者乃其左右所親信之趙高焚詩書滅禮樂以愚黔首使天下之人皆不讀書以是爲

三六十一
文集卷第十三
得計然而起於隴畝之中習亂以亡秦者乃不知書之陳勝吳廣以是知秦之慮患雖密而患害之生常起於其所不慮者是不知以忠信爲周身之具故也漢光武見馬援於宣德廡下岸幘迎笑謂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夫岸幘迎笑可謂簡易而無防患之具然莫敢犯之者蓋惟忠信以爲周身之具無缺之可乘

故也

盧生與侯生譏議始皇始皇怒乃坑儒
生

神仙家者流與儒家者流異盧生侯生乃始皇所遣之方士使求長生不死之藥者也其所窮治當及於方士之徒不應及於儒者也而乃以方士之伎藝傳相汲引至於坑儒生若始皇者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也

二世立

國之存亡雖曰天命然而人事之脩與不脩天命

遂從而改易故有以存而爲亡者亦有以亡而爲存者此則係夫人事非天命之所定也如以堯爲君而有丹朱以舜爲君而有商均是二者之爲人皆有必亡之理然而堯不以授丹朱而授之舜舜不以授商均而授之禹國家社稷遂以久安天下萬姓遂以生育此則以天命所必然之理而爲必存之道也如秦始皇之暴虐而扶蘇爲之子扶蘇之爲人寬厚好儒繫於天下之望使扶蘇而爲之君則秦可以不亡然而始皇乃出扶蘇愛少子胡亥李斯趙高之徒探其意以殺扶蘇而立胡亥此

則以不亡之理而爲不存之道也蓋舜之德與堯合故堯立舜禹之德與舜合故舜立禹丹朱商均之德皆非堯舜之所合此其所以不得立胡亥之德與秦始皇合故胡亥立而扶蘇非始皇之所合此其所以不得立也以是知天命之所在苟其人事之脩不脩則天命遂得而改易漢武之所爲去始皇蓋無幾矣然而身死而天下不亂者蓋以昭帝嗣位後罷鹽鐵權酷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天下所以中興而又安也使扶蘇而繼始皇則秦之基業可以復振是亦漢昭帝也如其不立何

論楊墨申韓之害

韓退之之論以爲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夫禹之功能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爲萬世之所永賴其功之在天下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而孟子之闢楊墨乃空言無實其何足以配禹哉蓋楊墨之害甚於洪水之害惟楊墨之說遭孟子之辭而闢之此其害所以不可得而見使楊墨之言而無孟子闢之則其害豈減洪水之害哉孟子之闢楊墨以爲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戰國之世而觀之未見

楊墨之害則孟子之言誠若過矣然以申韓之術而觀之則孟子之言不爲過也申子之說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桎梏韓子之言曰堯舜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飯土盞餽土劍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海股無肢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雖民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要在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爾當申韓

之爲此說是亦無實之空言耳及秦人用之督責益嚴刑者相望天下之人側目而視惟恐不得其死至於無所措手足山東群盜旣起民之從亂如歸而海內塗炭者數十年此皆申韓之說有以使之然也夫楊墨之說使無孟子而闢之則必至於申韓之害申韓之說使見闢於孟子則亦廢而爲楊墨之空言矣蓋疾在腠理血脉其治之也易故無可見之功及其在腸胃骨髓而治之則雖有功之可見亦難乎其爲功矣孟子之闢楊墨所謂疾在腠理血脉而治之雖其功不可得而見其實莫大之功也申韓之禍秦所謂疾在骨髓而不可復救當此之時雖使孟子復生其告之也亦艱乎其爲力哉

拙齋文集卷第十三



拙齋文集卷第十四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策問

別試

問王者通天地人而一通十爲士士之懷王佐才
於下固欲其聞一知十無所不通矣伊尹處畎畝
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蓋雖其窮居畎畝而所學者
堯舜之學也一旦幡然應湯聘而起則勲華其君
唐虞其民豈其旣仕而後學此哉造車於室合轍

於塗初無難者傳說之在版築太公之在渭濱顏
子之在陋巷皆是學也直窮達異耳非惟古之聖
賢爲然也雖後世之士亦有之馬周見唐太宗言
天下事明習憲章若素宦于朝而其學成於一介
草茅之日姚元崇以十事要說明皇及開元初悉
可施行而素定其學於廣平獵師折節讀書之時
士之爲士不當如是耶我 皇朝之待士可謂重
矣三歲而一郊天亦三歲而一取士蓋以科舉大比
洎夫圓丘之祀各間一歲行之其視得士之盛與
事天等是豈徇虛文備故事徒以爲多士進取祿

仕之階乎誠使海內韋布咸得以言揚於上而摠
發其畎畝之志以爲 聖政之助也敢問諸君以
通達國體之學酌斟當世之務所願施行者有幾
所欲更張者有幾何所薰陶而俾風俗之醇厚何
所損益而致公私之豐足其悉所學以陳母高而
迂母卑而調務使確然必可施於實用而母爲紙
上空言庶以不負 朝廷籲俊之誠意而無愧於
爲士之美名顧不韙歟

官制

問周設六卿實推本唐虞稽古之制蓋自九官之

命而既有其職矣百揆者太宰也秩宗者宗伯也士則司寇也共工則司空也契爲司徒而有后稷之播百穀獨無所謂司馬者說者謂皋陶實兼之此其於六卿之職或分其一以爲二或合其二以爲一何耶唐虞之制旣然其在夏商宜無以異矣故甘誓有乃召六卿之文而曲禮之載商制則以太宰太宗與夫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同爲天官之六太其餘四卿遂與司士同列而謂之五官其不同又如此何耶天子之六軍其將皆命卿無事則爲卿有事則爲將此其爲卿何卿也謂其爲分職

率屬之卿則太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其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揔而當其出征乃分掌一軍以爲將而屬於大司馬何耶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固非太宰以下之六卿也所謂軍將者無乃以鄉大夫之卿爲之歟然武王牧野之誓自友邦冢君以下則及於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其謂之御事而與於牧野之師是其爲諸侯而未有天下已用其三卿爲將矣豈天子之將而不用太宰以下之卿耶晉作六軍而六卿統之魯作三軍而三家統之以小準大卿之率屬於內爲將於外必矣旣以率屬之

卿居軍將之任而王師之出自比長爲伍長等而上之至於州長實爲師帥矣彼所謂鄉大夫之鄉又將何以處之耶諸侯之國止於三鄉康叔之封於衛惟曰析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而已然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陳以司寇爲司敗吳宋皆有太宰又若備六卿而有之願悉聞其說

孟子所論與王制周禮不同

問昔孟軻氏傳聖言於旣墜振王道於將頽舉盛世之典則以律列國之君臣宜其著書立言以前代爲標準試取七篇攷之大有戾於經者姑摘其

尤者與諸君辨明可乎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乃於公侯之上加天子一位以子男同一位爲五等於卿大夫上加君一位爲六等不知孟子所載異於王制何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而孟子特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合公侯伯子男而三不知孟子所載異於周禮何耶有虞氏上下庠夏后氏東西序商人左右學周人東西膠而孟子斷然謂夏

曰校商曰庠周曰序不知建學之名如彼其殊何耶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百畝萊百畝下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而孟子謂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不知分田之等如彼其差何耶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考之王制則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果孰爲當耶孟子謂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考之周禮則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果孰爲是耶謂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載師又有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十而二二十而一者謂夏后氏五十而貢而禹貢又有田第八而賦第三有田第一而賦第六者井田本周公所制而文王治岐乃有九一之耕然則商亦有井地乎徹法本周人所行而滕文之問乃告以七十而助然則周亦用助法乎周公封於曲阜七百里而何爲有儉於百里之稱文王之興以百里而何爲廣七十里之囿立言著書落落不合如此何以取信於後世邪試思所以折衷之說勿謂孟子爲發蒙之書置而勿論

曆

問由漢而降曆法之行於天下蓋世異而代不同雖其乘除因革之際冰炭楚越莫能相一及推原其流孰不自於古先聖人所以曆象授時之意哉夫堯命羲和舜在璣衡載之二典者示其可以爲萬世之常行也三代曆法於他書無所經見必亦因堯之舊耳而漢之古曆乃有黃帝顓帝夏商魯之六者各自爲家何耶三代之改正朔見於經者亦惟其統有天地人之別耳後世曆家乃謂其統既殊則立元亦異天正之元甲寅人正之元乙卯

相爲經緯或又謂顓帝用乙卯虞則庚午夏則丙寅商則甲寅周則丁巳魯則庚子言曆者因是而有異同又何耶推步之法在古止於正日景以求中星而歸其閏餘至唐都洛下闕作泰初曆始以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有合璧連珠之驗其比於古之推步是耶非耶泰初因律生曆以八十一首爲統母劉歆更以春秋易象配合其數而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亦謂與泰初合及唐一行開元曆推本大衍之數則以謂其法始出於易然則其與泰初之起於律者同耶異耶

賈逵推金火革之意謂數不可貫必有更改蔡邕
言不必以一家術取合明曆當隨時而變也而姜
岌復謂曆法可以永載用之無斗曆改憲之理豈
其然耶祖冲之始立歲差限張胄元傅仁均輩因
之蓋言天之躔度歲久必差也而王孝通復謂苟
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由此積之將至寒暑易
位豈其然耶斗分之或遠或近將安所定章部統
元之或多或寡將安所從奚若而準日法奚若而
準二至先大先小之孰優氣盈朔虛之孰卞何以
驗其陵歷而盡得春秋之日食何以推其逆數而

舉合六經之甲子此皆載在史志可得而備攷者
試各求其至當之說仍以夫漢自泰初至乾象凡
三家自魏黃初至隋張胄元凡十四家自唐戊寅
元至五代欽天凡十一家本朝自應天至統天凡
九家以至皇極稽極經緯光宅景龍符天明元之
有其書而不行正蒙齊政萬分之用而非正其間
固有踈者密者醇者駁者合乎古者不合乎古者
悉條而數之將以究觀諸君博通天人之學

律呂

問聲無形而樂有器作器於有求聲於無則器非

可以常存其聲而聲非可以取必其器也是以自古論樂律者莫不欲求中聲之所止而求之之法則自三代而降迄于今歷數千年未嘗有一定之說律呂之相生有以蕤賓爲重上生有以大呂爲重下生而又有以自黃鍾至于大呂三分損益惟一上而一下此三者其爲度數何以有多寡之殊十二管之旋生爲宮有以黃鍾爲宮林鍾爲祉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惟順其相生之序而又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祉應鍾爲羽各有避合以相乘此二者其爲彛倫何以有先後之

異上下相生止於十二律耳而後世復有自中呂而增之至于南事以爲六十又由南事而增之至于安運以爲三百六十無乃贅於十二律乎還宮之運止於五聲耳而後世復有增變宮變祉以爲七均又有十二變祉調居角音之後正祉之前十二變宮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無乃多於五音乎古之製律或謂以玉或謂以銅或謂以竹而又或曰陽律以竹陰律以銅不知其說之孰是耶後之定律或作準以寓數或裁笛以吹或製爲四器名之爲通或爲輪扇二十四埋於地中以測氣不知

其器之孰得耶律在於先鍾在於後一說也而又
有曰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者以一黍之廣爲尺而
後制律一說也而有曰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
而後生尺者宮祉商羽角以次相生各有其數其
說誠當矣何以復有宮生角角生祉祉生羽羽生
宮之一說也土無候氣之管寄王於四季其說誠
當矣何以有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
抄用爲候氣之一說也律管之圍果在徑三分圍
九分乎抑黃鍾九分林鍾六分太簇八分各從其
寸之數乎三統之管果皆全寸而無餘分乎抑黃

鍾九寸林鍾六寸一釐太簇八寸二釐而不得爲
全寸乎黍之生律有以廣累之有以長累之律之
容黍有容八百八粒之少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粒之多此數家之說其是非當否之際中聲之得
失常必由之通於音律者皆不可以不論也試歷
舉諸家鑿枘不同之說而各爲之求其至當之所
在使夔襄復起莫之能易不亦善乎

大衍太元

問易之爲書本於天地生成之數天之生數二十
有五地之成數三十合爲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則其數疑若不可得而增損之也然大
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皆不足於天地之
數學者疑焉故諸儒各以臆見而爲之說或謂五
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一不用者天之生
數或問易有太極是謂北辰生兩儀日月四時行
十二月二十四氣而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則運而
用之或又以爲八卦各有六爻爲四十有八加乾
坤二策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惟用四十有九
或又曰虛一不用太極也無可名之謂太極有以
謂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而大衍又減一有以

爲減其六以象六畫者誠如此數說則聖人所以
爲大衍揲著之法其無乃猶有所附會配合而非
出於自然之數歟抑將自有至當之義而諸儒或
未之思歟揚子雲之太元蓋擬於易之數也其泰
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天地人之數五十有
四共爲七十有二而其半爲泰中之數故三十有
六策而虛三以筮焉此其爲多寡乘除之法又若
有以異於易者易於天地之數纒闕其五而元於
終始之策數遂廢其半易虛其一而元虛其三其
亦皆有說歟幸悉意以陳毋牽於諸儒已陳之說

河圖洛書

易係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皆作易而言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初未嘗指洛書爲其所錫也漢儒附會乎二者由是有龍圖授羲龜書畀姒之說焉其說出於緯候之書非二經之本文也使洛書果爲神禹而出則不應言之於易係矣今也洪範不言而易係言之又安知圖書之出不皆在伏羲之世耶周官天府之掌有河圖而無洛書孔子之歎其不偶亦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是當周之時洛書亦未必傳於世矣漢儒果

何所據而云耶河圖之數縱橫十五此非人之私意小智所能爲也其出於天之授羲必矣然羲之始畫八卦由乾三索而得巽離兌由坤三索而得震坎艮此其於縱橫之數自一至九者果何所配而爲是八卦之位乎世所傳洛書之數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或以其合於洪範五行之數也而信之然五行爲五與五事五紀五福無以異也果一爲水數二爲火數則一曰貌二曰言一曰壽二曰富之類豈亦有其數歟苟以爲非五行之數則係辭又何以有天一地

二以至天九地十之言耶緯書之說河圖惟以其
爲伏羲而出也山海經又謂伏羲氏得之夏后因
曰連山黃帝氏得之商人因曰歸藏列山氏得之
周人因曰周易是則河圖之出也屢矣其又安知
洛書之旣以授羲使則之以作易而不復畀似使
則之以作洪範耶洛書之有五行生成之數旣在
所可疑之域矣漢儒之於五行傳復以九疇之名
爲龜背所負或謂三十八字或謂惟二十字豈天
之授禹固若是其諄諄耶然則春秋緯所謂河圖
九篇出天苞洛書六篇吐地符今之傳於世者果

孰是耶其果合於聖人之經否耶

軍制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兵之設久矣是以
武事之備常存乎文事畢舉之時而軍容之修必
參乎閒暇之際故雖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軍政
亦不可以不講也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此非特周制也以甘誓嗣征推之由夏以
來則然矣文王之爲西伯祈父宏父農父實爲三
卿雖其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不敢越乎大國之制
也而棫樸之詩乃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何耶苟

謂既受命稱王而備六師則武王牧野之誓亦惟
司徒司馬司空在焉又若未有所變矣春秋書魯
作三軍譏不當作也書舍中軍善其復古也則魯
國三軍合乎次國之制矣而閔宮之詩乃曰公車
千乘公徒三萬惟大國然後有千乘之車備三萬
之徒僖公之世既以是爲美矣而襄昭之間乃始
咎其作而善其舍者何耶魯果大國則其軍應爲
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惟曰公徒三萬苟以舉成數
而言則齊之內政自五人爲伍以至五鄉一師適
壹萬人之數豈其所謂叁萬人者舉不合於夏

官司馬法耶晉侯爵而分六軍以備六鄉鄭伯爵
而有左右拒與魚麗之陳吳子爵而爲三軍以肄
楚皆僭也然天子之六軍惟取諸六鄉其外爲六
遂都邑之兵有事而調焉天子既不止於六則諸
侯亦不當止於其數得以隨宜而損益之矣魯伯
禽之征徐戎既有三郊復有三遂亦幾於六也書
不以爲嫌則凡用軍之僭未必爲僭矣而三軍中
軍之作舍聖人必書之若是其謹又何耶春秋之
世去成周爲未遠而其軍政既爾自茲而降如魏
之武卒齊之技擊秦之銳士抑又可知也至于漢

唐之制則有七校三更建章羽林府衛弓騎之名制自朝廷雄邊子弟昭義步兵之令著于郡國其爲法又果合乎先王之制否耶此雖非俎豆之事然亦通世務者之所宜知試條陳其是非得失之實毋但以爲未之學

拙齋文集卷第十四

拙齋文集卷第十五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記

朱端仁韞暉樓記

石韞玉而山暉水藏珠而淵媚陸士衡文賦雖有此言而讀之者往往以是直爲論文而發耳而任恭惠獨於是得養生焉其事載於宋氏春明退朝錄讀之者又以其雜出於小說者流往往亦莫之信也而吾郡人朱端仁山甫廼始摘取韞暉二字

以名其所居之樓且以來諭而曰是樓也蓋端仁之曾大父通奉公嘗藏脩息遊於是以谷神專氣體合自然者也諸孫得承餘澤遺芳以蔭此帡幪將於是念祖焉韞暉之名所以志也子盍爲我記之昔在弱冠時嘗周詢鄉黨矣聞於耆舊間有告以鄉之三達官共遇一異人而事狀卓絕者其一人則通奉公當其始應舉從計偕與司業鄭公中奉丘公徒步同塗入京及延平而逸其負笈之夫方彷徨逆旅中立以爲計有請爲隸而不受直者稱善而姑許之其膂力乃絕人遠甚且執禮愿慤

出語超軼先勞後息異於他傭至蔡汴間距弛擔亡幾何矣始願辭去後數日抵京師遇諸塗則其服改矣黃冠野服貌甚閑暇且多道氣三公者始駭異之問其居而枚謁焉其言皆世人絕俗之譚非人間常語也久而益叩之響應無窮或受其神丹或傳其祕訣初未覺其爲僊聖也別去經年則已聞白日上昇於山陽而人皆見之矣由是上庠之士知其夙嘗爲三公役者乃皆目三公爲僊人郎主而絕嘆其濟度之有緣也三公者服膺其言而篤信之力行之通奉公則於是樓而習焉已而

三公率皆眉壽精強爲世偉人究于大耋然後脫屣蟬蛻且皆衍其餘慶以福雲來然則韞暉之源流其所從來遠矣山甫以是而責報於天吾信其如左契之執也竊嘗謂造物者之賦與其於富賢利澤功名爵位或輕以畀付于人無所甚惜而惟靳於神僊清靜之福蓋其所尤重者也在朝官達莫如許國呂氏之盛說者謂唐之世有名渭者其鼻祖也渭之後散爲兩枝其一枝至國初浸以通顯自文穆而下公卿世世蟬聯相襲無慮數十百人舉世莫之與京者其一枝爲神僊則惟出純陽

真人呂洞賓而已夫以許國文穆而下奕世子孫綿綿不斷之遐福如是其盛而彼一枝者獨稔斂凝結鍾其慶於一人之身混迹塵寰登名仙錄此豈非造物者之深畱固閉而時出之歟通奉公繇爲奧學登膺仕享遐齡受備福其平生陰功隱德及人多矣今山甫不於其所以高大門閭者加輪奐焉以徯高車駟馬之來而方且退然恬養於斯樓吾知山甫之意不汲汲於世俗之所羣趨而必欲責造物者以其所甚難之報是雖使異日得三旌列戟之榮終不以易其韞暉之至樂矣余嘉其

志願之卓爾不羣如此故推原其本而樂爲之記
李次山定齋記

余之親友李君濤次山名其所居之齋曰定而謁
記於余曰余之齋所謂定者非偶得其聞見之粗
也亦既有所自得而聞見之者矣凡由此之貴賤
禍福窮通得喪莫不有定分存焉人雖用其私意
小智而求有以勝之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吾姑
定其在我者而以定應之視彼之虛如輕雲飛塵
之在太空中初不自知其去來有無而任其自爾
此余之所謂定也子盍爲我記之余服膺其善而

俞拜其言曰是說也理之窟也次山旣得而篤信
之矣余復何言哉然終不可以嘿也姑惟推廣次
山之意以相磋切而已定之在彼者命也君子之
於命則委分於彼而我無與焉我雖不定而彼旣
素定矣將如彼何哉定於在我者性也而君子之
於性則責備於我而我常在焉彼雖不定而我實
能定矣將如我何哉蓋定之施於性命之際惟君
子所以處之者如何耳定在彼則我聽於彼猶時
有不定者焉定在我則彼應於我無時而不定矣
進於是說則釋氏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言

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次山能允蹈於是齋則不爲苟知於是說矣余嘗志於居室之壁間曰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聽命于天我之所不能預此即次山之說也願欲持是區區之說以爲定齋之記不識可乎

李脩年庶齋記

莊子之書載子貢駕軒車中紺而表素乘大馬以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是言也非子貢之言也然而有似乎子貢

之言也何哉當夫子之世蓋有以聞爲達者有以事爲政者有以音爲樂者有以儀爲禮者皆似之而非也若至於以貧爲病則陋已甚矣由是知其必非子貢之言然而亦未必非也故曰有似焉夫子固已夙知其然矣蓋嘗論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以貧爲病則此其原也回之貧至於屢空而方且不改其樂惟其受命焉賜之乘肥衣輕其視簞食瓢飲侈矣願猶以貨殖爲心賜之貨殖非若他人之貪冒無厭也一不受命則於貧富貴賤之分初未能忘懷而悉

任之則其末流至於以貧爲病而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固其所也莊子豈厚誣之哉人之賦分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者也命有所不受則在家爲不肖之子在國爲不令之臣刑戮之所必加而不以赦焉賜之不受命則是物也此心一萌於心術之微他人之所未覲而夫子固已見其肺腑矣其發見於外而不可掩則以貧亂病而爲原憲所窺此猶可言也太史公遷作史記遂以之列於貨殖傳之首以與猗頓白圭之徒同列其辱聖門甚矣余內兄李倬脩年嘗讀論

語而有感於夫子之言至於一唱三歎味之不釋遂名其齋曰庶且以是義爲余誦言之余觀脩年之雅意固以爲凡世之充詘於富貴墮獲於貧賤而汲汲焉戚戚焉未能兼忘於兩者之間皆賜之不受命者也庶齋命名之義如斯而已余復因脩年之言而有感焉遂具書而爲之記并以曉夫世之貧而諂貴而驕者

李倬年義愛堂記

福州東山大乘寺西廡間有斷碑焉字畫漫滅土蝕虫侵過者弗顧余內兄李倬年見而異焉剔抉

洗濯佇立而諦聽之錄其本持以示拙齋曰是碑也蓋古之大乘愛同一寺合食于一堂而紀其義食之所由起者也今亡矣夫拙齋因讀其碑而問焉曰然則吾兄何愛於是碑而手之不庸釋耶脩年曰余有感於是夫人之所以能羣以有義也義之所以能立以有愛也彼釋氏者滅人倫倍天理號爲割愛而弗得存者也愛則弗存於義何有彼義食者胡爲來哉今其徒乃能合於一堂而舉無異心焉吾儒殆有所弗如也余有感於是且將名余所居之堂曰義愛而實是碑文於其中以示子

若孫用爲義方之訓而發其憤悱之心是舉也義之屬也子其爲我記之拙齋曰是碑所載義則然矣抑其說出於異端者流非吾儒之所以訓也吾儒之道之學以能羣也以義而羣以立義也以愛而義有愛此有義有義此有羣反是則夷子之二本釋氏之斷滅也已今吾兄欲以義愛名堂而謹其義方之訓則是碑不足余願擇其義之出於愛而吾儒之所宜言者爲吾兄誦之可乎南唐江州陳氏七代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鋪廣席以次就坐有蓄犬百餘共食一槽一犬不至餘犬爲之不

食徐常侍鉉與其弟錯最相友睦常共用墨一九弟馬未歸凡馬不肯茹草凡馬出弟馬此其為義食之感其氣所蒸孚化所流雖犬馬異類其旁通速肖至於如此回視大乘愛同之合食其相去蓋天淵矣余願以是為君家愛義之說乎脩年曰善遂錄是言以為是堂之記

寸齋記

達磨曰傳佛心宗寸無差悞呂紫微曰不入樂天詩社不為淵明酒徒者取簞瓢陋巷十分晝夜工夫陶士行曰禹大聖人也猶惜寸陰至於吾輩當

惜分陰後漢列傳曰此織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若斷斯織則捐失成功誓廢歲月大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何晉之云浮生如彎弓寸寸不易滿俗詩一尺都來十寸長東家量了西家量筭來只是他長短何不回頭獨自量凡此皆寸齋博文約禮所得者眾義也入予齋而未喻其義試觀諸此則予之區區名齋自警之意一見決矣遂兼收遐取以為吾齋之記且係之以銘銘曰天地廣輪贏三萬里我所耕者纔一寸爾耕

此寸地待其廓然毋使荆榛妨我良田墉崇櫛比
歲取億千是蔗是藜成功則天

團拜記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此三
者號爲天下之達尊自古然也近世道遠俗漓黨
齒之敬不存而吾鄉特甚欲漸復者必自吾輩率
之以身行之以漸守之以常其理也今也旣序少
長之秩於此自後每遇冬年節序必於質明會集
叙拜于育王塔院有不願預者勿預不設酒餼貴
可繼也夫士農工商各有定業之常以生士之常

業在守其禮法而已歲時叙拜以爲子弟勸禮法
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守則將喪其常業而失
其生理以爲夷貊之歸吾末如之何也已

雪峯瑞芝圖記

散則爲露凝則爲霜雨之一潤也常則爲菌瑞則
爲芝氣之一烝也烝之爲氣其在人事如鬲釜之
間水火之齊鹽梅之適蓋有變生爲熟揉剛爲柔
燮垂爲和革腐爲堅以成飶飶芬芬搜搜浮浮之
物族庖老獲之智類能之矣至於山林澤藪美薦
水草之旁出其沮洳鬱勃之所積而枯槎故枿菌

生乎其中此則非人力之所能爲而天時地氣實使之然漆園所謂烝成菌者也其所由來亦豈難知哉若夫芝之爲瑞其在天壤之間自爲一種靈苗異產勃然而出歟然而來旣非人力之所及而天時地氣亦初無預乎其間蓋莫有知其然而然者茲其所以爲嘉瑞也歟福州雪峯山崇聖禪院當乾道丙戌夏五月二日以其鼻祖真覺大士圓寂之辰廣設佛會緇素雲集長老蘊聞敷座提唱快說法要從座而起象王回顧萬衆仰視其貌座之東序則有瑞芝兩苞出其楹之左右每苞羸十

餘葉其色紺黃間以淺絳瑞氣氤氳光彩奪目四衆咨嗟嘆未嘗見其忝以祠祿家居杖藜山行選勝及茲預觀盛事爲之繹尋締思者累日切以謂是芝之所以爲瑞者惟其理路夙絕而不可致詰也雪峯之在閩中其地最爲高寒卓越六月雨雪冰片滿街蓋沮洳烝潤之必無有也况當此驕陽亢孽久愆雨澤之際烈日火雲棟宇如槁而是楹之距地亦且百尺以天時地氣人事三者而推尋之舉非其烝之所能及則此物胡爲乎來哉是其爲理甚密而其爲瑞甚明觀其瑞之所出實在長

老聞師猊座之旁而衆目之創見又當其說法已
竟之頃其日則祖師應機度世之辰三事和合如
此意者聞師寔祖師再來斯山以符斯瑞與覩茲
嘉瑞則邠塔開縫杉枝拂地之識斯末也已

泉州東坂葬蕃商記

負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
市于海外者其國以十數三佛齊其一也三佛齊
之海賈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數試邠圍
其一也試邠圍之在泉輕財急義有以庇服其疇
者其事以十數族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建發

於其疇之蒲霞辛而試邠圍之力能以成就封殖
之其地占泉之城東東坂旣翦薙其草萊夷鏟其
瓦鑠則廣爲之窰窰之坎且復棟宇周以垣墻嚴
以扃鑰俾凡絕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舉於是
葬焉經始于紹興之壬午而卒成乎隆興之癸未
試邠圍於是舉也能使其推髻弁服之伍生無所
憂死者無所恨矣持斯術以往是將大有益乎互
市而無一愧乎懷遠者也余固喜其能然遂爲之
記以信其傳于海外之島夷云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拙齋文集卷第十六

三山林之奇少穎

序

尚書集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闕百
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
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
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

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曾中或以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或以乙之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闕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立孫帝魁凡三千二

百四十篇爲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未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魏太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旣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

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
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
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
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
歧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
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
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
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
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
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

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
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
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
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
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
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
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
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
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
宗彤日均商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

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也如大禹謨嗣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肪於此中登來來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

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周禮講義序

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

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內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及凜淳散朴去性而從心耳營鍾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於祇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

同患故周公制法度於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於前而後或因革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於經之大體則徇常

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揚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橫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穀音藻色之等威皆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常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畧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旣以其旣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孟子講義序

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當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旣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記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

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夫旣與門人荅問而言之矣又耻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已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如是之狹也趙臺卿旣以此書爲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

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爲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觀瀾集前序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人之以其最爾之聞見而對萬古浩博之書言將以窮其無窮極其無極雖末世窮年曾不足以究馬體之毫末而耄及之矣此觀瀾之編所由作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活水也水惟其活是以智者得師焉文乎文乎澹泊而有遺味發越而有遺音者非活不能也余之於斯文是之取爾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庶幾得之

觀瀾集後序

右觀瀾集所編百二十有九篇皆瀾之動也余於是觀焉亦聊足以稱是區區聞見之所及者發吾管蠡之陋識作吾金鼓之懦氣也而已非以古作者之文爲止於是也代有不錄之人人有不收之文蓋塵有存者故不以世次列叙先後且虛其左方以待之繼此復有會於予心而可以廣予傳者固將特書大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夫文選不收蘭亭記文粹不收長恨歌識者于今以爲二書之遺恨由其所取乎斯文者以爲盡於其書故其所遺者人得而恨之余方收選粹之所遺其敢自謂

無所闕軼乎昔孔子之始刪詩也得周之國風雅頌於自衛反魯之初旣列而叙之矣末乃得魯商二頌又從而附益之不以世次之先後爲嫌也曾子從學最在二三子後而猶及乎商頌之傳是以其窮居於衛也曳絃而歌之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樂之動於中而發於聲音形於扞蹈有不期然而然者凡今中庸大學之所載子思孟子之所傳揆厥端倪無非繇商頌而入者也青藍氷水之喻於是乎信矣余之爲是集也以爲至游真樂之純全在焉則固朝夕不庸釋也且將獨處則終日自

誦而玩味之羣居則與人同誦而商論厭倦則使人旁誦而諦聽之習熟則教人徧傳之藏於斯脩於斯息於斯游於斯以飲其酎啜其醑含其英咀其華庶或有其人之曳絃浩歌因商頌而有得以光大乎斯文者出焉是則觀瀾之本志也余之觀瀾非曰能之亦徒爲過屠之嚼望洋之嘆耳

家藏海中螺蚌所共護持金剛般若波

羅密經序

泉州同安並海之魚人有舉網於海游者得一巨物焉視之良石也徐而察之則螺蚌相繆纏甚固

剖而視之重重十數皆衆螺蚌也未廼見佛經一卷實在其內外疆中乾青質朱軸金銀書相間錯則此經是也邑丞秦谿王君亮功行部見而異焉得而匱藏之余在泉時聞王君有此經問之而信王君舉以施余因寘諸余家所奉旃檀金剛像之龕中而朝夕瞻禮之久矣表兄李長季歎其希有且曰子盍爲之序記表而出之俾見聞者生尊重肅敬心不亦善乎余曰唯夫佛門廣大說法幽深世之人以淺意小智管窺而蠡測之往往視爲難信之法而益浪不信者皆是也自非諸佛時時出

少神變以證其說以覺羣迷則雖善無證不信不信民不從而佛法之滅亡無日矣昔唐文宗食蛤蜊有擘不可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時終南山政禪師論之曰物無虛應此乃啓檀越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文宗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政曰今者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文宗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政曰已聞說法竟蓋因理曉人者不辭費以此身得度而現此身說法此難信之法也今也於蛤蜊中現菩薩相以是爲證雖不

信者亦信矣佛花嚴經曰如有大經卷無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衆生竊嘗謂塵中有經卷破塵能出之此法亦爲難信而證以此經理亦皎然余然後知芥子須彌本不相礙但患不得其證所以難信耳

送衡州趙使君序

古今有一定必不易之常理謂之彝倫彝倫也者惟此一理之可通更無並行不相悖之二理也有則悖矣父之必慈子之必孝君之必仁臣之必忠

此其爲理之一定有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准之必平繩之必直自有天地以來則然矣豈容有二端哉今之郡守縣令五等諸侯爵也其於覆下牧民有君之道焉是以其彝倫不出於仁而善爲守令者其政謂之循良豈弟爲守令而有不出於循良豈弟則非仁人也非仁人而俾爲政於一郡一縣則民之蠹也國之蠹也將安用之是以古之守令必取於純良豈弟之仁人此理之必不易者也然仁人之心必惻隱而多恕寬慈而近厚是以循良豈弟之施於有政往往近於懦弱而少決姑息

而多貸以故或者病之以爲筭計見效曾不若能
吏之任鈎鉅之智峻鞭撻之威其擊強仆姦有以
大快人意者由是循良豈弟之彛倫浸爲陳腐不
切之習癡頑無能之倫而機巧決斷之政尚矣雖
然循良豈弟之宜於郡縣爲人君之止於仁其爲
彛倫古今固自若也審循良豈弟之不如機巧決
斷之爲則趙廣漢韓延壽張敞之徒過於黃霸龔
遂遠矣遷固之傳循良其去取予奪之際乃若是
焉何哉元次山之爲道州蓋所謂惻隱而多恕寬
慈而近厚號爲循良豈弟之尤者也其在當時譏

訶詆罵之聲不絕於上下而有識者賞焉故老杜
以謂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
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
此豈非以爲次山所挾之術是誠彛倫之必不可
易也歟循良豈弟之施於郡縣有如春風陽和之
煦萬物小用則小利大用則大利所以如元次山
輩爲邦伯遂能使萬物吐氣而俾天下以安者也
苟使之一變而爲機巧決斷則是望霜電雪霰以
發生之功矣庸詎可乎趙丈志行使君實循良豈
弟之仁人也分符于衡陽而將之官余懼其怵於

流俗之見或將變其天姿之所有而機巧決斷用焉強其所無以徇時好取世資遂爲是說以厲其行使君勉之入告于內君付以民出守于外民受之君君吾君也民吾民也自吾君吾民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使君勉之仰不愧乎君俯不忤乎民其中之所素守確然其不可奪乎流俗之毀譽固不足聽也

陳君傑四男子序

延平陳君傑唐臣名其四男子伯曰杞仲曰梓叔曰榘季曰楠且遠來問字於余余旣字之又爲之

說曰杞梓榘楠皆天之美材也所受於天者旣美又必因其材而輔之以人事然後得全其天焉其始種於地則在乎豐其土壤相其肥磽而審所以置之之宜使其質幹固其根著深則本不搖矣故伯之字曰殖之殖之者其始也旣殖之矣又何加焉然後培擁灌溉之功施焉斯得其所養而無物不長矣故仲之字曰育之育之者其次也夫所謂育之者非一二旦而可爲也必積之以歲時而其功日進一無所挫焉斯勃然而興矣故叔之字曰篤之篤之者又其次也如是而底天成矣由勾出

三百六十一
文獻卷第六
十三
萌達至於拱把合抱七圍八圍皆其成之之積也
故季之字曰成之成其大備斯無以加矣其磨匠
石之求時大厦之湏而爲明堂之柱路寢之楹惟
顧世之用者如何耳蓋君子盡其在人者而任其
在天者殖之育之篤之成之者人也用與不用則
天也而人何與焉陳君能以是爲四子義方之訓
吾知天意之必有在矣

送伯厚縣尉赴官建陽序

易大傳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蓋
位者其時也時之異列則一貴一賤分焉卦者其

德也德無不齊所以處小大一也古之君子其涉
世應變之迹各隨其時之所遇有萬不同誠不可
以一槩論而其所同者德也故居下位而盡心於
職守在官而官在府而府在庫而庫無毫髮苟且
之意則與夫在上位而酬酢天人之丕變負荷國
家之重任者一道也孔子爲委吏則會計當爲乘
田則牛羊茁壯長其所任者狹矣然心念盡於所
職而不念乎其餘雖使其位進於鄉相道行於當
世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不復加毫末於此矣舜之
徽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叙賓四門而四

門穆者亦是物也豈復有變於其耕歷山漁河濱之所爲哉舉斯心加諸彼固不可勝用矣非復有待於其外也吾友陳君伯厚以經術首賢書以對策擢科第得尉於建之建陽而要予贈言以別予謂伯厚於是言也以其平昔之所學所聞自試於一尉之間將准此以設施於世子之贈言捨是則爲不知務矣夫以病僂承蝸蝸之外天下無餘物梓慶削鐻鐻之外天下無餘巧理盡於所止故也伯厚之行予姑請惟以尉職之所應爲與否者求商榷焉而伯厚聽之夫縣令丞尉各有司存而尉

以治盜爲職者也爲尉而使盜賊縱橫爲百姓侵害亡窮已置之不詰則尉爲無賴矣然尉雖治盜其身爲王官佐令丞以牧養斯民使各安其田里無愁恨嘆息之聲視百里之民則皆其父母也爲民父母至使其赤子失業去爲盜賊苟又從而維繫之係纍之刑戮之以塞予之責進予之秩逞予之願有利之心焉則亦豈爲民父母意哉尉亦爲無賴矣是二者之失鈞也抑孔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又其理之極致也伯厚其審擇歟由前之二者而更進於斯則一尉之外吾

知其天下無餘事矣

送陳童子序

誦記之於學末也古之君子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既已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以其餘力及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是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者所以養其正於童蒙之初大學者所以要其成於天德之後由童蒙迨乎既冠未嘗一日無學而記誦初未嘗一日學焉學者不以是爲學則教者亦不以是爲教其勢然也洎夫科第興而士之大學既已悖其先後本末之

序矣則小學亦流而爲博洽捷給之歸利祿之所在萬矢之質的也後生之有是學先達因之亦有是教焉自其爲童蒙而記誦之教固已行矣此國家所以有童子之舉而吾黨之士所以少則有記誦之師焉而陳童子者又特其穎悟俊爽之尤者也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聽其所誦之書纒纒然如貫珠琅琅然如戛玉袞袞然滔滔然如河出崑崙東折北迤而歸諸溟海也人皆謂童子之所已爲者絕人遠甚固可以楷撫後學而領袖儒林矣予獨異焉竊以謂古之豪傑非不

以記誦爲長彼其所以卓然自立於世者既自有其本而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移奪矣其博物洽聞之所發亦直出其緒餘決其波瀾之一二以曉世之瞶瞶未悟者耳固非其自幼稚至壯老疲精力溺心志而專致力於此也張廵之守睢陽功蓋天下實海內竒男子也韓退之叙述其事甚偉至其言讀書不過三遍終身不忘爲文章探筆立書未嘗有藁者殆亦於其全體之中偶出其一班兩班者爾在張睢陽固不足道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今童子之所已爲者既能爲今之所不能者矣今者方將充貢乎天子之庭觀光乎上國以從英俊游乎鸞臺鳳閣之上旣爲當世之雋彥矣凡所已爲者其自今以往視爲道德之一藝時出而游之可也若遂以爲終身必據必依之理過而不化執而不忘則闕黨之速成互鄉之難言也已僕他日詎敢刮目以待童子之來洗耳以聽童子之誦乎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calligraphy.



拙齋文集卷第十七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箴

顯思箴 并序

於皇紹興乙亥歲之四月瑞芝九莖生于

太廟 仁宗 英宗二室之楹間越二歲丁

丑之二月復於是楹產芝四葉倬有光焉瑞

應煌煌間見層出實振古所無有也祕書省

正字臣林壽猥以不才備數冊府既嘗不量

末學稍伸儒館獻歌之義以侈乾坤之況施
歸美於 上天復不勝惓惓之愛謹誠皇誠
恐再拜稽首願進顯思之箴其箴曰

天惟顯思篤佑我宋於赫靈符系隆乾統叡智聰
明列聖所共世德作求允惟天縱巍巍 仁皇續
我慶基子視兆姓風行八維奄甸大寶介福如茨
受天多祐於惟顯思重華厥後有烈 英祖垂拱
仰成歸心率土秩綿本支式遵疊矩於惟顯思受
天多祐烝哉大成聖主有作二后居歆神祇安樂
乃睠寢廟瑞芝攸託間歲挺生昭茲景鑠謂天盖

高胡然有顯二室同楹坤珍婁闡 英祖儲慶

仁皇錫羨厥應維何皇躬勉勉惟誠盡性感于神
明誠有不息惟一惟精燁燁斯之神明所呈帝意
忱斯勵皇以誠惟孝寧親假于有廟孝斯不匱是
則是倣燁燁斯芝宗祧所兆帝意忱斯翼皇以孝
曩以孝誠九莖效竒及茲日新四葉挺姿帝鑒如
響式端其隨帝命不易皇惟念茲景命萬年殊祥
肇開誠無不服孝無不懷新之又新瑞應沓來皇
惟念茲命不易哉

念欲箴

彼源之慾爲委之淫嬋娟一笑能成天寶之窮陰
是故君子之有慾必窒于心每窒吾慾何淫之能
侵彼秋之忿爲冬之怒睚眦一言能致萬里之黷
武是故君子之有忿必懲于慮每懲吾忿何怒之
足懼蓋慾猶水也始自涓涓不窒其始懷山滔天
忿猶火也初於熒熒不懲其初燔丘燎城君子由
是察於山下有澤之象而知所以爲懲忿窒慾之
學懲之又懲則山不童窒之又窒則澤不涸行之
以寬平和易主之以清虛淡泊照之以眇綿之炳
立之以堅高之卓際之以龍吟虎嘯妙之以鳶飛

臭渠箴

魚躍此所以積其閑邪之功而永絕乎後悔進之
於知幾之神而獨得乎先覺者也

人謂我智我謂我愚人謂我密我謂我踈衆芳之
不珮而實腹之腐蛆大藥之不貴而失身於臭渠
旣溺吾性幾喪吾軀曾何異嗜鼠之鴟鳶而甘帶
之螂且有客有客以德愛予授予以不壞金剛之
杵而貳之以照濁摩尼之珠示予以九九泥洹之
路而憇之於綿綿紫府之屋致予於清都帝所出
予於聚塊積蘇曰惟此爲神仙關鍵之秘要清靜

道德之上腴是可以躋聲聞於無漏位列仙而不
懼嚮之背之幽明異區抗之抑之天淵理殊兢兢
戰戰擇此二塗沉溺吾性戕賊吾身者雖非臨淵
非履薄非憑河非暴虎能無懼乎

正己箴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薄責則未
能無責遠怨則怨未盡弭至子思子之言則不然
所謂責於藍而寒於水其言曰正己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嗚呼至哉言乎吾將以是爲反己之箴省
躬之勸其有介然之聲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則

以是應之務以脩乎吾之所可願

五觀箴

未克之絕如石壓草壓所不及依然媚好旣克之
絕如劔斬虎極力一揮爪牙無措我此五觀自其
厭離以至忘絕而其機在克厭離而克所入者明
克而忘絕所存者誠一不勝其人慾之私而失吾
天理之正則吾性之不能有吾命之不能保尚何
有於五觀之虛名

孝箴

有身則有孝孝與身俱生由孝立其身身與孝俱

成身非孝不立孝非身不行倍孝忘身者孝輕身亦輕

銘

淡成齋銘

大羹元酒宗廟所重淡而未成有體無用備物之饌薦以牢醴成而非淡有用無體惟是齋也立本於淡致用以成涵泳乎六藝之壺奧咀嚼乎百氏之菁英雖無旨酒嘉肴以相煦濡然名教之樂講習之說舉積諸此而果其賢乎吾將斂衽挾策而日與之并

指南軒銘

指南以車巧匠所模不有此巧將焉措諸指南以箴磁石所臨不有此石又何以任潘子此軒則非此之謂也其道甚大其益無方蓋將求師於道德之海取友於俊艾之場譬如日輪照處不呂小大咸於是而寓目焉雖見有萬殊之見而光無二本之光

陸壻和之存齋銘

有操而存尚虞或失不捨之操永無放逸柯外有柯不遠維則心逸日休其繩則直

快目齋銘

心目一理惟虛則明目不欲礙心奚可盲積雨初歇太虛湛澄宴坐此齋開窓啓櫺千里在望如登島瀛衆所覩者萬象畢呈那知天游亦從此生願心如目纖塵不萌明白洞達廼立汝誠

默齋銘

萬言而中何如一默其默如淵震雷虩虩超然見獨回愚參魯無鞭無繩牧此水牯

林子沃齋銘

勿助勿忘時雨霖霖倏焉十寒不如勿暴沃以聖

言旣霑旣足歛於良田生我嘉穀

坐右銘

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委分于天我之所不得與

守道銘

智能挈瓶守必不假無守無藏亦無假者無假之守能移蓋寡老農安田君子安雅

不競軒銘

安身之本莫若不競不競者何百念俱靜若有絲毫即失其正影像旣空澄圓一鏡

委分銘

作者造物從者善聽寡而一塵多則千乘分際所期豈容少剩任運目前是無不敬

顏巷銘

飲于大河滿腹自足此外有之舉非吾欲一簞一瓢本不盈掬加之一毫豈顏之福

友于齋銘

友于兄弟是亦爲政非必民社曰守曰令能於天彝順受其正毋受皆然是毋不敬於覆載中得其正性於福極中膺其正命由此而行動皆吉慶舍

而弗由變爲災病飽食終日茲成不令禽犢之歸曹惟厲梗

李脩年四銘

畏銘

君子慎獨所畏惟己此心了然常對天地室空無人十目洞視達觀視之如見肝肺

敬銘

直內曰敬致曲斯方古謂誰直乞醯鄰墻古謂誰曲證父攘羊每每致曲焉能爲士

誠銘

好色惡臭誠者如此行義守仁嗟胡不爾反此則正舉斯加彼堯桀之分審此而已

禮銘

有禮有則毀則斯賊惟此兩途判然白黑古人於此寸無差慝小紀大綱三千三百

贊

二程先生畫贊

進將澤生民而微可行之位退將覺後世而亡所著之書惟其睟然之容見乎面而盎乎背者莫非道德之實仁義之餘使學者聞風而興起猶無異

掘衣而趨隅蓋所謂恭而安威而不猛溫而厲能以是而起顏之喟發曾之唯者世無孔子非斯人而誰歟

道之隱也家自為學歷數千歲而無傳道之明也學出一家乃兄弟而比肩二程先生之學之道世不知其孰為後先蓋率其性質之所稟隨其德器之所就而各全其天溫然如春風和氣可愛而親者既得之於明道凜然如嚴霜夏日可畏而仰者復得之於伊川又豈止挹叔度之陂而疵吝情盡望紫芝之宇而名利意捐者哉

尹和靖畫贊

不動心於膺齊之富貴而甘乎貧賤不屈節於競
金之威武而裕乎生死昔嘗以魁梧竒偉意其貌
而瞻彼遺像乃眇然一山澤之臞儒婆娑之老子
蓋其平居暇日居官稱職若無以瘡人者而至於
守張程之學行孔孟之道則古所謂居廣居立正
位行大道之大丈夫亦惟此三者而已矣不敏末
學少而仰止再拜德容顙不敢泚

徑山大慧禪師真贊

演說多於古趙州而得其俊快析理精於蘇東坡

而加以顯豁其得法於真悟也經之入藏禪之歸
海其受知於張無盡也由也之果賜也之達徑山
育王可招而不可屈衡湘梅陽可逐而不可殺當
其在時天下老和尚縉紳士大夫說是說非直至
今日其論始定然後萬口皈依無異辭昔時十六
今二八

承天潛師畫贊

金剛圈裏翻身過栗棘蓬來滿口吞領得楊歧端
的句却嫌蒸餅大餠飽

雪峯毬堂禪師真贊

推平常心說真實法運悲智願應化度緣毬堂于
今清風歷然其舒如掌其握如拳其聲如雷其默
如淵人見其與達磨祖師提隻履而西去久矣我
知其爲東郭順子捨人貌而得全其天者也

西禪此庵淨老真贊

眼碧眉厖足趺肩鞞此庵樣子元來恁麼當年唱
箇無生曲火冷雲深從寡和如今口作掛壁閑獨
說宗乘鬧浩浩

延福可老真贊

渾沌鑿開無限事逍遙游後更何疑饒伊齊得鵬

并鷄不似當年作蝶時

清虛皇甫先生畫贊

以爲朝士耶其語贛而愚以爲道士耶其服農而
儒遠而望之其髭鬚鬢鬢然而鬚即而觀之其容貌
澤然而腴名山大川無所不歷欲往而輒至者其
行徐吉凶禍福前知來物有問而隨應者其心虛
之人也高聯紫府之籍深入黃庭之境固必待僊
去而後見則吾不可得而知也惟觀其應世之粗
迹既有以動物悟人者其漢蒯子訓唐張果老之
類歟

觀音畫贊

稽首補陀聞思修千手千眼普供應世人兩手及
兩眼眼見手捉各隨心多一手眼無用處即與駢
拇枝指等菩薩照用一時行應以千心爲主宰相
彼方寸湛然地不容二念卽復千我謂菩薩如水
月一水一月同照曜方真大小雖不同舉手見月
等無二我今續此妙色相以爲正念皈依處於一
身心起多想而作千手千眼見普願大真鏡智中
知我此念無間斷所求皆應如谷聲請無不從亦
如是

泗洲畫贊

稽首泗洲普照王曩以寶塔接群品塔今敗壞成
微塵隨意分身無不在我觀世間有爲法無常遷
變同一空假饒建塔如恒沙未有不歸幻滅者豈
惟淮塔有興廢阿育王造亦非堅菩薩應感常現
世不隨寶塔俱存亡耕雨穫晴長淮風普爲衆生
作饒益我今續此應感象常以正念爲皈依於此
真光一尋中而興七級浮屠想正念皈依無間斷
普願菩薩常感通洪鍾小大隨叩鳴所求所請皆
如意

拙齋文集卷第十七

拙齋文集卷第十八

行狀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祕書省正字胡宣教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其先云云先生幼不好弄而天資粹美夙成凝然莊重見者改容當舍法盛行之際入太學應科舉而獨不喜爲王氏三經字說之習汲汲然求所以學者如是者有年然後得涪州譙廵士定於京師逆旅中而問學焉譙授

以易學開而未達初未嘗爲其諄諄言也而先生淵然深造每自得之譙喜甚爲之盡發所蘊俾洞明格物致知之要旣歸日從季父文定公游文定公又益以堯舜孔孟道學授受之詳爲之講貫演繹曲盡精微究極博大由是能以篤信力行居之無悔且其師友淵源所漸又皆當世之德人鉅公而能博觀遐取以資所學故其聞見益廣而行實益尊文定公每謂其族黨爾輩皆弗如也蓋文定公以道任天下之重而先生與從弟侍郎公各得其家學之正傳學者宗之先生學成於家名顯於

朝雖其深自翫襲于衡泌之下粥粥若無能者而海內善類固已浩然歸重矣然竟以所學不能俯合時好是以老而不達韋布蓬華若將終身焉會朝廷博延儒先崇信古學俊乂彙征從臣曾公開等十人以遺逸薦之於朝有旨起先生于家庭先生以母老固辭徵命廼賜進士第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將俾邦人之勸業樂羣者咸有所矜式焉先生猶力辭而學者交贊其門義不可卻也始強爲之起蒞教于鄉校者七年誠達心化士風爲是翕然丕變而其人問學之審行義之篤于今遂爲全

閩多士之奧區矣先生既秩滿歸籍溪築室藝圃
棲遲丘壑奉祠祿而家食者亦又累年蓋嘗一爲
福建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居無何以與大官爭
辨征推是非不肯詭隨阿容卒亦請祠而去遂絕
無仕進念矣雖先生漠然不復意於斯世然世之
論人物講治體者莫不以先生未即大用爲朝廷
惜之輔臣有以爲言者由是以大理司直召洵除
祕書省正字其擢用眷注蓋未艾也而先生辭避
再三不屑就已乃幡然而起既至闕下則又求去
堅甚諸公極力挽留之不可回有旨改秩授宣教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歸未期年以疾卒于家
之正寢享年若干有論語集解二十卷傳之學者
遺文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卒實紹興三十二年
某月日也而以隆興某年月日葬于鄉里某山之
原從遺命也先生兩娶劉氏後娶嚴氏二人並早
世有男孫一人日應進士業女一人適進士詹某
先生之學本之以譙處士之清居之以文定公之
任而濟之以和理一之以誠實守節樂道不名一
行而粹然皆出於正博取百家諸子之長不主一
說而必體之於身驗之於心辭約而理備行高而

操堅與學者處雖危坐植立端默無言而即之者莫不服深遠去疵吝油油然日與之偕而且不知其益也其里居貧甚饘粥或旬月不繼人不堪其憂而杜門著書躬耕養志曾不以一介取求於人至使家人忘其貧而閭州鄉黨稱其仁其性怡怡融融無一日不樂方且收召宗族子弟之髻齒未冠者草衣芒屨布褐不鞮環列其前而教以句讀訓誥窮年矻矻惟日不足見者莫不笑其徒勞而先生樂此不勸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是過也先生之在館閣也屬逆亮干紀聲爲南牧之言

邊鄙爲之震先生甌書于朝羸數千言剴切體要悉根本於經術而莫不釐然曲當於世務且力勸皇帝係隆民望增重國體亟用張魏公浚於內用劉太尉錡於外以銷侮拂固封圉上嘉納其言二公由此召用是時輿論專以折衝之任屬於張劉二公故建言者往往亦能及是而先生首獨誦言於庭無所回婉衆論藉以爲重然後獲伸夷考其一時著龜獨智之明早滂備具之審莫有爲先生斯言比者然後知先生晚年之黽勉一出志在報國其通知時務之要爲不苟然也先生旣葬而誌

銘未鐫將欲狀先生之行以求文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諸門人之在建寧以鄉黨之義相先莫肯任此責者而近捨遠取遂以屬諸某某雖愚陋不可得而辭也竊嘗謂論語記載先聖人言動蓋群弟子相與廣記講言之然後集而成書非成於一人手也明道先生之歿伊川先生既狀其行矣門人之達者各自有所記人人言殊然後墓表立今某之所載姑及夫先生平昔學問出處之大槩衆所共知者而已至於先生之潛德隱行善言嘉話一皆可以爲範世翼教者則有孔程之門故實在焉

非其末學管穴之見能以究知而盡識其純全而盡知其善美也歟謹狀

李和伯行狀

公諱楠和伯其字也其先居光州固始唐末從王氏入閩遂爲福州候官人公幼遲重寡言笑已如成人稍長自力學問兩舉於禮部不中第初無懟色曰吾知治吾事爾得失何預焉益自刻學未幾與其第三人俱擢鄉薦而公爲舉首有司閱其文無翰墨畦逕詫曰非今世舉子文也已而復黜乃謝絕世事杜門讀書鄉人子弟委束脩於其門者

數百人以苦學得重脰之疾遂不起時紹興十有七年九月十有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七公天姿近道復能從當世先生長者問爲學本末故其學專以古人爲法嘗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謂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爲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掩君子以夢爲鑑自知心之誠僞蓋所守之約如是故其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爲空言而每謂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焉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陳平燕居深念陸賈在前而不見吾欲以

是瘠吾思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此足見其律身之嚴至於待人則以謂道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已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恕之已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已不可以自矜凡議論之補於教者大率類此其於書無所不觀而尤邃於春秋自三傳及諸家之說皆旁搜博取以會其旨趣衆說之所未安者然後斷以己意謂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苟惟取必於例與柱後惠文何異故著書未竟而其說之一二學者已傳之與人交

柔聲下氣出於至誠遇不可即毅然正色雖責育
莫奪或與之談世事口吃不能多言至剖析義理
娓娓不休若駕輕帆乘順風若決流水於千仞之
山而赴東海也疾革語人曰壽夭在天無足言者
獨念累吾父母耳遂了然順逝娶陳氏有子一人
曰渙女四人長適林如璋餘未行某以外弟從公
游自卅角至于壯齒如一日也每與公語未嘗不
自失其賴切磋之益爲多往年陸教授死繼而公
歿里人相與痛吾州之再失賢士也某於二人實
兼師友之重故哭之過期而哀葬有日舅氏語某

曰知吾子深者莫甥若汝宜狀其行以請銘於立
言君子某承命流涕今公之所學於古者雖百未
一試而其善言行誠足以詒世範謹掇其大槩而
實書之雖親不嫌也矣謹狀

故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仁仲
行狀

公諱毅仁仲字也其先光之固始人從王氏避地
遂居福之閩縣曾祖瑄祖汝礪父之邵世業儒連
蹇不偶公少而警敏夙成篤學能文有聲稱場屋
之間益刻苦不懈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南安

軍上猶縣簿改撫州錄事參軍未赴雁家薨服闋任汀州錄事參軍既乃爲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改秩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將赴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以疾卒于正寢公天資溫厚自童齒識度過人篤志勵行儼若成人有識者知其爲遠器也弱冠登父憂執喪遵禮哀毀骨立幾不勝喪廬于墓苦由端居不接人事者三年鄉閭未嘗見其面蓋自其始爲成人介然自立拔出乎流俗固已如此既仕還丁母憂廬居率禮毀瘠如初閩俗取法焉公之平生篤誠不苟其行義之懿仁愛

之實早爲鄉閭之所知所信者尤在於此至於莅官決獄而恕互市臨財而廉交僚友而人樂飲其和掌賑濟而衆翕服其公者皆其立本所積充學所移之餘緒也壽考寵祿固未易量方且築室百堵藝松種菊輪焉奐焉以樂餘年以綏後祿而一疾俄死矣享年六十有四積階左奉議郎子男二人世脩世昌皆業進士力學世其家女五人長適右文林郎循州州學教授邢炳然未廟見而卒次適國子生劉有庚次適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辛紹先瑩居其二未嫁孫男四人任孫覃孫貳公

喜公女孫一人醜娘皆幼之奇不敏辱嘗與公爲僚友考公之行實其可傳可繼之跡大略如此宜得品藻之文形容之聲以詔不泯敢序著其自以待考信者稽焉八月甲辰謹狀

故劉郎中伯任墓誌銘

福州螺江之西南有劉君伯任錄參者仁厚好德君子人也何庸知其然耶以其議論守正無所阿自信無所疑知之公世居螺江之西南地名黃江曾祖造累贈太中大夫祖儼承議郎知南恩州贈朝議大夫父縉贈承事郎公登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第始其爲汀州錄參也適部民有羣訟于有司者有司以其朋聚挺亂將悉致之死公抱牘爭議于庭甚力旣卒不勝則投劾棄官賦詩見志而歸築室藝圃爲終焉之計陶然自適不以幾微見於言面天子聞其聲名召對稱旨改承事郎且將有擢用意未幾除大理寺丞復權戶部郎官改權度支郎官立朝數月聲稱籍甚凡所陳請當讞獄則每從恕議理則必從與立爲定論始末一意如印圈契鑰咸可驗信識者以爲明取與知大體雖浸列通顯號一時達宦而士夫間猶皆以劉錄稱之

蓋其立朝持論不改前日之特操初不計夫官貴之崇庠也故其在版曹諸所更張曲盡利害之實雖久於金穀者莫之能易陰功隱德橫被幽遐二廣江浙之民于今賴之得疾請外補除提舉浙東常平茶事就醫于臨安府富陽縣而卒歷官左奉議郎享年五十五娶葉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有開次有聞女二人長適進士趙搗次適進士王貽恭公之將葬也有開等以左宣教郎知富陽縣事陸楠之狀來請銘竒於公亦爲同年進士生辭避旣不獲於是序次公平生論列之大節且系之

銘銘曰

古之好德者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避斯人之勇進識古風之斯在悶隱德之在天信後昆之必大賚之銘詩式顯幽昧

進士林君夏卿墓誌銘

讀書之有登第如耕之有獲螽之有絲自然之理必至之報可信不疑也余里居以講學爲業鄉之士子誤相從游者蓋數百人每矚之孰矣其有知學嚮學自力不懈以是游場屋間率一兩舉其於預計偕取科名若寄而取之曾無甚難者然亦有

數竒命屯不利於場屋之試不耦於主司之取茅茨困阨以終其身此則出於一時之不幸而非擇術處身之過也予亦矚之孰矣大抵若是者雖其一時不幸而不遇抑天之報施於人必將有所乘除損益於其間徐徐而待之固莫之遺也不在其身矣將不在其子孫乎余聚學于里者十餘年其間年齒最長從予游最久而益不懈者吾宗夏卿其人也百戰行間每戰輒北而未嘗有一毫悔退意嘗曰此吾進脩隸業者未至也歲輒負笈而至汲汲於燈窗與後生未冠者伍曾不以成人強

艾自居怡然自適若將終身焉余每心服而敬畏之每謂之曰使有天道公之有後福必矣士之與余居而喜譏評之者至以其連蹇不耦老大於場屋而唾鄙之雖余亦疑焉旣公之得疾蚤世以死在其身則爲不幸矣而公之二子穎秀叔秀皆童稚秀發絕人遠甚蚤有聲稱於學校間遂相繼以壯齡登高科棣萼相輝父子兄弟之名一旦隱然爲七閩稱重士之以公而疑天道者始翻然改觀每父兄之詔子弟率以是先焉夏卿之卒以乾道己丑二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六其葬以辛卯六

月十有七日卜兆于懷安縣長壽里苦參山之原
葬有日穎秀昆仲屬余爲銘詩以爲泉壤永永之
誌余素有此念方將有所載記輒因夏卿而發焉
不厭其詞之黷也夏卿諱延年曾祖晏祖陶父棣
並不仕母王氏壽考精強蓋未艾也娶楊氏淑溫
慈善克宜其家子二人長穎秀次叔秀孫男一人
女二人銘曰

詒謀之永

蓄德之厚

韋布一世

甘於不耦

天實畀之

以昌厥後

誦於銘詩

須其繁茂

榮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宋皇叔故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豫章侯諱士臧
之夫人王氏世開封人五世祖仁贍左右 藝祖
有功位樞密副使曾祖漢卿故贈右金吾衛大將
軍祖公弼供備庫副使父脩內殿崇班夫人崇班
次女也初以總麻親之婦封令人歷永嘉太寧永
寧三郡太夫人進封榮國享年七十有八乾道五
季三月五日考終于建寧府漕臺官舍豫章先夫
人歿二十有八年殯于福州秀峰僧院至是不敵
自建寧奉夫人之喪來遂改厝于懷安縣感應鄉

清平里靈光寺之原而夫人祔焉實六年三月五日甲寅也男六人長不均幼亡次不敵左朝請郎福建路轉運判官不冑故武翼郎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次不蹇幼亡次不泯故右承務郎知興化軍仙遊縣次不嘏從義郎信州兵馬監押女三人伯仲皆蚤世季適周瑒瑒卒再適右宣義郎呂大琮孫十人善緝善邕忠訓郎善乘善勸善埏成忠郎善覽善鉢善綽善鑒保義郎一未賜名孫女十人長適左迪功郎方耒次許嫁左迪功郎黃景說餘在室曾孫男女四人夫人事親孝既歸豫章豫章少得風痺疾夫人調護十餘年豫章即世夫人訓諸子慈諸婦閨門之內熙如也平生儉素婉嫕類皆足以昭閭範明婦順者窆有日不敵泣告于友人左承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三山林之奇廼編次而鏡諸石

孺人陳氏墓誌銘

孺人陳氏諱體真字端卿福之長樂人也曾祖沔故不仕祖察故贈右朝請郎父致一故任左朝請郎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孺人年十九嫁於候官李氏實右承奉郎新知漳州龍溪縣丞潮

之室右奉議郎新通判南安軍事搆之仲婦而提
刑中奉文安公之孫婦朝議公之曾孫婦也嫁之
十一年知丞將挈以之官歸寧母黨得疾于舟中
而卒于外氏之館享年三十寔隆興丙戌八月二
十有三日也一女應安八歲一男公弼十歲以其
年十二月壬申葬于先塋之西孺人溫柔婉婉裕
於婦德其事舅姑順聽而義撫兒女慈愛而嚴處
妯娌之間無間言應接內外曲盡情意各得其驩
心實令淑也而不幸短命以死可哀也已銘曰
不命之長 維德之昌 翠峰之麓 閔此幽光

拙齋文集卷第十九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祭文

祭劉文先生文

嗚呼真儒之學不在多文窮則獨善達斯澤民伊
耕莘野呂釣渭濱雖處畎畝業富經綸逮其一旦
感會風雲格天鴻業孰與擬掄繫顏氏子陋巷長
貧寸功薄効曾莫之聞豈其德業有愧渭莘命也
則然何與於人世俗智淺妄爲戚欣達人大觀易

地則均嗟嗟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
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
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縱遇肯綮庖刃
若新天胡不弔忍使迍邐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嗚
呼哀哉堂堂開府德高七閩源深流遠孕此祥麟
始學于譙已得其真繼師于劉所養益淳躬行信
義洽于鄉鄰萬金之產視若埃塵聞其風者革視
爲仁仲元在蜀王通處汾去之千載接其清芬縉
紳論薦聘以蒲輪一語不契故山歸耘出處大節
卓然不群年未六十歲在己辰山頽梁壞尚何忍

云嗚呼哀哉晚學愚陋莫知涯津寅緣行役拜手
蕭屯望之肅如即之若春不我鄙夷夜語諄諄違
離依戀卒業無因區區問學寄之書筠尚冀親炙
以陶以薰今其已矣徒抱酸辛西望筵几莫不及
親有淚成河注彼蒼旻嗚呼哀哉

祭吳先生文

嗚呼先生胡然長往既不沾尺寸之祿又不獲耆
頤之享謂天高而聽卑應善惡其如響嗟先生罹
此禍兮豈斯言之或爽嗚呼哀哉昔我先生幼有
令望掇六藝之菁華窮百家之浩蕩發爲詞章長

風鼓浪指決科於拾芥于青雲而直上何蹭蹬而弗遇徒倚門而翫髒講道石隊橫經絳帳藹吾黨之青衿半嘗依於函丈長養成就仕塗接鞅眷麾下之畢侯恨獨遺於李廣不龜手之良藥或得用之爲將彼宋人之數竒乃不免於緝紉遭回一官艱難萬狀廢疾縈之尚期無恙何膏肓之弗救遽永歸於泉壤嗚呼哀哉慨念平生父親几杖雖朽木之難彫幸高山之景仰痛永訣於終天念後生之安放追餞靈輻失聲相向有淚如傾薦此醇釀

祭陸丈先生文

嗚呼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奚恤乎命之窮通曾子之疾啓予足啓予手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豈以壽夭之數而較其吉凶惟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實顏曾之所造彼世之戚戚然於利害得喪者果何足以窺斯人之胸中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淺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利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

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某輩之所以恨者
惟慨念夫疇昔里閭之從容樞衣函丈之間見元
紫芝揖黃叔度則名利鄙吝之心固已頓盡矧又
有琢磨切磋之誨以開其蔽蒙今其已矣又將焉
從寡聞孤陋而有疑孰質離羣索居而有病孰攻
故臨先生之喪對遺像而酌尊酒則情鍾於此不
自覺涕泗而霑曾也

祭胡文先生文

嗚呼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古之君子學未至
乎優入聖域而輕用其身以游乎世則於斯二者

必流於一偏如冉求之聚斂于魯則汙其皓皓之
地如子路之結纓于衛則喪其嶢嶢之天筭計見
效均於亡羊而其所失多矣曾不若泗之濱汶之
上緼袍養志簞瓢樂內之淵騫惟夫子然後免於
斯二者之患故自謂吾乃涅而不緇之白磨而不
磷之堅蓋夫子之所可及者初不在於泣麟歎鳳
厄窮之際惟至於環轍歷聘而一無所貶然後知
其決非群弟子得以方駕而比肩惟先生之樂世
之知者徒見其守約持正安貧樂道之一節則以
爲處士之比爾嚮君之舉然蓋全家食粥而不肯

形乞米之帖終日杜門而未嘗賦貧士之篇食每
至於併日突或幾於無煙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不以改吾曳縊之樂既成春服零風沂浴未嘗一
動鼓瑟之絃以是爲先生之所難者猶曰淺之爲
丈夫也曾不知先生始末之全德不難於立而難
於權惟先生之晚節副真主之詳延採王佐之學
以應不世之遇凡直言正論之爲時而發者莫非
洞明當世之利病深究治道之後先使斯言之或
用固可以上焉補衮職之闕下焉使民瘼之痊是
豈肯虛縻太倉之粟浪爲策府之僊言之未用則奉

身而亟退非吾固欲隱情惜已專美獨善以戀松
菊於三徑老風月於一川乃出處之一致匪窮約
之獨賢論至於是然後知先生果不負譙居士之
學而自得文定公之正傳彼世之管窺蠡測而莫
究堅白之全體者徒有見於上下之飛躍其何以
察至理之魚鳶嗟歸歟之幾何甫家食之踰年豈
惟主眷之未慙抑亦士望之獨專何耕莘釣渭之
望已矣而山頽梁壞之恨繼焉曾期頤之莫究遽一
疾之弗痊夢斷兩楹之莫光謝少微之躔蓋斯民
之不幸而吾道之未泰如可贖兮何惜乎此身之

百千嗟乎學如先生行如先生知所以立又知所以權如先生之卒於厄窮以死又孰能究之於冥漠問厥理於大圓頤如某之不肖蓋嘗奉諄誨以周旋惟糞墻與朽木每重費於彫鐫匪若鏗乎其後常如瞻之在前屬沉痾之重痼致蹤跡之回遭雖隔函丈之摳趨尚辱書問之見憐方且致高山之仰俄然嗟逝水之遄痛微言之淪絕懼素志之忘愆聞會葬之有期屬官守之縈牽邈臨風之一奠恍有淚之如泉

祭郭文文

嗚呼孝子愛日慕之終身惟恐事親之日短不能盡吾父子之仁是以紆朱懷金而憂不如簞食瓢飲而樂衣純以素而貴不若衣純以青而貧不願乎萬鍾之祿三旌之位惟願堂有黃髮百年之親戲老萊之綵衣澣石建之羣牖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彼儻來之舊物何足以易此樂之無垠嗟嗟靈之三子恨斯志之不伸殞何怙之泣於中道纏罔極之痛於千春他日且將發仲由之慨歎欲負米而無因平時求友於三益尚其志節則知靈之有子如此之爲幸而今日寄誠於一奠見於其哀

毀亦不覺涕泗之霑巾

祭陳樞密文

子期甫逝伯牙絕絃厥初默契豈其偶然意氣所
傾匪假因緣雖始目擊妙意已傳賤子疇昔里巷
伏跽公所賞識卓然獨先云此美璞衆方棄捐追
之琢之出其 純全聲名一旦徑達宸前遂階試
用躡升羣賢道山蓬萊研窮簡篇擢貳宗盟光持
使權中外揚歷初終媿憐俾其萬折不替卷卷抱疾
里居亦既累年日從公遊綠野平泉望公登庸附
翼騰舉晚末幾何一意陶甄胡爲信昔川谷遽遷

人與琴亡哭對几筵山頽梁壞柱石摧顛一慟之
餘此情莫宣不腆殺核列薦豆籩慨想平昔有淚
潺湲

祭李和伯文

嗚呼痛哉我兄不起斯疾命乃在天痛之何益我
所痛傷爲吾道惜昔者孔門顏其優入退然如愚
乃能知十賜實多才望之弗及縱知其二屢中惟
億信知學道必有其質受和受采莫如甘白質苟
不美艱乎爲力嗟吾三人相爲羽翼牛角從游迨
于今日三十餘年未嘗相失草木臭味各有儔匹

論其天資莫與兄敵兄之稟性淵默平直悃悞無
華皆其根實璞玉渾金蔑有瑕隙我則不然偏於
氣習或驕而浮或吝而僻各有所蔽相爲蝨賊是
以其學進寸退尺瞠若乎後望兄奔軼平居講學
不廢朝夕吾儕商論逢午間出邪正是非毫釐區
析兄但恂恂有如木訥而其胸中涇渭自別誰知
雷聲存於淵默非但吾儕心所矜式自雖師門亦
皆稱述謂其近道成就可必吁嗟末俗巧言如織
舌長足短萬人一律議論記問文章學術有一于
此夸見顏色孰如我兄所養恬寂備此衆美不矜

不伐終日頽然燕坐一室衆理在前渙然氷釋世
之所知特其辭筆知兄之深我惟嘿識惟我與兄
心同氣叶豈惟內外手足之戚曰師曰友兄其兼
得我實孱弱匹雛弗克任重道遠惟兄之責責柰何
竒禍起於不測四體枵然嘔而不食喘氣乘之奄
然而絕豈謂我兄壽如此嗇觀兄平生湛然寡欲
及其旣終亦惟順適子路結纓曾子易箦死而得
正志願斯畢在兄無憾我則傷盡如鼎三足遽折
其一兩足雖存其何能立兄之云亡衆所共恤知
與不知皆爲感激繫吾弟兄情鍾最切相期如何

乃成永別自兄抱疾之奇在側爰從屬續以至棺
襲皆所親視憑尸踊躄擗隔長江徒聞病革中途
得計失聲匍匐入門長慟蓋棺旣訖悼兄則同擗
尤於邑相對纍然拊膺太息每謂生身海邦窮僻
欲求同志久而罕獲今乃失兄愈成孤特年來聚
學彼此維繫猶恨旬時相見不密豈謂於兄終天
之隔蒼天蒼天奪兄何急哀哉何辜罹此荼毒自
今以往心惟日惻握手而游皆兄陳迹挾書而讀
皆兄手澤思兄之心觸事而發允齊之樂安能如
昔中夕思之涕泗交溢吁嗟年來善類困厄前歲

之春支離不祿堂堂紫微其夏繼卒山頽梁壞未
忘追憶今茲我兄亦返真宅謂天佑善胡然差忒
如彼晨星豈堪殞圻三年之間三爲此泣淚盡眼
枯了無可覓師友道喪一至斯極恨無百身可爲
兄贖創鉅痛甚曷日而復靈輻何往荒州幽閨可
憐玉樹土中埋沒寓此哀辭莫寫曾臆沃酒柩前
忍與兄訣

代舅祭透仲文

嗚呼疇昔八年前素秋之孟吾哭送汝兄於西
城之西俾從汝祖之佳城今茲孟秋吾復將哭送

汝於北城之北寔祔于汝外祖之墳塋汝及兄從
二祖游乎汗漫寧復念吾而吾之思汝聲之號者
日以乾泪之泣者日以竭殆將滴吾淚於秋露寄
吾號於秋聲而今而後永夜沉沉空齊寂寂惟有
窗間之檠床頭之枕知吾父子之至情好去吾兒
永隔此生汝心純孝胡 寧捨吾而去忽使吾涕
泗之縱橫嗚呼哀哉

又

嗚呼我之五男如手五指墮指之痛痛入骨髓一
之謂甚矧復可二胡然二之我痛欲死昔仲尼嘗

哭其子於鯉雖哀而慟顏氏謂顏獨賢非鯉也比
我心孔疚寔兼於彼以賢則顏以親則鯉哭鯉慟
顏有泪如洗我初得男爾兄及爾粵自孩提天鍾
粹美坐我兩膝咸誦經史日數千言瀾翻不已壽
十六七蜚聲閭里人言佳兒必稱二李施及諸弟
亦精業履有子如斯云胡不喜意當聯榮芥拾青
紫五桂一椿竇郎可擬並試南宮及後叔季尚期
晚成蔚爲國器豈料爾兄不祿而逝我痛未忘爾
復繼斃人豈天道吉凶以類爲善必福惡斯禍至
如吾兩兒德性純懿閔無間言曾善養志璞玉渾

金初亡瑕類何辜于天罹此顛躓不假之年俾我
遐棄嗟哉彼蒼不仁若是疇昔西征余往汝侍鋒
交戰場詞傾峽水期汝如何汝乃不第逮茲東歸
稅駕方爾團藥父子宴樂兄弟望汝如何汝乃不
起汝始得疾寔惟旅邸一夕沉痾倏焉體瘁盤珊
入門昔人已改蒲柳未秋豈宜摧毀人固疑之我
心獨異使汝不長豈曰天理汝蚤聞道壽天一致
豈不見幾恐傷予意力疾對醫漫云可治瞑目長
眠溘然蟬蛻天寔誤予使予不智不就汝訣永隔
寤寐冥心之言嗟猶在耳爾寔何憾我哀莫弛我

偕汝母劬勞半世婚嫁甫終未凋髮齒謂此餘生
優游卒歲含飴弄孫亦復何事汝兄之殂始積憂
患兒吾擇婦女吾命配幾如是爲而不凋弊搔首
臨鏡班白多矣望汝寬予汝反至此二女一男復
爲吾累人生幾何堪此顛顛人謂我哭已傷兩指
盍師延陵三號而止我痛在心心狂欲潰哭尚可
堪不哭尤憊吾寡交游杜門養晦惟汝及兄從吾
論議伯埴仲篔相繼疊疊以斯自樂不慕榮貴自
失汝兄尚惟汝恃汝不吾留亦隨隙駟使我索居
有言孰謂已而已而失我良嗣白日清宵悠悠曷

濟我哭號天爾母頓地爾寂不聞九泉永閔女嫁
女歸兒遠兒在獨汝見時河清莫俟我老無悰來
日能幾寂寞此生有恨不匱消日成服薦此薄醕
兒舉此觴并飲吾淚

祭适仲文

嗚呼我生終鮮孑然一身豈無兄弟四海三人幼
共嬉戲長同屈伸雖隔表裏情逾所親嗟我少孤
焉依叔舅舅氏吾師伯仲吾友兩驥絕塵千里馳
驟我寔駑材瞠若乎後伯仲未冠舅爲世知懦無
立志知我者誰自暴自棄下流實歸不有伯仲疇

覺其非每從紛華此心外騫及見二難釋然悔悟
漸漬薰陶遂同志趣非曰能之伯仲之故伯也德
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夏雨雨我春風
動之去我三日鄙吝已滋六日不來我心匪樂我
不見兮折簡我約書旣同讀文亦偕作商榷古今
曾無適莫緊伯之學春秋寔通惟仲與我詩書是
攻各尋蹊徑一西一東如適京邑厥歸則同歡樂
幾何禍機倚伏伯旣已矣仲復就木竟兮何之俾
我窮獨嗟嗟蒼天如何不淑嗚呼哀哉肄業績文
伯仲獨優南宮桂籍宜冠英游賢書數上猿臂不

侯如我淺陋反玷簡蒐謹行全生我亦尤劣濯濯
牛羊幾無萌蘖一暴十寒尚茲存活仁如伯仲乃
遭天闕自伯不祿已隨逝波我及仲存更於琢磨
並從師範歸養天龢計我所得孰與仲多仲既聞
道百慮一貫每臨利害履道坦坦俄得俄失若修
若短於透仲觀曾何足筭伯也疾革我心鬱陶源
源往問膏肓柰何浩歎仲心死輕鴻毛談笑謂我
空走一遭死既本空生亦誰是萬化去來初無終
始我復何爲情鍾不已正惟仲沒莫與進此藏焉
修焉入誰與娛息焉游焉出誰與俱自今以往離

群索居伐木道喪鶴鴒影踈慨念平生那忍細說
子敬琴亡伯牙絃絕丹旄風悠薤歌聲噎路隔幽
明忍與仲訣嗚呼哀哉

祭林德脩

嗚呼三世爲醫禮經所貴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讀
之者執一而未通乃妄論夫將之與醫如函矢巫
匠之異我嘗以意逆志而觀之然後知此二書者
實互言而相備醫非盧扁則雖累葉以奚補將如
伊呂則縱百傳而何畏顧其用心之仁與不仁又
烏可於其擇術之間遂立一定之議果醫之不必

是而將之不必非固未足以少三世之爲吏嗟柱
後惠文之習世固薄之謂其可操者類皆不仁之
器信斯言也則刀筆筐篋蓋頃刻之不可親而况
於自祖及孫縣縣而相繼然而若于公者獨非吏
哉高大其門閭以徯高車駟馬之來豈不仁而能
若是觀公之能以質直平反世其家我固已逆知
其有隆而無替雖不及期頤之年安知其非畜取
其報於天以昌其苗裔出餞靈輜欽陳薄醑侑以
斐辭見公素志他日公之諸子必將赫然以儒學
而興尚可以信斯言於來世嗚呼哀哉

祈風文

維洪範之庶證媿時風於聖功此大而化之之事
自匪雨暘寒燠之可同故凡大塊之噫氣悉由造
化之密庸然彼化工之不宰必以山川之神司其
闔闢而職是變通古之明神血食斯民而立能事
於此者則有旦暮常便樵采於若耶之徑南北分
送客舟於洞庭之中彼逆其所順而強其所劣尚
能不顯於靈蹤矧曰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而得其
勢之所順宜其有禱而必應有欲而必從繫靈祠
之奠食罔正直而眷聰來蟻慕之不絕信響響應之

無窮茲良月之初吉肅嚴霜於孟冬屬蠻商之遠
往與朔颺而適逢乃葳儀於常禮延飛御乎梵宮
望軸轡之善濟致泉貨之屢豐瞻雲海之浩渺假
一息之蓬蓬

又

象齒南龜遠出島舶以舟爲趾重譯罔隔沙阜石
幢溢如芒刃以風爲翼萬里一瞬勃勃蓬蓬怒號
瀛海以神爲墟立談而改羽蓋雲車邈然浩蕩以
禮爲介厥應如享惟風必期歲有常信今雖襲禮
匪常之徇吏之守職兩年爲期官滿則去位難出

思神所廟食與天地通民享利澤厥望不窮某也
終更行且還里席神芘苾日旣久矣神之歆否願
以風卜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漿爲舶預請
指望颺南留神引領

祈風舶司祭文

夫祭有祈焉有報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禱
報也者所以後神而荅其賜祈不可以爲報而報
不可以爲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歲舉事祀典于
神則異乎是於夏之祈有冬之報於冬之祈有夏
之報風之舒慘每以時應則祠之踈數必以時舉

如循環之不窮禮雖不腆在神宜歆之

辭宣聖祭文

某繆承人之乘傳于此亦既再期去官有日用展告于廟庭竊惟夫子之設科有德行焉有言語焉有政事焉有文學焉而於政事之一科又有達焉有果焉有藝焉蓋如是其廣大不窮也某之不學無術面墻蒙蔽於是四者之一一者之三初無有也而冒竊爲政以學焉知政體之一科之未易能識聖門集成之不可及高堅所慕鑽仰尤勞菲然蘋薦惟先聖實臨顧之

辭廟文

民保於吏吏保於神其惠一也民不忍於吏之去吏亦不忍違明神而去其情亦一也某昔者莅官之始徼神之意以冀終更之無吏責無官謗無民訛神實許之矣今冀終更而卒追此二者之咎微神之賜殆不及此雖實不忍遠乎神保詎可無殺核之報以稱其情乎禮則不腆神其歆之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終



拙齋文集卷第二十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雜著

鑿說贈孫楚士

方書爲醫者設醫爲病者設未嘗治之不可謂書無是疾未嘗求之不可謂世無是醫余嘗怪世之鑿者學有所不足則求備於方書之所不載曰師之所未嘗言也又嘗怪世之病者識有所不廣則厚誣於舉世之無良鑿曰是必不可治之疾也使鑿

師果有所未嘗言則方書爲可焚矣使世果有必不可治之疾則鑿科爲可廢矣若是者舉未之思也余頃歲得痿痺之疾殊殆始焉瞑眩如沉醉者累日旣廼左支孿若不隨運掉步武蹉跎僅能不僵仆而握之力不勝匹鷄舉履之官雖存而實廢矣時在都下國鑿之所萃也余則延請亡虛日使各誦其方書而試以其藥投之凡閱十餘鑿人人言殊或曰此風也或曰此濕也寒也或曰此風寒濕之參也余起居之素不謹晞風露寢疆墮未嘗之懼雖不敢以其言爲必不然亦未敢遂以爲必

也姑使各以其伎試之投藥如注壑灼艾如非龜凡歷數月鑿之伎止是矣而余之病固自若也得請負丞于太宗而謁來紹興居其謁鑿藥問方書如在都下時而加詳審焉亦閱數鑿其說又舉不出乎風寒濕之三者余始惛然莫知所適從則使各獻其伎而嘗試其藥更歷數月越鑿之技又止是矣而余之病亦自如也未廼遇威敏孫公之曾孫鄰幾其名而字楚士者深於鑿者也邂逅余於溫國司馬端行同寮之室問余之疾狀而得余證於顏面之間以諭韓國富子立曰噫固非得於風

寒濕者也是故在吾書中而諸鑿偶未之察耳人之血氣如天道之旋斡蓋一日而一周焉又於端坐而不時運轉則榮衛凝滯而不得騁手足扞格而不爲用則此疾之所由來也故楚士之爲余處方用藥則舉異乎族鑿之見前日所用剽悍峻亟之劑一切屏除而顧以疏道炁血流通經絡者先焉余始易其說久而益信之樂從之蓋旬有五日而病良已居無何而起居飲食之狀浸復其舊矣余然後始信夫方書之果無不載而世果無必不可治之疾也思所以發明張大乎楚士之鑿以表於世

而余之文又不足以爲楚士之重然余之文則陋矣楚士之說誠有所不可廢於鑿者庶幾余之不腆之文以楚士之說而傳乎余嘗觀司馬子長爲倉公淳于意列傳載意之治病其所療之人所診之脉所用之藥所告之期纖悉備具凡列數十條其於記述詳矣至宋景文新唐書方伎傳所稱道孫真人思邈之爲鑿則於如是者舉皆略之獨著其言之可以垂世立教者而已夫豈真人之鑿其十全之效果不如倉公之於鑿伎也十全之效在伎爲足尚故每謹書之真人之於醫則伎而進乎

道者也進乎道則伎固不足言矣天有四時五行
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
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
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
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爲瘤
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熱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
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彗孛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
時其炁否也石立土涌其瘤贅山崩土陷 其癰
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
藥石教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

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凡此皆真人之垂世立
教可傳於不朽又在乎千金方數百卷之外者也
以是列在史傳爲世模範足矣一疾之頓瘳一藥
之偶中世有方書足以概見又何必一二而傳之
哉今楚士之鑿蓋於真人之書有所深造自得而
左右逢其原者其諭余之疾又與真人疇昔之論
若合符契余愛之重之雖不泛觀其所以愈他人
之疾者而獨信其能起余之疾不愆于素廼并叙
其所論之合乎真人者以見楚士之學其所能者
匪直於余而驗也嘗鼎一臠旨可知矣楚士勉之

推真人之餘諭達之於國是則威敏之爲也已楚士其勉之

王子由字說

克己復禮爲仁是己也不可有有己賊於道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己也不可無無己遠於道一有一亡於道其庶幾乎顏氏子嘗進於是矣秦谿王君宗己晞顏徒也故字之曰子由有疑子之名而問焉者曰堯舜舍己顏氏克己而且宗之柰何子其以余之說而曉之曰是非吾所謂己也吾有宗己者存雖然二之中不可不精選也一豪髮私

心介乎其中殆將喪乎其所可宗者而得乎其所不可宗者則當有執子之名而貶子引子之字而議予者矣子盍謹之

石幾仲說

易曰介于石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二義毋乃並行而相悖乎曰皆是也惟其匪石之不可轉是所以介于石也古之善用兵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當其如處女之時是其介也雖有百萬之敵吾介然而不動矣然苟一於介然不動則見可而莫之進知難而莫之避或至

於失事之幾矣故良將於此有所謂如脫兔而敵不及拒者存焉乃匪石之不可轉者也在易固已言之矣雖曰介如石焉然必繼之以不終日正吉而夫子釋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介者所以體常幾者所以盡變非介無以立非幾無以行二者闕一不可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君子之守其身無所不用其介也然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行或將執一而無權則愎而不遜重違一世之人而果於自矜其私知遂至以其學術禍天下後世者有之矣會稽石君庭堅問字於余余字之曰幾仲幾之介斯可矣

讀世說

林某論曰晉之清談梁之空滅皆其國之所以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之謂也然則曷若而可乎曰嘗聞本朝承平之日有使虜而外域問吾中國之所尚者其人應之曰崇儒昔荆揚之區有田數畝其一皆荆榛鹵莽之叢久無種植矣其一或曰此良田也宜以種稻歲且大入主人從而穫之畝入千鍾焉荆棘鞠則晉之清談梁之空滅

也良田之種稻則吾宋之崇儒也大哉儒術是誠百王之丕矩萬世之通範也爲國而不以儒術能不爲亂階乎能不蹈晉梁之覆轍乎時乾道壬辰秋八月晦讀世說篇終書此以還歸于運使宗丞陳丈之書室

書廉吏傳

周官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蓋吏治以能廉爲本廉立而衆美從之有不期然者一不足於廉雖有他美莫贖已此廉吏傳之所由作

也同安宰王君濱欲世之爲吏者家藏此書人挾此術廼寘板本於其邑以廣其傳是則王君之慕廉吏旣爲可嘉而同安之得廉吏亦爲可賀也余固喜之爲識其卷末隆興元年四月五日晉安林某書

跋高公題李憲遺事傳

甥林某於乾道壬辰秋八月十二日己酉讀高公遺事所載慨然太息而言曰今有人寄物於鄰明日取之其償與否特未可必也何則在他人者誠不可必必其不可必是豈可以常理期邪而余之

舅氏不然力耕數耘負謗厄窮以待難知之天道於數十年之後無一毫怨尤意今其子孫訖訖然彬彬然殆將亨而奮矣後之太史氏有攷靖康之闕遺於金匱石室之藏欲求其實而不可得殆有攷於斯言

跋蘇黃留題

右蘇黃留題石室圖以一時造次登覽之勝爲千古不朽丹青之傳蓋其所以照映縑素凜凜常有生氣者初不在於文字之工翰墨之勝也

題雪峯如藏主水月圖

千江有月一一同一月普現千江影謂一爲月影非實影旣非實月何有是一即千千即一水月究竟無實相隨見有月月在水亦無究竟非實者譬如觀音妙色身對物而見千臂眼於是千臂千眼中何者爲正何獨非菩薩一體作一用千體同是無剩法此水此月亦復然照用齊行一無欠俯不見月仰亦無千月闕一固不可上人此庵憇餅錫終日宴坐常湛然散一爲千彌六虛攝千歸一不盈寸我知上人環堵中能廣能狹能方圓空諸所有何必然作是見者名邪見

題司馬季思所藏溫公賓次咨目後
衛武公以德名之重爵位之尊年數九十有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爲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
納之以訓導我溫公此紙實衛公之意也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其所及者遠矣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詩人美武公之作而
太學之書贊之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某
於溫公亦云

題王主管所藏了翁與洪覺範書後
了翁儒而墨其究也兩得之覺範墨而儒其究也
兩失之詳味此書然後知了翁擇術之素審見善
之獨明而其爲覺範謀也亦忠矣至當歸一精義
無二謂道不同果不相爲謀者吾不信也

請證果長老疏

不是心不是佛切忌作意解商量恁麼物恁麼來
總是被情見滲漏逢干木便應作戲這啐啄須要
同時將心思惟當面蹉過脩公長老禪機夙契戒
行薰成團欒圍上合掌和南華藏境中彈指證入

聞說石門路險曾於箇裏尺水成波假饒師子峯
高也須容我把茅蓋頂庵居久矣囊粟罄然退位
菩薩可憐生無心道人祇這是雖不於名聞利養
作想然無柰時節因緣到來願爲振錫之行更作
輓毬之夢無證而却有證朕非歷然不來而寔能
來果位應爾千山不隔師子吼正想像於嘖呻一
漚總是海潮心便全提於浩蕩高超佛地仰祝堯
天

天寧開堂疏

分付第一義還他師子嘖呻瞻仰不二門且看香

象蹴踏逢場作戲一鳴驚人某人行解參同機緣
純熟家有定光古佛卸却白衣親逢彌勒分身解
開布袋夙分半座允屬正傳好持東野之鉗槌來
釣螺江之風月法轉食轉從教衲子鼻孔撩天搞
流水流莫使行人脚根點地若衆生未到彼岸在
當仁豈遜於師願舉最上乘仰祝 聖人壽

爲林序齊幹山人教化祠部疏

論得五行根基先須識取元辰本命仰它七寶布
施不如自有粥盃飯盂咄這窮措大生涯慣試淡
塩齏滋味曾是諸生都養有此之乎者也因緣欲

作國清飯頭未免我人衆生見解拈花之機未契
刻草之夢到來那能依得闕下家風終須去作佛
家弟子袖中拈出雖然命在檀那筆端活計見成
且免口掛他人木杓願無戲論就此良緣

桑溪造橋疏

水潦過度俄頃爲龍而爲蛇橋梁成功終日度驢
而度馬我此桑溪橋路舊通師子峯頭行人由之
而不知居者恃此以無恐晴乾尚可那堪有雨淋
頭平地相逢便乃無風起浪咫尺萬里一壺千金
碍塞殺人流通有待欲營趙州略約爲日久矣未

曾遇箇沒量大人每念臺山驀直何時復然須至
徧于信心檀越必不錯舉但見辦心直下現前急
須着眼幸甚

鬱林院無量壽閣疏

有爲法如夢幻泡露電世間孰是堅牢無量壽號
阿彌陀如來劫數最爲長久祇這彭殤平等可知
一念萬年於剎那間歷恒沙劫我此旃檀寶像便
是西方化身未有上棟下宇莊嚴以現水鳥樹林
世界心不動境亦不動歷歷分明施無窮福亦無
窮種種成辦有大檀越脩奢摩他來結香火之勝

緣深種人天之善報

天寧行者化度牒疏

出得世網始是出家剗却意根方堪剗草欠箇護身符子忙殺無位真人願開大檀門共出一隻手捐汝阿堵物成我奢摩他不違時節因緣便是慈悲喜捨

永福瑞芝圖跋尾

集英殿進士舉首蕭君之未第也識記開其先瑞華貳其期而後美名廣譽從之實偉異傑特之觀也邑人神之垂諸繪事而鑱記其下其大意引漢

菑川侯公孫丞相之得時遇合者爲况蓋善喻也蕭君辭焉曰儼人必於其倫爾何曾比予於是余聞其語而壯之曰是乃所以爲永邑瑞也異華果何足進哉余觀世之擅大名擢高第其始也莫不夙識吉幾先焉未有偶然而至無因而前者或者見其事之誠異也則以爲天相我矣公侯將相之位可唾手而得拾芥而取也旣引天以自神繇是學問廢於身職業曠於位功名損於朝而人事浸以不脩焉者其勢則然也故其人每以十年鳳池四入黃扉自期而僅能至於姚擘梁固之所底止

者世多有之矣。蓄川侯之在選舉科第中，號爲安富尊榮之極者也。今國人稱願然曰：蕭君他日致身亦應若是。其頌禱之勤，隱括之審，亦云至矣。蕭君之於是言也，不惟愾然止，懼然疑，漠然而不受也。方且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然則蕭君志趣之所詣，固未易量其德業之在躬，殆將雲升川增，日進而不已也。余於是事愛之重之，且樂爲邑之人嗣書之，更評之于，以見所以爲永邑瑞者，果不在彼而在此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第二十卷終

拾遺

與曾裘父書

某頓首再拜。裘父祕校友兄，自昔講聞德名者，非一日。鄉風懷想未償，定交之願，良以爲慊不自意。故歲廼有夤緣解后于此，一見莫逆真畏友也。然是時某出入禮闈，袞袞者久之，凡一再與左右言者，初非要言而所欲求切，磋麗澤之益於君子者，曾未之嘗言也。已復遽成千里之別，今相望遠甚，僻居左便，欲數通問，且不能而况。謦欬於側乎？始悔當日之不從容，然無及矣。別後凡兩辱教墨，所以見與每來益勤而相期者，不薄。雖玩味

感歎不能忘顧缺然報章唯此之故爾邇辰風日晏溫
恭惟里閭燕申進德修業尊候起居萬福某冊府空餐
閱歲餘曾未有毫髮補報若俛仰愧忤則有之矣提舉
范文頃以召節還朝得外補而去蓋嘗與其謀欲親炙
左右而病其為凌右史所先今襄陽回遠其不能偕
范文之志伸矣江西一方利病左右講之既熟想當一
一為賢使者言之斯民陰受其賜庸可既乎呂逢吉居
廣信大病曩但聞其不能履地今復難於作字每書來
率非其手書勢當浸劇郡將雅不相知每勸其往居臨
川輒重遷未能遽動念之深矣而未有以為地者柰何

政患通問之無從偶此逢便亟行殊喜輒布悃悞然心
之精微豈遠紙所能宣達惟冀為道慎重時以忠告
善道鞭此不逮不宣

某頓首拜啓表父祕校友兄別後蒙不鄙貺書存問者再甫
得一布竿牘為謝其為報施之義已非稱矣茲蒙嗣音所
以眷予相期待者益勤然此所遣者雖一書猶 達也某為
非人矣念此深愧是書所附甚的蓋撫州張司法名鼎

將欲求薦於直閣范文而因同舍葉吏部伯益以求某為
容故二書為無益往今范文之書則既達聽矣而獨浮沉
其一此殆不可曉豈以是書為無益於薦達故易之邪張椽

實在臨川可覆也某之書不至而在表父不以是踈此意
奚可忘哉即日秋高猶有殘暑共惟杜門里閤樂全志得
尊體日以超勝某之識表父晚矣而故歲之與表父接復太忽
忽今良悔之故前書浩歎於此元禮之一再見遂東亦若表
父也人生會合良難欲亡悔寡矣今二君子俱為臨川居
而且從范丈遊麗澤之益想當無時或曠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如某之見義無勇正惟疇昔因仍惕日淺於師友淵
源之所致故樂以是告願同勉力於斯且時有以鞭其後
幸甚亟遣報章所以謝前日不敏之故且幸其萬一之可
蹤迹相尋也相望千里惟冀為斯文護重不宣

揚子講義序

著書立言古人之所難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喪
而大義乖百家諸子各以其所見而著書出則汗牛馬
居則充棟宇然皆雜家者流非吾儒之正道得吾道之
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
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
為仁義禮樂之主也故荀卿之書則謂之荀子揚子雲
之書則謂之法言王仲淹之書則謂之文中子而韓退
之之原道亦學者之所推尊焉夫自孔孟而後以迄于
五代數千年間賢人君子不為不多而得吾道之傳者

惟此四人固不容輕議矣然荀子出而譏孟子子思固自以爲得吾道之傳矣至其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則不及孟子遠矣揚子出而譏荀卿同門異戶而自比於孟子然其言性則爲善惡混亦不無可議論處至韓退之則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其原道之篇所謂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亦大醇而小疵矣大抵孔子之後欲如孟子著書無一可議者蓋難乎其爲人則荀揚韓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友人方德順問龜山先生曰人君有得致之位有可致之資其所爲固甚易何不做取堯舜縱堯舜不可及漢文太宗

亦易爲之何不做取文帝太宗龜山先生曰老兄儒者何不做取孔孟縱孔孟聖德高風何不做取荀揚韓退之大抵學者惟知論古人之是非而不知在我者有所未至處也雖然前賢之書固不可輕議然以孔孟之道而較之則不無可疑處若司馬溫公則但說揚子是十三篇中有不可解者但闕之至謂使揚爲莊言斯拒矣莊爲揚言斯與之矣則溫公不敢論揚子之非也而東坡先生則又但譏其非故謂揚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然子雲所謂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竊意東

坡道不得然則一如司馬溫公則待之太重一如東坡則待之太輕之奇今爲諸公論此書於其可以爲天下後世之法則者尊之重之固多矣至其於理未安者則引六經孔子孟之文以辨之不敢以私意斷也杜甫詩有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點檢流傳賦不覺前賢笑後生之奇今議論子雲之是非若使子雲復生當笑倒之奇也大抵諸公於子雲之精義處當沉浸醲郁以求其深造自得之學若乃議論其是非此乃之奇口過薄德也

祭文

門人東萊呂

祖謙

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
裴回頭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
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
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
咨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暖姝以踐履爲實而
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
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
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
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

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
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
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
寞之濱韜積渟蓄固未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
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
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
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
嗚呼西垣公旣不及公道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
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輒隨之中
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

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
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
遇多忤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及見中雖無媿而
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
生之卧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
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
立枯猶足爲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
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其未冠綴弟子之末行
期待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譎薄安所取此
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袞閔閔

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脩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施每覩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侑莫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掣也旣半歲矣而所言乃止於是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踈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尚饗

哀辭

隴西李

摑

三山文物甲天下士之筆耕者拘於有司之程過此或未暇也紹興初紫微呂先生居仁來閩中沉觀俗學恨無佳士摑表兄少穎年甫弱冠先生見之謂其可與適道授以伊洛之傳而斤質無猜脗若夙契先生慰甚於偕計西上賦詩送之略云我爲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莛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少穎行次三衢自謂未之能信翩然復歸請侯充實益爲先生之所嘉尚遂與之爲忘年友其後先生召還支離陸先生亦

顏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擗先君於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擗從兄和伯透仲與少穎同研席俱以青衿之中文鳴場屋至是因少穎率

友同志登二先生之門怡怡惺惺迭相培植德育行果日以光大宗工哲匠莫不聞而友之支離旣沒由是林李二家大爲閩中學者之所歸趨出幽遷喬羣自作炳中庸大學之蘊始振起於三山少穎天姿樂易城府洞然謂學者久淪所習非誘掖莫進故其設科如發太倉之粟來者飽之後進感

其樂育尤用奮發經史諸子悉爲訓傳其紬繹經術盡列古今師儒之論使諸家森然在目然後摘其是以歸諸中理之所契雖瑣聞脞說下至塗巷之言亦所不廢諸生心目開豁不滯一隅蔚然可觀矣紹興辛未閩憲孫公端朝勉其爲萱堂而仕乃以經學中第授莆田簿丁艱服除調長尉以館職召入校讎二載因痺疾丐外由宗丞提舉

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而學者從之不置飲食教載終身無斃淳熙丙申仲夏年止六十有五而逝雖其德不究用而回瀾障川不獨有功於吾黨

擱幼而鄙鈍其在父兄之間提誨推輓更見齒於
師友者表兄之賜爲厚哀感之情見乎辭故併叙
其初心之勤使來者知所自焉詞曰鬱閩山之鰲
峙兮丘園藹乎衆芳畹滋蘭而畝蕙兮繚杜衡

藩墻紛總總其筆耕兮俯青紫於地芥雕績粲而
滿前兮歲有售以爲常喟時俗之工巧兮思夫君
之疚懷導源委於伊洛兮開鄒泗之門旁羣心翕
其來格兮覩青天於披霧舍山徑之委蛇兮遵大
路以相羊春風暢而四達兮殆時雨之滂流帝閭
闕以延佇兮駟玉蚪而騰驤濯晨曦於咸池兮望

崦嵫而未迫油雲盍而歸壑兮流汨汨其湯湯嗟
予生之倥侗兮眩淪習之竒厖服蕭艾以盈要兮
甘戎菽之充腸鼎羞列而屬厭兮嚶鳴萃乎喬木
懷瓊琚而未報兮涕感極以淋浪惟百世而一士
兮斯文岌乎綴旒芳與澤其或泯兮悲來者之俟
俟及雷電之未作兮覽遺芳於金薤雖百身之莫
贖兮猶參倚而不忘

拙齋林先生行實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姚同謹述

先生姓林氏名奇字少穎候官人世以儒學聞朝
議公忻取李氏得先生以大其家聲先生幼聰俊
不凡與外兄李和伯迂仲如親手足常稱伯也德
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日夕相從惟道
藝是講是究名隸業之所曰允齋晨興誦讀經史
各以所見結衣帶而識之逮暮相與參訂是否而
書之謂之允齋錄西垣呂公入閩公聞其以道學
名世乃與二李往候之一見之頃遂定師生之分

呂亦欣然進而語之以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慶曆元祐諸賢之本末且欲以廣大爲心陋專門之蒙昧以踐履爲實刊繁文之支離致嚴乎辭受出處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欲其毫髮不差先生之學自是日以光明紹興丙辰以賢書將試南宮西垣公餞以詩曰我爲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林子翦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先生見重於西垣公如此及先生西上日夕以膝下溫清爲念行至北津驛慨然作詩有耿耿一寸心不能去庭闈之句遂改轅以歸先生愛親

之心重於利祿非學識過人疇克爾先生聲名由此益重士類歸仰如水赴壑其知向正學宗正論皆先生指蹤之力呂紫微猶子倉部公莅憲幕時呂成公未冠以子職侍行聞先生得西垣之傳乃從先生遊先生嘗語諸生以爲若年寔長矣宜以古文洗濯習次掃其煤塵則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潤色之先生每讀必擊節賞嘆知其遠且大紹興己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長汀尉未上鄉樞陳公誠之薦試館職除正字鄉樞薨先生哭之曰聲名一旦徑達宸前遂階試用躡升羣

賢示知己之恩不忘也再除校書郎修神宗寶訓改京秩以三劄入見首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於忠實又其次言毋尚莊老之學高宗王音曰卿得事君之體高宗御製損齋記先生因奏三說謂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聞者是之又言王氏三經大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夷狄胡蝗內食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子孟書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北虜自秦檜講和二十年或傳虜欲南侵徒汴先生作書抵當路以爲父

和畏戰人情之常故必以和爲重虜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且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權在我章聖澶淵之役與契丹約和中國終無北顧之憂者用此道也又曰戰之所須者不一而人才爲先符堅以百萬臨淮晉兵止於八千謝石爲大都督謝幼度爲前軍都督謝琰亘伊皆領衆而前衆寡不敵而校其人才則幼度足以吞符堅姚萇故堅望晉軍曰是亦勅敵何謂之弱然則人才其可後乎又曰人才有三一曰文采華麗二曰

持身謹密二曰沈實有用由前二者言之平居無事羽儀朝廷足矣一旦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非可與共患難也欲求可與共患難者必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然後可也陳福公參贊戎幕先生嘗以書論進取以爲自巴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亘溫劉裕嘗欲浮江絕淮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造虜廷非不可以邀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淝水赤壁之役其勢可長驅而前而卒不能有中原寸土者不由進取之常勢故也今王師小勝

不足喜大計不可失當假以歲月先固吾圉使不可犯然後由進取之常勢而圖之庶乎其可耳福公深然之先生在館三年縉紳浩然歸重行且柄用倏以末疾告朝廷惜其去除貳宗正司俾就醫於會稽既而疾向平先生丐歸閩遂除泉舶及抵官益究心厥職居亡何力丐祠命贊本路帥幕適越忠定王史公鎮閩與先生道舊歎曲加敬有以私囑先生爲入言者先生拒之力而求不已乃陽諾之暨歸以爲問則曰吾忘之他日又云則曰吾忘之如是者數四竟不之言其曾中不撓於私如

此初先生在館時與于湖張紫微厚善先生別後張紫微未嘗不言及之先生門人江清卿自張所告歸張贈之詩以爲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屋又云此君抱高節雪柏照霜竹造物乃兒戲卧病在空谷觀張之詩無一字溢美亦可謂大賢矣先生家居第之邵之子子冲能嗣先生之學士子會者全集先生時乘竹輿至羣居之所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或命諸生講論孟是則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講或令誦先生所編觀瀾集而聽之倦則啜茗歸卧率以爲常未幾先生病革不浹日而

逝四方賢士大夫聞者悲愴吕成公在官所走介致奠侑之以文凡數百言且曰某未冠綴弟子之列期待之厚獨出千百人之右顧譎薄何以得此實惟我西垣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濺被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齒髮日衰業不加進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施每覩然慙惕然恐又曰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之志猶有攷也成公於先生可謂敬之至而不敢忽感之至而不能忘師生之義宜如是乎先生一子縝以遺澤尉建陽未上而卒二孫亦知學猶子子冲字通卿登科初任

南豐簿次丞將邑子耕叟行藝不愧前修諸生避
席常數百人君子是以知拙齋餘澤之不泯先生
所著不一如書說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通鑑論
斷允齋錄世已傳誦先生遺文二十餘卷子冲之
所裒集及場遊錄道山記聞藏於子冲之家世未
之見嘉定五年郡博潘自牧諸父嘗從呂成公遊
知成公之學原於拙齋乃請于郡而祠之於學耕
叟實奉祠焉拙齋先生之所自號天下之士唯曰
三山先生云

